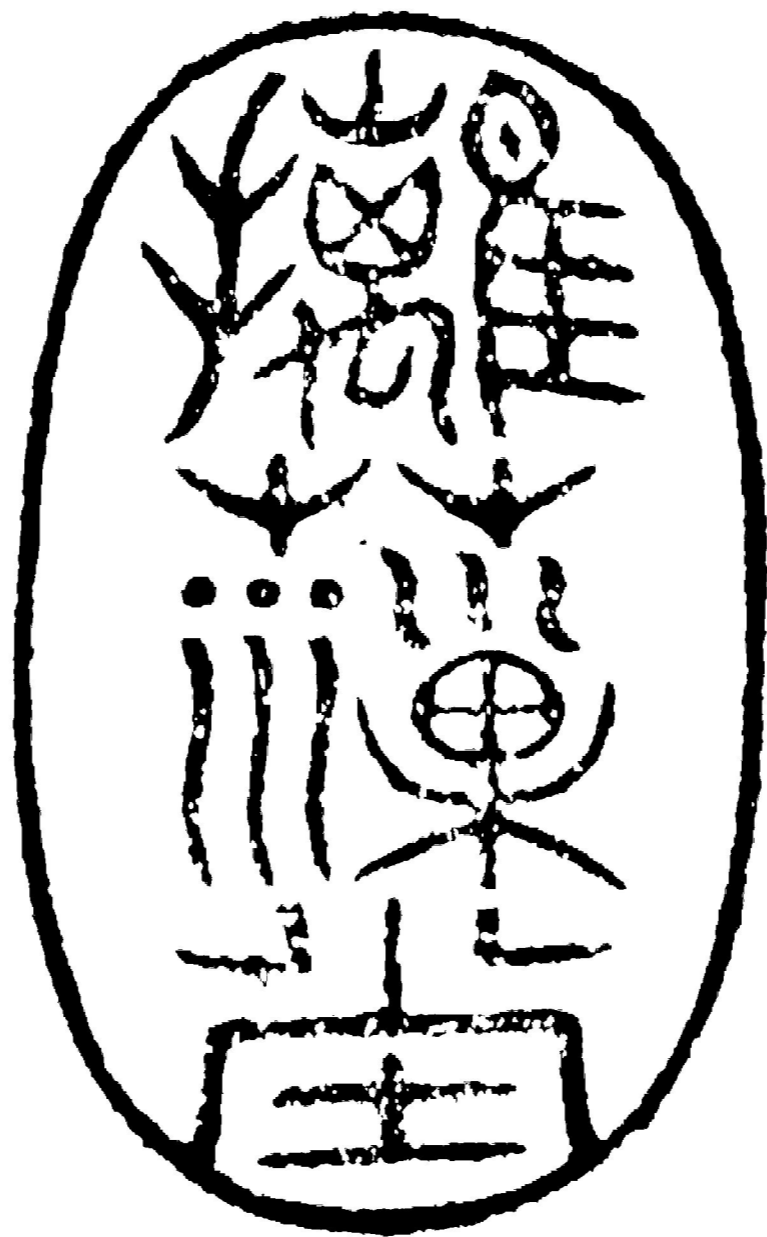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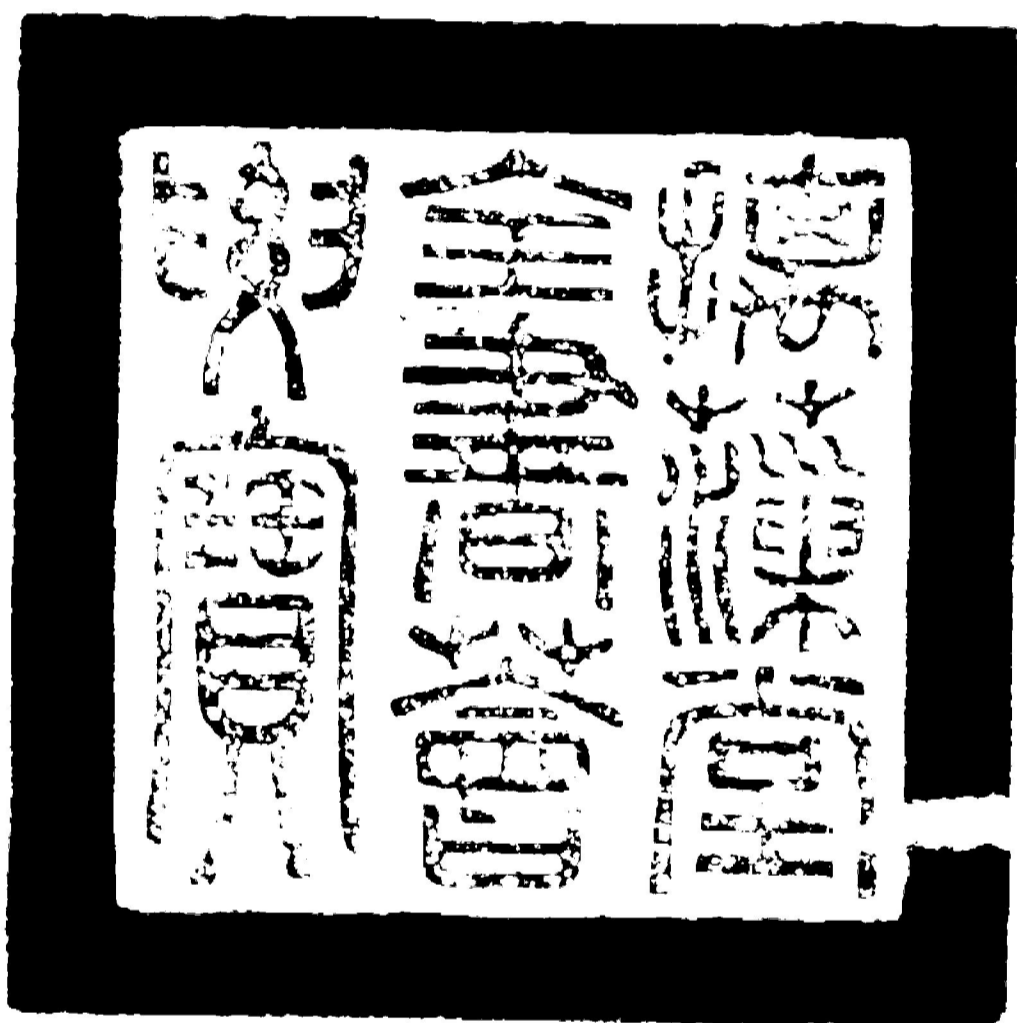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五〇册
史評類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唐鑑二十四卷 宋范祖禹撰 評鑑闡要十二卷 清劉統勳編	卷一至卷二十四 卷一至卷十二	二三六一—一 二三六一—一七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一
四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唐鑑目錄	卷一	高祖上	卷二	高祖下	卷三	太宗一	卷四	太宗二	卷五	太宗三	卷六	太宗四	卷七	高宗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目錄

中宗

卷八

睿宗

玄宗上

卷九

玄宗中

卷十

玄宗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目錄

卷十一

肅宗

卷十二

代宗

德宗一

卷十三

德宗二

卷十四

德宗三

卷十五

德宗四

卷十六

德宗五

卷十七

順宗

憲宗上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目錄

卷十八

憲宗下

卷十九

穆宗

敬宗

卷二十

文宗

武宗

卷二十一

宣宗

懿宗

卷二十二

僖宗

卷二十三

昭宗上

卷二十四

昭宗下

昭宣帝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目錄

四

臣等謹案唐鑑二十四卷宋范祖禹撰祖禹字純甫華陽人嘉祐八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陝州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輯通鑑祖禹為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綱繫以論斷為卷十二元祐初為著作佐郎表

上之後呂祖謙註之分為二十四卷是書極

為伊川程子所稱謂三代以後無此議論朱

子則謂其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然其取武

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自謂比春秋公在

乾侯之義且曰雖得罪君子亦所不辭蓋指

司馬光通鑑言之朱子作綱目書帝在房州

實仍其例又如論白馬之禍謂裴樞本附朱

全忠以為相非忠于唐室不主歐陽修樞等

不死必不以國與人之論朱子亦以為非歐

公所及則朱子非不取之也其他持議類皆

探本尋源以明治亂之由雖或濶於事情而

大旨嚴正固可與孫甫唐史論斷並傳焉乾

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目錄

五

進唐鑑原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

益曰吁戒哉周失法度周遊于逸周淫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

朱傲惟慢遊是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好傲虐是作

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

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我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

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

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

藝書角征工執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

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

耆儒啓沃聖學書說命啟乃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

以為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方承式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表

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聞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祖禹表

又上太皇太后原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易繫辭

以彰往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察來

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

歷年所書君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

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置秘書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

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

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撫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

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

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於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

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表

敢隱默古者史為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

年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思不出職交修

於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

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

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史鄭世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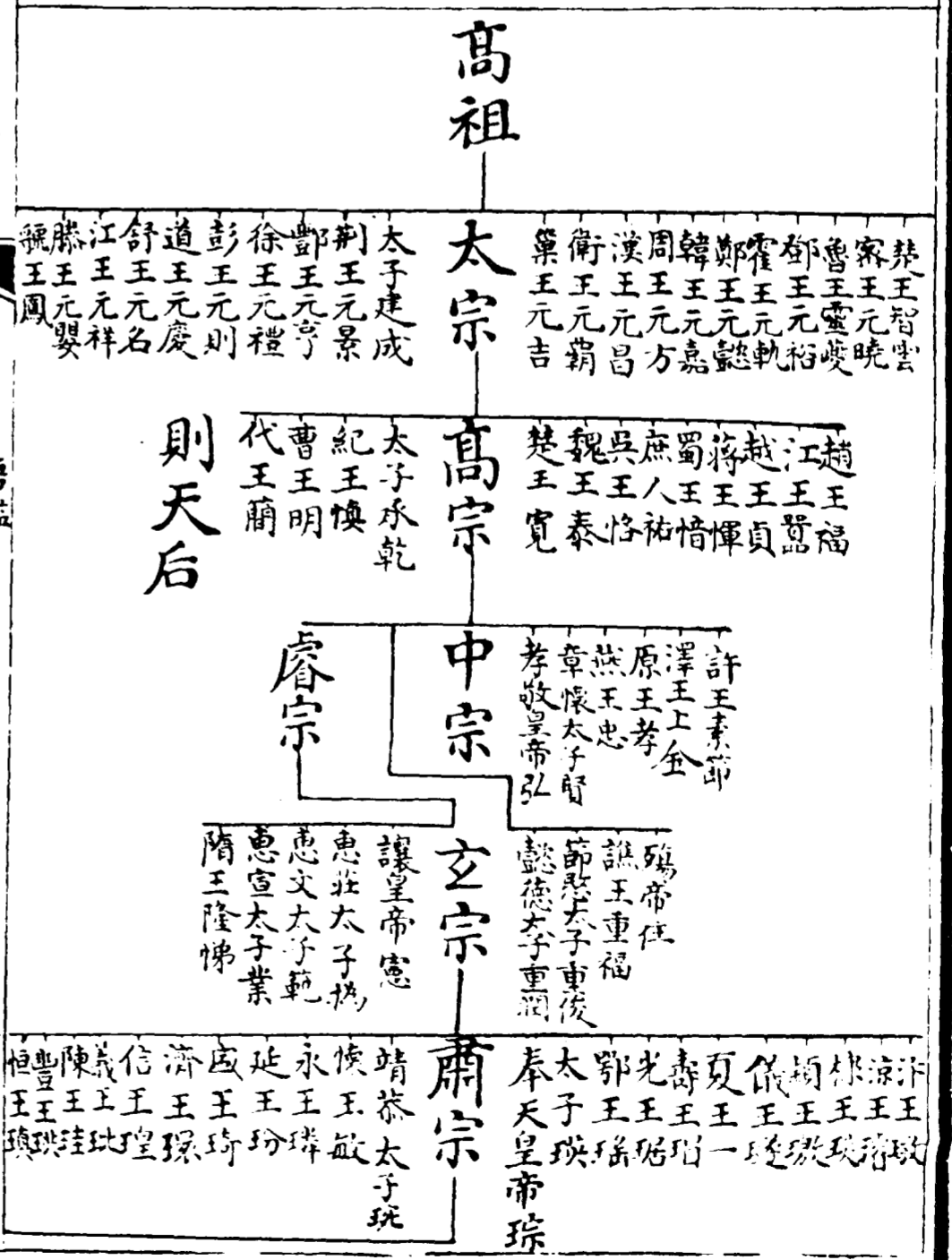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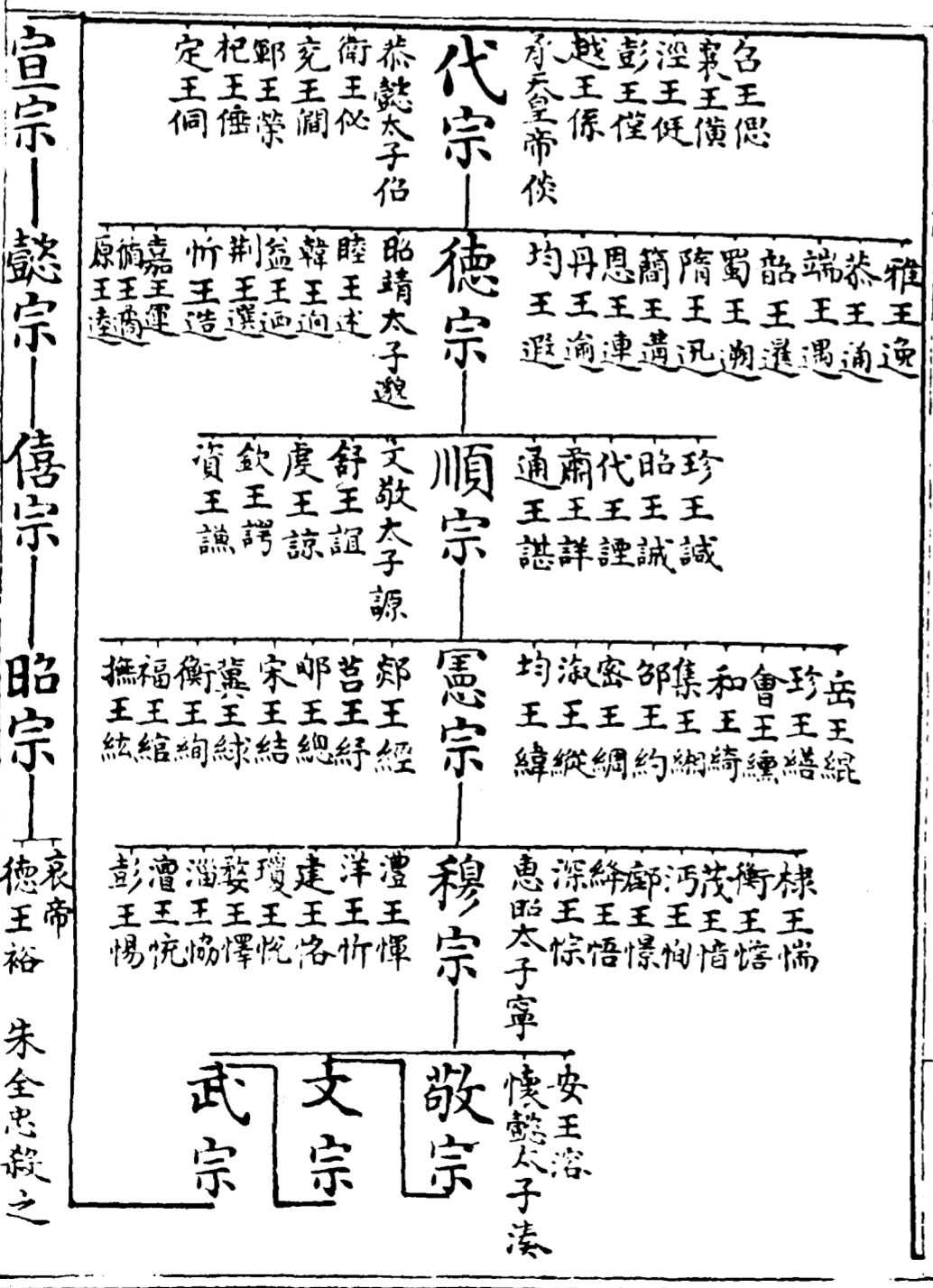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表 三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ing faint text, likely a contin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or a list of names.

唐 歷代 傳



位 之 圖



歷代紀元之圖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高宗	永徽六 乾封二 儀鳳三 開元一	則天	光宅一 證聖一 聖曆三	中宗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玄宗	先天二 天寶十三 至德二 上元二	肅宗	乾元三 寶應二	代宗	廣德二 大曆十四 永泰一	德宗	建中四 貞元二十一 興元一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曆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啟四	昭宗	龍紀一 光化二	哀帝	天復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一 史部

唐鑑卷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煬帝年號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

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知隋必亡

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

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

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

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

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啟之乎啓開導之也太宗

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音協下同高祖昵裴寂之邪

昵近也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

倚尼質切依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

孝聖治章其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

民則而象之

虛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

狄多猾夏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云猾亂也蓋高祖以此始也

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

後患將如二者權以濟事也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

也瑞臣竊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太宗恐

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

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

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

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

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勝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式商容之閭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蜚

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

伐紂并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

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革

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

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草之從風也語顏淵

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之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

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宜其成王業

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復如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王殪商辛於

牧野殪音弱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

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

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

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錄以寧

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

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

齊桓公正 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

而不譎 席卷猶言 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

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

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 書說命中無 及其自欲為

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

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

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

而不已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一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九錫 相去聲下

同 王謂僚屬曰此諛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

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

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

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

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

必效唐虞之禪也 禪去聲 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

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

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

異於寒浞王莽 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于漢末篡位號新室浞士角切 王必欲效唐虞

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

唐高祖知其出於諛諛者所為故繁文偽飾有所不

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

禪於隋 禪時戰切 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一

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

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

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

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

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侯于周九服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武王數

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今商王

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况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疆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為由鄭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惡烏故切亡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六

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

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鶩者鷄音又百戲散樂

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襦音

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

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

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晉語興

王賞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

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

底孟序正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

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

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

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

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執者之得濯廢者

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

疾其君者皆唐室之興不亦宜乎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七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

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

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或以族族謂或以

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或以官漢倉氏庾氏其祖本

云居官以為姓號注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

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而唐世

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

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

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

屬是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

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

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

降下江切

帝與士及

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

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

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八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

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

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同疏平聲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

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驚也而戚於不見知

戚哀也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解九

買切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

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為于偽切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

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

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

周祖后稷

史周紀周后稷名棄

姓姬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老子

名耳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

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悖背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

銑先典切降下江切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九

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

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屯難之世難去

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業雖

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

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

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

圍銑大破之靖直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

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

係纍其主致之闕下纍力追切繫也雖無道如劉鋹

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

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

永命者歟書名詁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

也樹植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

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

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

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眾古

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

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

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

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東

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

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

為秦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秦伯秦伯弟仲雍皆

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秦伯仲雍二人葬之

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

王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

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

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况

庸人乎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唐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二史部

唐鑑卷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

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

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

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

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

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為

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太師

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傅太保為三公蓋

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

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

同上冢冢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自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

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

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

人是為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

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

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

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

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

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表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

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語十三必也正名乎苟捨周官臣未見其

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項篤疾

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絕音歲施

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

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

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貨業分為九

等資音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

邑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母得與民爭利工

商雜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

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

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調

法壞而為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

和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

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之法壞而

為兩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孝

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後世未有能制民之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陌同後世未有能制民之

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足以畜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

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

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

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

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同上蓋亦反其本矣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曰蓋徹乎夫徹非

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語十

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蓋徹

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後之為治者三代

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孟盡心上易

稅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

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

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為東宮衛士堯古

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騎去置東宮諸坊使

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

守使郎將朱煥等以甲遺文幹將去聲與煥等去

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

穎召文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

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惡如罪孰大

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

妃嬪之請音頻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即

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為作歌曰此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聲遣使請昏使去聲帝問裴

矩矩對曰今北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

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

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結昏

戎狄不以為恥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

氏以為畏之邪與耶同下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

於納女恥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聲而欲

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眾賢而問諸亡國之

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者猶

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

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如唐蠻夷薛延

陀傳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中宗以後皆嫁公

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回統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

駁之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况王姬公族

而棄之遠裔變華為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

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太宗實啟

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處上聲八

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

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也父之統也

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

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弟雖齊聖

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

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臣竊以為不然昔者

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

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立

為天子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

有庠出孟子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

並孟子萬

章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

書金滕武王既喪管蔡及

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

問去得罪

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

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

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

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

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

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

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

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

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

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

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

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

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

問去

眾為之懼徵

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

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

於雋州雋州圭切皆以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

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

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

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

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

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

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

按春秋莊公九

年公伐齊納子糾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

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

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

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王珪魏徵則建成為其君也

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

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

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

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楚語委質為

臣無有二心質皆擊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將去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

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

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

閑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

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

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羣臣多諫帝皆

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

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

萬乘之主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而為卒伍之師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

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

伐四克楊先知云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

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

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省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

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

之後海內什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

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

矣苟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

已孟離惠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

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

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源正本

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迂

也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唐鑑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三史部

唐鑑卷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耗得

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

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

直朕如寤寐鄉者辨之未精也鄉讀曰鼻朕以弓矢定四方

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其亨切數延見數音朔問以民間疾

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

也若有餘見上卷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

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

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于偽切對曰臣居草

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
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
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
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
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
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
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三

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

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晉荀勗傳

清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如水之

止止水言不動則物至而不能固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

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

其正也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我以其

正彼以其頗平聲偏也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

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

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
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
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未夫為君
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不欺不可
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

矣儉音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王征之
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三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

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

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易革卦云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

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

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揚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

也順守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

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
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
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
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
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

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

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日

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

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

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

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

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

乎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書曰儆

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

宗觀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

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

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

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

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

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

於數赦數赦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

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尋傳善政致和不

亦踈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

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

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

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闕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於

庶位

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於庶位

此相之職也

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

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

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赦有不便者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三

皆應論執

應平聲

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

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

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

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

逮也

書同命穆王命伯冏懋乃后德交脩不逮

故書曰百官修輔書脩征百官修

輔厥后惟明明

苟取克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

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

惡鳥故切

是以政亂而上不聞

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

長上聲下同

請帝為天可汗汗音

寒下同

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

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

其無君臣之禮也

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太宗以萬乘

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

古

書說命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復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不足為

後世法也

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三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

降平聲

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

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州之間散居州縣

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

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

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

國寧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

妻去聲分

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温彦博請

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

降下江切

使為中國扞蔽魏

徵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彥博
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
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
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商不謀夏

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三 八

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

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下夸大也音誇而不

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幾音機胥音

相居切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啟委太

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監之御者

曰今日安 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記文而置師保以輔翼之

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

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

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苟問

學明而德性成記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

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

學而能不才則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

德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三 九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

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

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烏故切且以今日財力

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

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

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

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

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後後日或以

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孟勝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馬好去聲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

言之不切太宗不唯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

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

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

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

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

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

苦形復扶又切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

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

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同天下之事闕由宰相

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

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

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母音無不盡已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廢

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敷天之命惟時惟

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

哉屢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夫君以知人為明唐劉蕡

知人為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

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

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

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

禹汝平水土稷播百穀帝曰棄黎民阻飢土穀之事

惟時懋哉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臯陶明五刑

帝曰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並又大禹謨帝曰臯陶汝作士明

於五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

禮兪曰伯夷帝曰夔典樂帝曰夔命汝禮樂之事舜

不與也益為虞帝曰咨益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虞

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

而此得其道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三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耶同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黃

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鬼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馬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

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三

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丈切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前賈誼傳莫如先審取舍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

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彛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中公傳為治顧力如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九千六百七十四史部

唐鑑卷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

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

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

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

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秦罷諸侯立郡三代之制不

可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三十七世

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

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屏音強則必至於

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

子堯舜以天下傳賢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

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

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

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

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

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

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

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

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

為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
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

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

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群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

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

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

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

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

徵獨以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書周官王乃時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詩

遺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遺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

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反河岳岳後
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

謂之封禪音善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

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且三代不

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

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

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

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

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厚臣言封禪者不奉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立於魏徵

博採衆議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貞觀十五年將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四

東幸行至洛陽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高宗乾封以彗星見乃止

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為玉冊玉匱石版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

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

無足恠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

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

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

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

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

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八人蒼舒隨傲摶戲大臨既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

人謂之八元共音恭隨音頤戲五才切周公制禮作

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語曰如有周然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四

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

辯給以禦人語五禦人以口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音趨

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

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師卦上六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既濟曰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

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

為可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

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校而不純故所以輔道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誠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四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鳥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語八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

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謾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許謂政發人之陰私惡鳥故切

不惟聖讒而又罪之讒說殄行聖音即可謂至

明且遠矣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長丁大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

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孰視曰孰與同臣

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

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為下偽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

於善造七報切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孟離婁云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

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

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四

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峻山為陵紅峻祖切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歿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倉猝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為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也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謂盜發其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有被譴者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去聲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

賢君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暨音洎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寡就田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諛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畧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

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強去聲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

史記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名許慎曰鉅

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武王發之

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亦於四海孔安國曰紂所積之府

以賑貧民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

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

美而救其惡矣

考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

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

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小

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
稿而子乃不知其勞 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

取之不巳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

之不巳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已巳欲富

而惡貧惡烏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

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

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而

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為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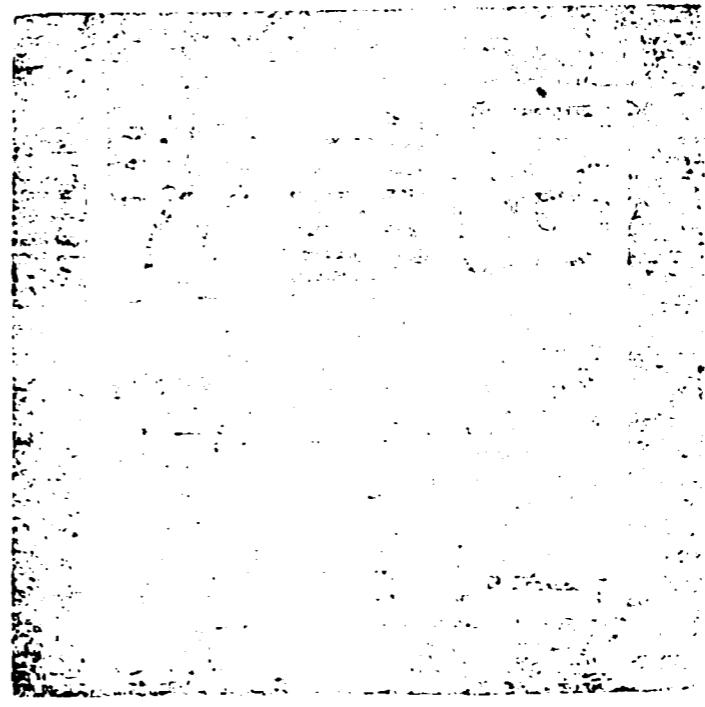
不克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唐鑑卷四



覆校官助教 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 臣蕭九成

騰錄舉人 臣張昱

騰錄貢生 臣郭棟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五至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五 史部

唐鑑卷五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儒官數幸國子監使

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

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五

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

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為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

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士脩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

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

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思齊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為也鄭氏

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叙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造賢

才不可勝用 勝平聲 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

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烏鴉之合聚學

者衆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

惟貞觀開元為盛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

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

學所以明人倫也孟滕文公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

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為先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如不

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二

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

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

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

為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

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

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

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

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

焉者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
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

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唐本紀贊

太宗好大喜功窮兵于遠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

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齊音咨嫡衰音催

子婦服暮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三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

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

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

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為法也嫂叔無

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

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

嫂不可以為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

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勝也凡喪服從

先王之禮則正矣

言高祖從禮官奏加服不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

獻公定公于

故

失國出奔

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

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

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四

鮮有不敗事者也

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

戰勝易守勝難

易音異

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書大禹謨后克艱厥

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

又曰無輕民事惟艱

書太甲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

孔子曰為君難

語十三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

乎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

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

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親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

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

姑且也

既用

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

勞而臣愈惰

也

此治功所以不成也

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少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五

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眈眈然防其欺蔽之不暇

則誰與為治乎

則誰與為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

使去聲麗平聲

八月自

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

綾綺遺其守者曰

遺去聲

吾雅好山川

好去聲

此有勝處

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

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

錯居錯雜也

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給徒海切

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

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

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

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

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

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暨聲教使上去聲下如字無思不服文王有聲詩自西自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五

東自南自北

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痲廉

無思不服

詭詐誘其民人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

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

而為謀於外國謀間也音牒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

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

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

盈守成矣

鳧鷖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

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

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

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

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

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帝甚

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五

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董仲舒策求賢以自

輔聽諫以自防

淇澳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所以為美也雖

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

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

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

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

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觀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離婁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五

八

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為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

君使之為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豈其疾而髦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間側也去聲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五

九

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途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鋒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

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臣內安外
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
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喪去聲秦穆

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

王齊湣王是也湣音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后滅傳務廣德者王

強兵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

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五

及者唐蠻夷傳荒服之外不以煩中國也淮南子自三代之盛

胡越不與受正朔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况不若

太宗之強盛而可為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巳

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聲我不知佞人為誰

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書臯陶謨禹曰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

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殆危也佞人者止於諛悅順

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

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

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

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

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

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權臣乎父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五

有不義不從也而况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

巧言令色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足恭未必有悖逆之

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

諛說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臯陶謨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孔子以為殆語十五子曰佞人

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

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

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

未形也易乾卦閑邪存其誠若其已然則眾人之所知也何賴

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

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

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

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旻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疾

疾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艱

然艱音弗不悅貌孟公孫丑曾西艱然不悅曰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

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

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

不聽者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

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不明也救其橫流

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

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

微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

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

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

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

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

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所

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眾莫得而

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

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

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

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直猶言特也其始

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平聲不為其

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書說命傅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太宗之

謂矣

唐鑑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九千六百七十六 史部

唐鑑卷六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太宗四

初帝謂監脩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

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

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

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誤次以聞諫議大

夫朱子奢上疏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

刑定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

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

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

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下同君相不與

焉相去聲與讀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

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

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

復書崔杼乃舍之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

史而宰相監脩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直

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

一字定褒貶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

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

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答魏徵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三

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

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

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眾仗陛下威靈取之

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

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

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

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

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

之遂墟其國墟荒也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

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

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

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

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

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三

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

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解上聲事

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

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

華瞻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寂堅貞

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

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

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

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

記禮運君臣相正國

也故先王以羣臣為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

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

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好呼報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

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中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

犯顏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珪而譬之飛

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

麗北部耨薩延壽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

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

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

猝下猝雌骨切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

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

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

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為帝

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

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

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

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蓋雖小國

必有智者為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

萬之衆未可恃以為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

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

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

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兵力

之彊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

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

踴躍喜於用兵擊鼓詩踴躍用兵如馮婦搏虎孟盡心晉人有馮婦者善

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不

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之悅我心中和以養

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

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

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

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

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

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

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

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於禮義則

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

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敢行如字有行去聲

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

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

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克勝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

示臣下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免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

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

戰士死者幾三千人幾音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

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

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

四夷震懾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眾困於

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

國而襲其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

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

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

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

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

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

入貢帝大喜詔以我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

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宏廟略已滅延

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

聲

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
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
州者數千人帝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
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為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為都
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
之參天可汗音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
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
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八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

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
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
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惟服食器用太保召公也獒音教大犬也西戎遠夷
貢大犬故作
此書以戒之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

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
未成一簣猶未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終日
乾乾慎
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
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槁枯

也左衽之民衽襟也夷狄之
人衣皆左衽解辨內附辨結自以為

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

夷為盛德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
業至矣哉故嘗試論之曰中

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

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

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
通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難去聲任夷率服難去聲任
平聲下皆如字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
謨益曰

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按此即益戒舜之辭非舜自言然則欲其率服莫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九

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通治內安

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
嚮風單于慕義不以利誘

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強致

也強去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以讐疾

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

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

豈有異於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
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鳥故切王

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

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殘其民

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

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

欲不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

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

為耻其失不在於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

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

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脩其禮樂政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十一

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

布孟滕文公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

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

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

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入於隋

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葬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大喜功窮兵於遠

好呼報切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

道遺貽也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太宗為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

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

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

迭擾其疆場音亦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音保數年之間

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

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十一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

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

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

餓殍且弑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

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

耕稼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嗣立建武帝

之子藏為王自為莫支離專國帝拜藏遼東郡王將

得蓋蘇文羣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我議者固未

亮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誓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為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

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為后魏徵諫曰陛下方

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元吉曾不愧恥而復

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

立以為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視見也云云視當作示以明繼

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為弟婦也章讀如彰明之彰其瀆人倫

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敝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

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

能載宜具舟艦音檻下同為水運隋末劔南獨無寇盜屬者

遼東之役劔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

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劔南伐木造

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

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

獠反獠音老九月遣張士賢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

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後或乞輸直顧潭人造船

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

價踊貴劔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

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

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

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

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

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

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

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老子道不

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

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已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六 十三

聞以苗民逆命為忿也太宗不能反已而耻其無功
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
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
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
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
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
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願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四

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
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

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

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君子
人與君子人也

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

書大禹謨
任賢勿貳

去邪
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

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
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

黥布
彭越
狙詐

之術也

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逆

五伯之

所不為也

伯讀
如霸

豈堯舜親賢之道乎

孟盡心堯舜之
仁不偏愛人急

親賢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

千駟而不視者

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

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

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

勝音升語十三
子曰善人為邦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五

百年亦可以
勝殘去殺矣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

前高
紀其

規模弘
遠矣

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

前梅福傳考
文如之以恭

儉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

好呼
報切

屈已以從諫

唐段平仲傳聖
主屈已以從諫

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

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

唐本紀贊至治
之君不世出

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

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

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

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
德經云
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足以得師
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唐鑑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晉書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七史部

唐鑑卷七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
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
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
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
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
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
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
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
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
化行禮俗成難矣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
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眾著於君臣之

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二

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初無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云察

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不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

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

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

歸武氏幾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

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熾熾厥攸灼叙弗其絕周公所以

戒成王也况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三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尊羣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宗疏

陛下貞觀之初尊陛下貞觀之初尊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

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

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任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

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懽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

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

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宣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四

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罔命繩愆

而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

受賜而不助已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

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

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孔安國書傳臨

終之命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

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

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

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書曰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之書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五

官人安民則信矣惠黎民懷之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

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

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

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

盜不學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唐本贊大業末程

之將相以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與勣無恩

並去聲

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
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為尚書右僕射

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

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音現高麗將滅之

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

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三辰吉凶聖人則之

之青三辰日月星長青過也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七 六

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

德之穢禳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若無

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而許敬宗諂

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

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

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

盖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

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

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為不可何不面

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

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

多西邊經畧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鑿輿所至供億

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

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

侍郎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七 七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褚遂良

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武后唐本傳長孫無忌之死唐本傳

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唐本傳刑官爵置唐本傳

于黔州卒天下以言為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

言若賢主之所為何哉盖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

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之及其溺

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高顧命之

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寢疾召

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

朕今委卿矣太子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

仁孝其盡誠輔之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

從諫之易也易音異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

諫而謹其細行書旅彖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

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

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

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八

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

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

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

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

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

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

儀而顧命之臣皆不可令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

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册立

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

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起

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

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

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而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九

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

子之間不責善孟離妻父子之間不責善責骨肉之

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

忍無親何異於夷貊乎貊岩夷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

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為孝敬皇

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為

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

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篡國醜太子弘蓋高宗不之

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高宗

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

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過酖堯唐歷云弘仁

孝英果深為上所鍾愛以請嫁三公主失愛於天后

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

云孝敬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宣悌天后方圖臨朝

乃酖殺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按

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

人以為天后酖之疑以傳疑

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

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

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代宗追謚建寧

王倓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倓當

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謚

承天皇帝

以此為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

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

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

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為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

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

昭儀無忌周言不可後既立銜之敬宗言無

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

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

牽陰嬖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
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

韋元貞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元

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為廬

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皆決于太后豫王居

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赦天下改

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

祖考皆為王妣皆為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

於揚州以匡復為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

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為其黨王那相所

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

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為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

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瑯邪王冲舉兵於博州

太后遣立神勣率兵拒之冲為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

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

屬籍改其姓為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

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為

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

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

公誣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

為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璠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

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為

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

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金許

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穎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

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

以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為皇孫立武氏七廟

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為王女

皆為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

改置社稷納武氏主于太廟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乙酉

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

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社冬十二月殺

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四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曆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為十一月十月為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冀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五

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

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

薛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

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

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

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

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為無

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

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

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况其革

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

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

欲禪位董賢前佞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

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

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駙馬

都尉侍中旬日間賞累鉅萬貴振朝廷常與上卧起後

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

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閔

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者

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

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

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

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珣

等响音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與杖

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闇

暗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

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

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

言燕平聲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廷

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

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

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快

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者

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於滔天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七

唐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八史部

唐鑑卷八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為政云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資福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八

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為則先王為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

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為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二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

之舊也更音羹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

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

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

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變太宗之制

宗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寢干國政其原一啓

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三

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

任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紀贊疇咨海內

舉其然後用之孟梁惠王見賢焉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

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

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陁之

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

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契音當成

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聲明皇既不

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去聲崇等

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

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

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強去聲至

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

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

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

宗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

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

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

謂之五王帳宗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

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間去聲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兄弟思齊詩刑

弟以御于家邦睦於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於子孫以及

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

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

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

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

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

成器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

以憲嫡長又當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定憲

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

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

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故

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足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是尚能充其類也哉苟不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八

六

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

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職論一相而兼率之一相

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者十使置同十使者擇刺史

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

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馬於處切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宗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八

七

嘆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愆不得為剛語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

子曰棖也愆焉得剛焉於處切宗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愆乎明皇以

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宗璟為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

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所

與其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其禮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八 八

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

相相悉也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

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前程方進傳丞相進見王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

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

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開廟精求

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切

言益不聽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皋陶謨

何憂乎巧言令色孔壬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甘之

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

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

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

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八 九

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

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

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成有一德云荀卿曰

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

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傳詔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商之三

宗高宗太宗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

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

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

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

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

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

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

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

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後世最為近

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隳非其法不善

盖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下同兵農

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

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

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有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

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

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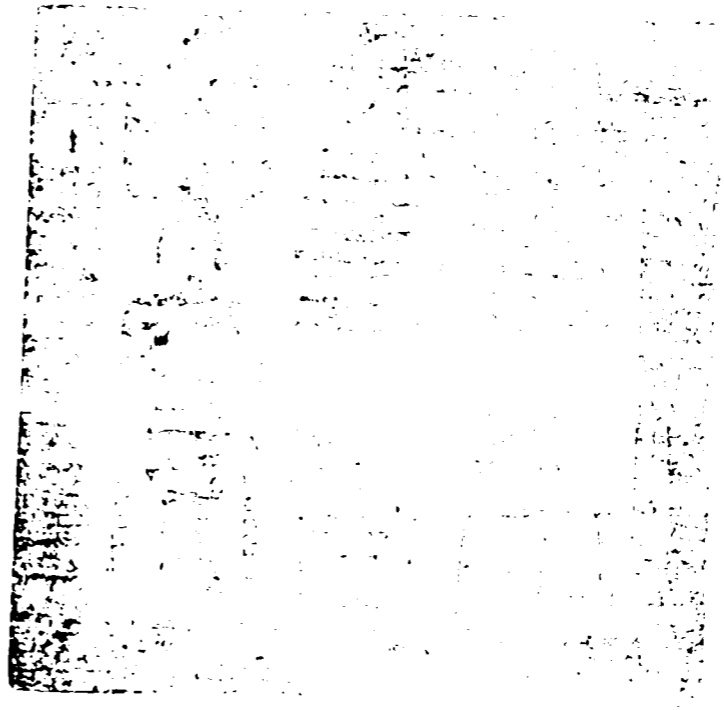
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

唐鑑卷八



覆校官助教 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 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 臣周元

謄錄監生 臣觀音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九至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七十九 史部

唐鑑卷九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九

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帝初即位收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收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駉牝三千

定之方中

詩秉心塞淵駉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尺曰駉駉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淵深也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君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邠鄘而有之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減而復興從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夫塞故能誠

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

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

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馬杜預云燕代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

苦寒之地北地故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

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強也

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左僖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

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亂氣攸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疆中乾進退不可

周旋不能君心悔之弗聽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

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

其法豈有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為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

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為贈何哉

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為後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

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

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

也也蔘我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

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

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

為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

為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

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

士即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

引恭皆少生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為僕射元帝即位顯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
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皆敬事
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辨以中傷至
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諸附麗者皆得寵位

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閤寺失君道甚矣其

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嘗私林甫因

高力士出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為相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

存亡在所任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瑒帝大怒以

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

欽定四庫全書

唐紀九

四

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

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

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

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

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

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

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

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

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

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

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為之動色為

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

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

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

佞則天性滅為仇讐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也置相可不慎哉

欽定四庫全書

唐紀九

五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

書為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

堂流瀛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

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為之其

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

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

韋皇后武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后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餽中進

藥中宗崩睿宗方為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一殿天花散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焚珠玉錦繡七月乙未焚錦繡及后親族皆斬之

珠玉于 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 豈不前殿

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唐楊開

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如安質天杖宜充掖庭召號太真得幸遂專房宮中號

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

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罹女禍韋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

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寵身

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

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琒皆為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

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

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

致刑措幾平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

公牛仙客幽國公

公牛仙客幽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

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史秦始皇紀秦

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為秦皇命為制命為詔天子自稱

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為始皇帝固已僭矣後

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

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太

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高宗稱天皇武后

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尊號之興蓋本

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為故事使其臣子生

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

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遣使

求得於藍屋音辰式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

求得於藍屋音辰式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

求得於藍屋音辰式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

求得於藍屋音辰式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月命盡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則中庸誠則形形則著則明則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揚問神

其神乎操則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

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之聲見

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

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書說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王作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子良弼其代子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此其

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

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故感而見夢亦

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恠之語日

聞事並見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

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

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

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

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

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

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殖傳文帝躬履儉約為天

下守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亮

詩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

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九

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

外之空中告以我歲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

谷關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

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

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

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

老喜僂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僂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十一

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湏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恠神以罔天下言之不作也十四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而居之不疑語十二色取仁而何以

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

太室而從官諛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朕用事

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禮太

室明皇乃自為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

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十一

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

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冊昭訓女為

壽王妃八月冊太真為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新臺詩刺衛宣公也納伋

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惡焉故

切取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為相

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

矣語註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何以為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秣音未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已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牧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益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罷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予音與撓奴教切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

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竹仲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

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

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杼柚之勤勞杼直呂切

盛緯器柚音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

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

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

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

皇帝睿宗謚曰玄貞大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謚曰

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

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享太廟上高祖

謚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大廣

孝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謚曰孝

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以漢家諸帝皆謚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

稱天以誅之唐韻曰誅銘誅音壘述前則子孫不可

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

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

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

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

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

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為貴也唐之典

禮不經也經常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群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漢武帝驅

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為方士

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九

上則邪誦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

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幻音其患

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

唐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六百八十史部

唐鑑卷十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

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帷幣器皿帝音亦充拓其中雖禁中

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

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襜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

襦裏祿山襦居兩切使宮人以綵輿昇昇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

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

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

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為

戎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七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

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極矣豈

天奪其明將啟戎狄以亂華歟國中何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切歲貢額外錢帛

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祖庸

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

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

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

戶部郎中鐸凶險不法鐸切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

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

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之私庭鉷又殺之鐸所善邢

綽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

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鉷捕之鉷意鐸在綽

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綽綽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

言鉷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會

等事皆發鉷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鉷子準僞流嶺南

尋殺之籍其第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一本為

良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專利而布之上下

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

所以養人也專之心壅壅則所害者多史周紀厲王即位三十年

好利近榮夷公夫為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

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夫地百物皆取焉

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

必乎夫王人者將以專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

利其可乎夫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

欽定四庫全書

恭儻侈微國人誇王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已必害於人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遺去聲所以均天地之施也施去聲聖王

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是以興利之

臣鮮不禍敗鮮先切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

命善也命終謂善終前食貨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

封元年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幹天下鹽鐵盡龍天

下貨物從之歲小早上合百官求雨卜式言弘羊

兩乃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置使額以

實失職自融始其後言利得融既流死同州而韋

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

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

唐本傳贊宇文融奉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

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

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

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

唐本傳楊炎州刺史建平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為冤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

民公劉詩美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鹽富有國李悝之平糶

魏文侯李悝作平糶法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

熟所斂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糶之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請取有餘以補不足

也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

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為培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

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洎草制

楊國忠諫而止時洎為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詔敕

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

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

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通

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士皆處

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

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

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

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

琴碁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

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

為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

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

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

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

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

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

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害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里

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

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明皇信一楊

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為勝其不亡

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

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

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

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

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

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

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繼關中大

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音沴

屬峴乎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

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為然扶風太守房

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

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

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

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邊事付之將去聲如王忠

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為賢能巨猾為忠良是以

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唐李

傳居相位十九年同寵市權欺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

下邦命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

芻豢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以妄言為實以實言為

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

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

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

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

而不忍喋默喋巨禁反說文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

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官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

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真源令張巡使為長使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

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為薊州薊音計中原丸解中原中國也前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 八

徐樂傳書而顏杲卿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中原唐顏

杲卿傳安祿山表杲卿為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潛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逆謀陰養

死士為拒守計遣盧逖至張介然崔無訛死其城郭

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躪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皆褫氣

不能投甲凡旬六日李愬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愬傳

愬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愬與盧奕達奚珣結城愬給士卒將遇賊西鋒祿山

渡河不數日薄城下愬坐留守府奕守基城陷祿山

而人殺數千人矢着闕門執愬奕及官屬蔣清害之賈賁以一尉討賊時為平父尉與張巡以縣令起

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祿山反詔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如鷹鳥

之飛揚也周武王時太公亦稱鷹揚揚故大明詩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李光弼電擊於河

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擊莫知所至孰謂天

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之

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

一臣則不可得而亡况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

斷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詩無競惟人四方其

訓之毛氏云競強也訓道也鄭氏云無疆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 九

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軍於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

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

大軍雖盛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

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乃募萬人屯灞上

令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為國忠所

圖乃表灞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

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為未可國忠

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

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妃既進冊國忠亦沒顯三姊皆美帝呼之為姨封韓魏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恩寵震天下號國素與國忠亂李林甫死拜國忠右相先是國忠激祿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

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為已不利動為身

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

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況為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於宗廟諭眾而行為備而動則不至

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屬局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

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

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

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

則能保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

書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不

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

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里而已無食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色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

請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

播越是以先王務延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

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

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

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

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
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

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六

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

十八

唐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六百八十一 史部

唐鑑卷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債軍降虜 降戶固無足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道然其言可為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

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

三百年 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幾平聲 由漢以來享國

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 語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無父子君

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

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 記大學欲齊其家先脩其身

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 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

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

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群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為先 史趙世家趙襄子與韓魏之國攻晉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中懸釜而炊易于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使相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智伯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

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肅宗之在

朔方唐室危如綴旒 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綴旒喻其易

絕以此唐家之危亦如此 李勉不以正路夷險易其心 夷平也易如字 不

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 說文曰草中為莽 事君若此可謂

忠正之士矣

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房瑄 瑄烏官切 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

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瑄有隙

言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
王衍之比也帝由是疎之瑄上疏請將兵復兩京帝許
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瑄
請自選參佐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
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瑄分為
三軍以南軍北軍為前鋒十月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
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乘去
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三

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瑄自以南軍
戰又敗帝聞瑄大怒李泌為之營救帝乃宥之待瑄
如初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瑄多稱病不朝謁不
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
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明年罷瑄為太子太師
臣祖禹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
而猶以為將帥以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
瑄以讒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

字下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易
辭惟幾成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
天下之務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解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聲聞於
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帝乃潛令刻乾樹雞為子不
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宗廟
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史越世家吳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四

越王句踐及國乃若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
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女音汝嘗膽言嘗
飲其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
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
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
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
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
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隱五年臧僖伯諫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未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

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

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

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

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維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糞土此亂政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五

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也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

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

歸回紇至是葉護葉攝音下同欲如約俶拜於葉護馬前曰

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

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

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為之鄉導府庫及士

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

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

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滅

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

為遠謀語十三欲速則不達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

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書牧誓武王與受戰

於牧野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孔安國云八者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羗在西蜀學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春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六

秋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

犄角之助而已春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犄居錡切至於後世則

倚戎狄以成功倚靠也與之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

南樓帝釋黃袍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

皇降樓降如字下也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

皇索黃袍自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

皇索黃袍自為帝着之帝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

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帝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

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為

末禮以眩耀於眾豈其誠乎况其終也用婦言而保

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

大焉唐張庶人傳乾元初立為后稍豫政事與李輔

端午日帝召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

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然涕下

而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事亦見下上元二年又李

輔國傳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

願徙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

恐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上皇

案行宮中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乘輿

還宮中太上還西內自是怏怏不豫至棄天下

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孟子盡心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問無齒決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總麻三月服放飯流歎皆飲食大嚼齒決齒中餘肉謂既不能念三年之喪而察察於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既放飯流歎為大嚼而計較於齒中餘肉皆致其小忘其大者喻肅宗不念上皇而愛其公主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下同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帝以

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

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

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

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

十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

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

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而已

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况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為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正貌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丁非所以弭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

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奸與同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

大軍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云奄人殿師故以為辱殿丁練切軍後曰殿

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眾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惡宋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名應謠識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

安不去之恐為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岷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三道節度使密敕李岷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岷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馳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岷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岷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眾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岷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

垣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
州宣州濠楚舒和滁廬等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
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邢延恩奏
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
帛子女為賂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
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畧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
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
毒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十一

臣祖禹曰邢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叛江淮
數千里罹塗炭之患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孔安國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
者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讒慝
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
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
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
帝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
為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為陽為剛臣與婦為陰為柔肅宗見制於輔國張后故為陽制於陰剛困於柔
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讎疾而反
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况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
為歲首月皆所建為數音疏因救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改制改號更亦平
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弭除也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

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現現胡狄切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真如恍惚
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
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
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為正月月數皆如舊救天下丁卯
帝崩

臣祖禹曰昔堯命重黎絕地天通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十三

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偽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亦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諭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輔國元振夜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使去聲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人皆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十三

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憊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唐本傳輔國以闒奴

為閑廐小兒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

以憂崩已以駭歿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音鎮瑱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荆南呂諲諲音因淮西王

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

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行軍司馬裴茂

謀奪瑱位茂音戎密表瑱倔彊難制倔梁勿切請以兵襲取之

帝以為然乃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外云寵任

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瑱聞徙

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已代宗欲姑息無事復以瑱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裴茂既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趣襄陽

趣與趨同瑱以兵逆之逆迎也問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

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取

敕及告身示之茂驚惑瑱與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

追擒茂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為餌欲誘反

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瑒亂於後皆朝廷易置易如

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瑒未失臣節而行裴茂篡奪之

謀使茂克瑒而代其位不若瑒跋扈之為愈也跋扈強梁

之稱扈音戶夫藩臣倔彊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十四

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一

十五

唐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八十二 史部

唐鑑卷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儂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 遺去聲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

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三

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於司徒曰造士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眾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

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左莊十一年

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三

怒韓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歷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

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
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
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
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
惡而誅之也稔熟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
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四

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

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音屈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

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

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自助以

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主勢不已

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既不能令又

不受命是絕物也孟離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齊

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

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

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

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五

承倩齋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詔

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

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

書名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

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僖二十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

魚杜預云寺人內閣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

龍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夙沙衛殺馬以塞道

而殖綽郭最見獲左襄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

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

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夫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

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以官寺敗國喪師

喪去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逋誅終唐之

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為相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

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駙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

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

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

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國治而后天下平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離此之謂也

妻云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度徒

混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帝疑其諾切

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

稼混奏幹不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

南令劉滂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

滂同帝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

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

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滂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

問混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混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

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

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青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心隱憫

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混掌邦計之臣混判度支故云掌邦

計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

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

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

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詐

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離婁今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

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

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

踈遠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若代宗者其

何責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八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

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黎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

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

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

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納女

狷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

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

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

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不數年而致大亂何

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

不本於人情故也前晁錯傳策三王計安天下必本於人情孟子曰其進

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

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

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

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

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

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

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

之未歸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政其害

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也

舉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九

而授之

唐劉貞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眾宦者傳序德宗懲艾此賊以左右神策

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中護軍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

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

如王守澄弒憲宗於中和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自稱

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何國老奈負心門生何之類

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

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

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

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

記檀弓苟無忠信誠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心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

税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

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

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為之而與天

下共守之者也

唐李乾祐傳法令者與天下共之

苟朝廷自不守其法

則天下其誰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

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

出天下不勝其弊

勝平聲

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

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

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

文也

德宗

帝初即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賍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

文臣賍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

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賍敗

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

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

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舜舉

八凱使主后土以撥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

周不以家有

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入聲

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

官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

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

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

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向傳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十三

封事賢人在上位則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為相者引其類而聚之於朝

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

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

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

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

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患者亦數十

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為助

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

貞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

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也

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

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

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

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

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十三

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

僥覲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

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滔反

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怱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

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東鹿將行士卒

忽大亂誼諫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

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

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乃共殺勅使德宗又呼曰雖知司

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復諭之衆然後
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
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之所

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

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姦雄得

以詭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反逆之區中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十四

國視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

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脩政

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文月詩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

矣微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已自脩而已

矣孟公孫丑反求諸已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

上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

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

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

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

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

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

榜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

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

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

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十五

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不庭

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

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

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

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

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音志借商之事可見

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想望大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史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故

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

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舊本紀史臣曰帝初

撫萬幾勵精治道猶能任賢一為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

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

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

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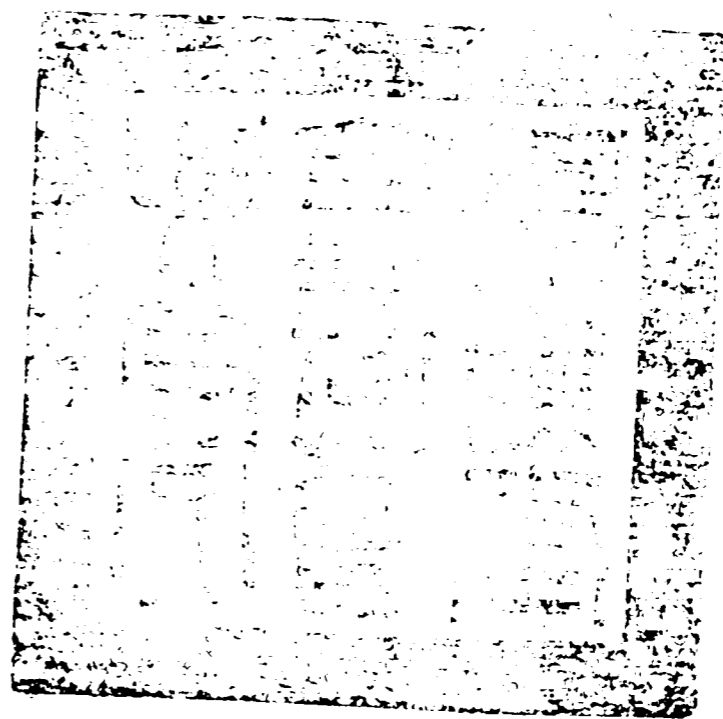
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為刻剥民不勝困以至大亂夫以天官賞民賊孟告子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二

唐鑑卷十二



覆校官助教 臣 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 臣 蕭九成

膳錄監生 臣 觀音保

膳錄舉人 臣 張 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十三
六三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八十三 史部

唐鑑卷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擢元

平為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偽署御史中

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

右笑之無何賊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三

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

卿為四方所信使宣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

為然命真卿宣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

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關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相之

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 暴露 非難見也而德

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 好呼 所以蔽也相非

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報切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
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
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沔彌切舊制諸道軍
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各切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
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
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
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為
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
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
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
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
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
緡其賞錢皆出生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易曰剝牀以

牀以膚切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害於膚

近災也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見上德宗有

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語十三欲不務養民
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
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子之
邦寧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歌民惟邦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
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
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紓舒音或興意
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
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
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
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內又如朱滔
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
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
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
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

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為病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為病也赴 卜音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三

四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涇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唯糲食菜餒眾怒蹴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澤

前張耳陳

餘傳耳餘為左右校尉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

不相師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響應隋伐突厥高麗而楊玄感亂

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三

五

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粹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

書立政周公作立政周公若曰拜手

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云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勳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

立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周

家以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

書顧命王崩太保命仲桓

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其發之也以宰相

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晉悼公

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訓諸御知義群騶知禮故

可用也

史晉世家

至漢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

卿之子蓋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

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

不足以為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

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

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既而姚令言與亂兵

謀果迎泚而立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

言朱泚為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修守備盧杞切齒言

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

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

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

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

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

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既至為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為吏部

尚書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

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

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

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

中犄角相應倚居綺切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

為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寢渾瑊

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

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

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

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

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

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

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

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

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

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

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踵足後也

杞幾亡社稷幾平聲至死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

悟難去聲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為禮部侍郎系為

泚撰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

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為忠

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

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

怯耳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

泚此特減獲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經也非能勇也士

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步出城

覘賊覘庫廉切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音儒下

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

二斛糲米不精也音厲又郎葛切脫粟也每俟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

蕪菁根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

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

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

十萬之師備禦既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

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况

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

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

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公

孫丑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

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

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

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剋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

以為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王不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資財

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

家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

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

向之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

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唐鑑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六百八十四 史部

唐鑑卷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曩日致亂曩音向由上下之

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畧曰若羣情之所甚

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惡鳥故切去上聲欲

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四

一

四方既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

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

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畧曰人各隱情以言

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

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

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

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

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

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

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

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

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畧曰天

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

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

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

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四

二

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

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

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

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

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

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

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

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帝頗采用其言為如字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已已見上卷

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為昏因不復以聽納為

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

聽從曾無一二臣故劄其大畧判丁活切以見德宗之性

與其行事以為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喧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趙贊為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

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官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

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
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
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糅音揉忠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辯
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踈蕭復
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
疑恥過不欲辯明寧蓄諸心曖昧不決而已此護賊
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

其菑樂其所以亡者

菑與災同

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
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之俱
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
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
諫迂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
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
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於
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
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為
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
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
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
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
帝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

嘉謀

揚至孝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

以交修其所不逮也

書

命高宗謂說曰汝交修予罔予棄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夕納誨以輔台德台音貽我也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
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

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志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字同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是由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構成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四

七

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氏曰猶圖也鄭氏云云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贄上奏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否部鄙切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四

八一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易師卦 下同 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師

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

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

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

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

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為今巨盜始

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

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

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

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

彊於為善諫之為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悉以禁

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

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
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
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為唐室造福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
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

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

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

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

相還閣從一詰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

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

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

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

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

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

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

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章臯此朝廷之公議也

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

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

之以誠則疎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聲夫如是

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

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憂之甚會韓滉運米

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

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

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

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

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老子道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

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

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

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

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書周官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

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

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為左

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晟

遣將擊敗之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

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

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搗我經宿乃引

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

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

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

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

延賞釋怨晟奉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為兄弟因

使晟表薦延賞為相帝以延賞為同平章事李晟為其

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初晟既破吐蕃推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既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為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既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為用

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却盟渾瑊

僅以身免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

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

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書生

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

夕韓遊瓌表言虜却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遮其表

以示渾明日謂渾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

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

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卒為變晟遂伐其竹

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併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慚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

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楊用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為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

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書周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之

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禮大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已無為而治

語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蓋以此也後世多

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已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戚憂也無所任責

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

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部國大長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邲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一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

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同上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四

十七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勣勣曰陛下家事何預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已任其知相之

職業哉

唐鑑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晉書卷九千六百八十五 史部

唐鑑卷十五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五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和順於窮理盡性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道德而理於義

孟離婁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此窮理也窮理則性

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

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

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

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見上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

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

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

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

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

乎書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王謂紂夫為人

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已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

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

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上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

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畧曰昨臣所奏惟趙憬

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

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

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愈疑為得馭下

之術而不知失為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

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

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

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颭駟書上聞旬月

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

師賊既縱剝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

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

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

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

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

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

決策於九重之中唐孫伏伽傳天子禁衛九重雖有方叔召虎之

臣周宣王臣方叔召虎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

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

負三十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

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

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五

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

以惑帝帝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

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污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

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

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

充羨餘以為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

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

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

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迴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記大學生

財有大道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張官吏置簿書以罔

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

同益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由

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五

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畧曰

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

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

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

榮為留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

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夫

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為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

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

豈得不偏天子乎偏音通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記禮運所

以致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為國者必嚴上下之

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

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

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

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淹滯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五

六

陸贄上疏諫其畧曰以一言稱慝為能而不核虛實以

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慝則付任逾涯不思

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

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

小過舉賢才語十二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

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

此三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况為天下乎自堯舜

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宗

反之足為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

不計錢數其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

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繒纒布帛嘗

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續音今之兩稅獨異舊

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五

七

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

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

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

之賤錢折為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為用

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

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而

與其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
得不耕織以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
有而取其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
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為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
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軸空
大東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杼盛緯器毛氏云空盡也 由其所無故也然則
以錢為賦官豈得其利乎為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
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
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
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羨延
面切應移置雜庫以供別
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
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
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
聞者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
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

滂李充李銛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
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
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
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
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
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
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為耳

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
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
狡姦也 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
音絞 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為之助憬之
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猶
責人以備憬其為
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
搖眾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

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昌黎文集當城未有言之時

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五 十一

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為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

為人所不能楊重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城有待

而為之者也過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

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少也

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

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唐韋澳傳爵賞刑罪人主之柄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臯在西川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五 十二

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

進奉自肅始至是宣歙觀察使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

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而啓霸

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則知民之疾苦

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

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

務愈歛政吏駢惡揚先知政吏駢惡三勤也紀綱大壞德之不進

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九月以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唐本紀贊德宗猜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然必自選參佐以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五

十三

副之者猶欲出於已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官者得

以術使之終不由已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

夫以一人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

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好之

而無已也記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鄭註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毛氏云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

有德君子宜居是卿士之位鄭氏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揚曰敝弊也國人之服弊則改而為新之

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典切少也呼報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

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

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五

十三

實狡險培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聲年二十餘召

入翰林渠牟形神怵躁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

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所

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已而惡人之違已惡烏故切

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音異貞元之間雖

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孟公孫丑阨窮而不憫小

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

唐之小人於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唐鑑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九千六百八十六 史部

唐鑑卷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將又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哀方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

謂曰人間多借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趨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惡之禮法之所當禁

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
官者為使使去聲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

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
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
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
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
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六

三

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
賣餅者撤棄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
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
蘓弁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
業著直切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汜可小惠

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語十二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

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與共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註鄭氏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六

三

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

推池回切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語十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踈羣

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

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為若出諸已也故其為害如

木之有蠹也蠹蟲傳之也蠹音妬人之有膏肓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求

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童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杜氏曰肓馬不可達之不及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杜氏曰肓馬

也心下為膏楊曰此謂度器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

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六 四

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

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

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

策軍素無勇畧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愛

厚之薦於帝以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

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

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

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等戰於澗南廣

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

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保澗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喪

聲而唐為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之軌前賈

前車覆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為可信乎則莫

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

必監之監如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六 五

宦者乎臣見其為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宙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

甲厲兵聚歛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

凌下為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

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

至棗陽頓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頓表責洪太重

帝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

峽州長史比較下德宗怒已解奏留為判官一一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

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語十

氣方剛戒有志氣之剛孟公孫丑其為夫勇有匹夫

之在闕之勇孟梁惠此匹夫之有天下之勇孟梁惠文王之

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

而終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

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

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

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

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

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

為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

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

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帝

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

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

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晉國語史德宗

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為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

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寶文場為掩其敗迹帝禮

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

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

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燕民惟有常德

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

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倚賂數十萬薦之於

帝以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剝以事進

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

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

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
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
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坑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
坑中瘞居厲切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烏故切故使李錡甘

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

姦臣之威長丁丈切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

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伍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
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欲諫宮市事
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伍相依附
叔文因為太子言其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
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
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
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
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
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前賈誼傳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周舉之以禮選天下端士

孝弟博聞有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不能母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母不正
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

知小人之依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

博弈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十金之產者必

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

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其

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益亦勿思園有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益亦勿思

昔之人君疑賢者尊其子之為非而不

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

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

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

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

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

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為節度使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

爵賞人主之柄也

前韋澳傳爵賞人主之柄母以喜怒行之

德宗不有而

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細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蒼猝與倉卒同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眾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

亂細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惟四月甲子王乃沈頴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唐鑑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之所以顯之於眾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眾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書即遺詔也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

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

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

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安國云彌留久留也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

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

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

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

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

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三

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說見史秦

紀及李斯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

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

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秕政尤多而大弊有

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德宗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

而方鎮二曰委任宦者如用劉真玄領兵之屬三曰聚斂貨財

如借商錢稅商錢茶竹木稅屋間架筭除陌錢之屬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

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公孫丑尊賢使能後傑在位以為

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

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

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

聚斂培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

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

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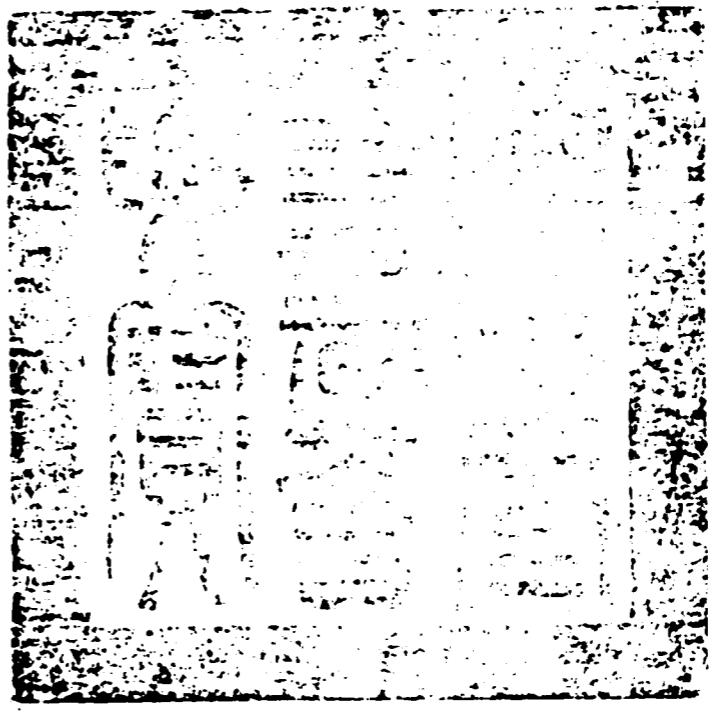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三

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鑑卷十六



覆校官助教 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 臣蕭九成

膳錄舉人 臣李駟

膳錄舉人 臣張昱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唐鑑卷
十七至
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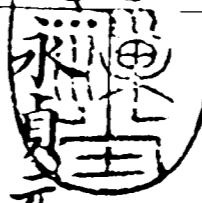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六百八十七 史部

唐鑑卷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順宗



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

戊子以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易咸卦九三云 春秋傳曰凡師

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 見前卷註杜佑

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

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

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

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慙赧竟起
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筇以待
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
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
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
相次歸卧順宗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語十三子曰行已有恥使

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矣孟盡心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云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賈耽

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

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里

其外皆以封國禮夏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

政方千里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曰國畿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順宗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並見上註

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

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

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
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
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
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
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
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
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

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宮之中於明堂之上

錯之學本

刑名之言也

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

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

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

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

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

前劉向傳對賢人在上則

類行其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

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

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

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
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
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
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刑
暮減比得上達比晁志切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
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
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

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

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

從我違而退有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

諫也况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

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

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毛氏云聿遠也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六

臣祖禹曰天子之于天下其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

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為已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均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七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

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歛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為奴婢閏月巳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巳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巳責逮鰥寡賑乏絕至

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稅二十而稅一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八

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李絳以為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欲希帝意奪裴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

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

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可將哉將去聲下同

而必將承瓘是不能以公滅私書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以義

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

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

在已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九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謫躁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錡徒

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
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戚深
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嫗於遇切不知
君臣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之又
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
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
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可勝道哉
濟及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
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
願陛下審處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十一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
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
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
拔疾固則難除先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車攻詩宣王能內脩
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
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為
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路
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自古及今
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瓘之任乃制將
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相都統自
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
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鄜京
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
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
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七

十二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
皆以為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於朝此則治世之
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
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
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為劉濟使魏知

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為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其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七

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湯臣用傅說者高宗之功傅說高宗臣用十亂者武王之功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散宜生南宮适太顛閔夭及文母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周公成王叔父相成王致太平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已出也憲宗一將承權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

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書酒誥自成湯

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能保其成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殷王中宗嚴

不敢為非也恭寅畏天命自度治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我周太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七

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

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書無逸其可謂賢矣

唐鑑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六百八十八史部

唐鑑卷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踈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踈而遂易其心哉易如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

義也君惡正直而說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

正書罔命僕臣正厥后克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

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休命說音悅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

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頓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頓大是姦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

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

不聞以威有罪而

刑之曰天討

書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先王豈敢輕重於其

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泰誓有罪無罪予

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其言刑在人而

不在已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

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

以知人

語二

憲宗懲于頤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

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

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

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

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

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

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

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

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

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非食蓄聚貨財

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

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

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

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

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

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

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

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

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

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

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

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

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怨不棄也記儒行儒有內舉不避親外舉

不避其行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其親與

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猶衡之於輕重則至公

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五

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

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

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記緇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奸心也

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

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

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况於君乎苟無所發

明則焉用彼相矣語十六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切憲宗黜之足以

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

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

瓘先罷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

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瓘並立於朝故

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

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此何以為國之重

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

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為相奏

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

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六

巽而耳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皇皇者華詩周

爰咨謀周爰咨詢周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

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

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

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

並見前註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

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

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蒙蔽欺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

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

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為之

止弘靖乃求罷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為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

矣其後卒捨恒冀卒終也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

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為

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反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

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

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

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

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

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獷頑也為驩

虞之民孟盡心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虞讀如娛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

惟乘勝用兵之易益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

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

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

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

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激水也於其帳中得朝

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囑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

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

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安國云兢兢戒慎業業危懼也慎其所以守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九

哉

初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李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瓘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瓘歸引以為相鄴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鄴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鄴固辭相位明年以鄴為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

前賈誼傳疏舉管子之言管牧民篇已有四維禮不逾重義不自從事廉不蔽

惡恥不從狂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況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鄴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污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頓無恥見利忘義聞鄴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瓘九月鏞以本官异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

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唾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畧曰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

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

孟公孫丑猶運之掌也

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十一

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

也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豈不賢哉其

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

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

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

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

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十三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

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天下有變則

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

以為法者必關盛衰揚先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關盛衰也使一縣之衆

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

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書盤庚若網在綱有

條而臂指之相使矣唐陸贄傳天下如身唐自中葉

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

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
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

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

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

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

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

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十三

皇甫鑄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觀

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豈徒

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孟公

孫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

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

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

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謀立澧王暉為太子帝不
許及帝寢疾承瓘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
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
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暉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

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

故也唐本紀贊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吳元

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八

十四

尤甚於德宗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弒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

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

澄傳云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威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守

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茲事後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後文宗謀

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變起禁閹尤側目於史官故盡除之

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

孫皆以為弒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弒

唐鑑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九千六百八十九 史部

唐鑑卷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

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之子蘓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革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多

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

大學諸生相譽後黨錮傳序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之譏因其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

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譽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河內張成弟子牢脩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

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嫉遂收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九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同上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

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二十五人

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

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

害公凡群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

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

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者所

立者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交紛士之

附命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

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

同上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

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實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

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之八俊俊者言其人之俊英也厲名節立

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

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

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

行操士高切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九

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

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大大用

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

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

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撓上聲又奴教切陛下欲掃蕩幽鎮先

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

祗亂山東禁閹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閹患

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

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積為工部侍郎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能周室中興焉吉甫

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吉甫為將而使

而王宣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同上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使

文武之臣征伐文武見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

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

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也

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內

順治而外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禮義則順治穆宗庸昏姦諛在

側栢舟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

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

成功盖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

勝者也克亦勝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涿音請除張弘靖

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媯音請除薛平為節度使

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玫音弘靖先在河

東以寬簡得眾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

久燕平聲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

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

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

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

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

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

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

羈旅京師至假勺衣食勺與同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

之省反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李軍驅使克融輩皆

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

不接所辟幕僚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

刻軍士糧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詬呼軍中人人怨怒

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

克融為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永宗卒朝廷以魏博節

度使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

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

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倭魯登切性剛褊無遠慮謂

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

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輦魏鎮之貨以供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九

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中切賜成

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

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夜結牙兵謀於

府署諜燕到切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

庭湊自稱留後崔倭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

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為魏博節

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

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

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

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為

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魏鎮與幽鎮本相表裏及

幽鎮叛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

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

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

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

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詔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深州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十九

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帝之

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悅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

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

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

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

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

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

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

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
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
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反唯督令速戰中
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
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
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
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
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

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

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并平聲或

併作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

者治亂之所繫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曆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

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
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
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
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
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圍治

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十語

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詩注童恣

行行去聲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

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暱盡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

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去聲召募力士召切

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

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

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

及擊毬軍將蘓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蘓佐明等弑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九

十

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

唐本傳威望德業比於郭子儀

出入中外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君弑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

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為君耳

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

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

之猶如此

唐本傳韋處厚疏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岩廟委參決必使畏威幽鎮自臣

而况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為劉克明等所弑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

有五年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

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

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其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祖甲三十有三年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侮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十九

十一

或四三年同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夫人君在位之淺深

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唐鑑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 史部

唐鑑卷二十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
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
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
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

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
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
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
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陷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
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餅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
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
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孟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
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孟切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
李邵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
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
欲論奏執政抑之奈何李邵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
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
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

蕡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忠發憤極言其
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
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
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
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
於朝前劉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
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
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蕡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去聲

聲糾與糾正之任糾同舉而寘之高位則贊之所有皆在

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

稱其屈名塞天地選班固賓戲聲而身老巖穴卒不

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淄音自

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閭天下議者皆以為幽閉骨肉虧

傷人倫邇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

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

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

室年高屬踈者出閭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

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

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閭授緊

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

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祀夏之後宋其子孫

殷之後也

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

為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

也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慮其本王室喻本根同

什也史諸侯年表第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子

弟國邑強本韜為前諸侯王表周封國八百同姓五

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

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奠無主由

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

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

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

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

刃出閭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

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

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

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

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

興安門外泉許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

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

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

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

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偏偏與逼同迫也當

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賞罰之柄出於

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書康誥元惡大慝刑惟不孝不友正典刑

而已矣詩大雅尚刑乃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

於陞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

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社稷幾亡幾

也平非徒無益而愈重禍孟公孫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盖自古不

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因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究

憤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

果而謀淺文宗以為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

殿韓約奏甘露降含元殿顧中尉仇士良等驕之訓

因欲閉上官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庶幕見執兵者士

良等驕因曰急矣既扶輦入東閣捕訓黨千餘斬之

宦豎等知事達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獨不語士良等

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一小殿唐曆

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辭辭不樂至棄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

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

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

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

每讀書恥為凡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

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

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偏以清宮闈正紀綱有

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寬厚勤

於庶政唐本贊文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以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以

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行去聲孝身無擇行而主威益削國命

益微憤懣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孟離婁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 六

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至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近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

行君子之所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為高世之主前武紀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

有非常之功必發而不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危辱侍非常之人

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

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荀王霸

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莫不宿道向闕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是以治出於一禮唐

樂志三代政無多門左傳晉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出於一

矣不以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

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

所以為治其能致會昌之攻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鶻與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須多用儒臣為帥

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緘護喪歸

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

授從諫跋扈難制扈音同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

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

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

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

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

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

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

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

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

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

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

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

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

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

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

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

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

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

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鞬音高

切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

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

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記檀弓小人

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

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

如指臂四方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

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

咸作敵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

已御而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

或治宮室

書序好治宮室

或開邊境或察臣

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朝

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非至公無以絕

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

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

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

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

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

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揚君子簡而易守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

下江切

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

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

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
為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
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
施其方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
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
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今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
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
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
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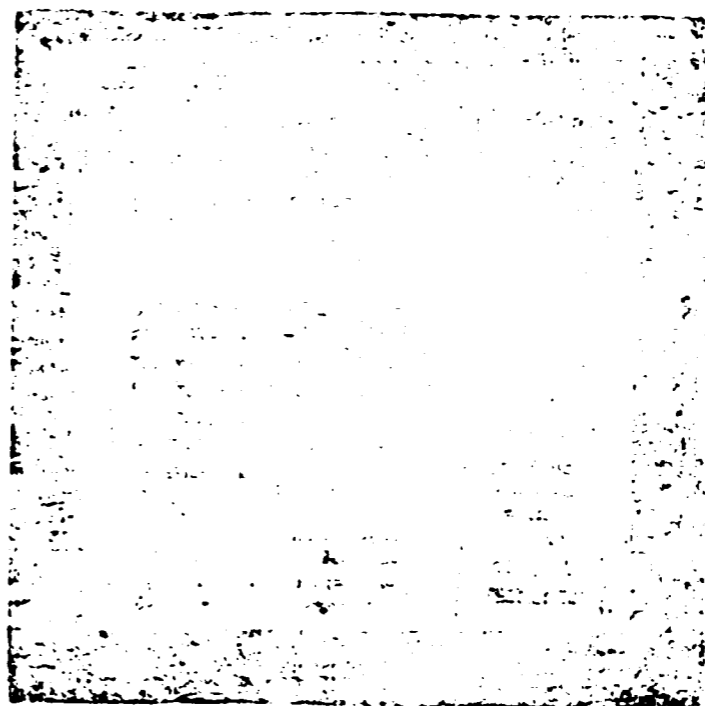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
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
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
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
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
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

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
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
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
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
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唐鑑卷二十



覆校官助教 臣 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 臣 蕭九成

騰錄舉人 臣 張 昱

騰錄貢生 臣 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一 史部

唐鑑卷二十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

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

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一

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

為潮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為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

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

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 唐本贊憲宗討蔡出

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 危亦極矣

而能以功名終 唐本傳事四朝 德裕一失勢斥死海

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

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

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

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公孫丑燕可

者可以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語十

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

黨語衛靈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

能免乎

九年帝聽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

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

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

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

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挾擿細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

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

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與譬如廉刻之吏而謹治

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前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

報期會以為大故孟離婁惠

而不知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十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

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

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

使王龜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為龜

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疇咨又曰咨

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

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

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羣下知臣之道前

何傳何對呂后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

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

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

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

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

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荀解蔽篇天未有衆

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記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

者哉後世去聖寢遠異端競起孟序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

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前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一

四

漢書郊祀志武帝求神仙之類云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

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惑

於方士唐本紀武宗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生王崇曰方士云云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誅之

帝曰台以語養生之術耳不聽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

反天其天年並注見上卷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

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

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况可

為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

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

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

無所不至一刻許復得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

輩負朕後日不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

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下交修

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爾交修予罔予棄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一

五

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胥史遇侍也惟恐其欺也

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

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

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

矣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鄆音運居十六宅餘

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

久不建東宮帝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

藥疽發於背疽子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帝

密以變王屬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

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帝平日所厚也

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

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

軍副使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

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

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翼導宗實直至

欽定四庫全書

唐紀

六

寢殿帝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龜長等責以矯詔皆

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

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句當並去聲仍更名灌

更平聲收龜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

綯攝冢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必求天下之

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相成王皆少主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

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前霍光傳

上年老寵姬鈞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

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使畫周公輔

成王朝諸侯賜光後上病篤光涕問曰如有不詳誰

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

事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

騎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日音密磾音低其可謂難也

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與監日

因內寵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子各樹黨

欽定四庫全書

唐紀

七

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

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一月乙亥無詭立乃棺之又見

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人於公為長衛姬請之

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實

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

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

以委之蓋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

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

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

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

仁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爵賞而人多僥

思

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

柄制國命自如也並上註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

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

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書多士云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駢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

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自李涿侵擾

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

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

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

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

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前陳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閭左戍漢陽九百人勝廣皆

為屯長行至蕲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乃入

據陳勝自立為王項謂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共攻

秦閭左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左者一切發之五嶺

大庾始安臨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史

賀桂陽揭陽越王趙佗傳言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

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慮音閭溼古濕字武帝

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侯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

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本紀一鼎六年春定越地以

九真日南珠崖前本紀初元三年珠崖

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元三年珠崖

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

首後馬援傳交趾女子徵側反畧嶺外六十餘城側

自立為王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

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其難也如是唐太

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唐馮盎傳貞

觀初或告盎觀初或告盎

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云

調天下兵凡十萬使李宓討之涉海自是以後南詔

而疫死宓敗於大和城死者什八

盛彊至於懿宗陷安南國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

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兩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國盧耽召兵東方成海門天下騷

動十有五年賦輸不納京師者過其後龐勛之亂起

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上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

屢叛南詔內侮也戍思亂龐勛乘之倡伐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唐

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

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

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忘通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賢王

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

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

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

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

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

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

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帝音亦諸王立馬以

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

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

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一

唐鑑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二 史部

唐鑑卷二十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自備米食兩盤與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二

一

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

以禁兵 唐宦者傳德宗慈父濮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

禁兵是以威柄 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 唐本贊唐

下邊政在宦人 來八世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王崇曰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贇立宣宗王宗

實立懿宗劉行深立 僖宗楊復恭立昭宗 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

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濮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眾至數萬寬旬人黃巢亦聚眾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 任平 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二

二

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書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

夏邑 書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 又曰降

監商民用又讎斂 書微子降監商民用人讎斂 此

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

出閹尹不惟賦斂剝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

私鹽之盜商賈之事 行曰商生日 賈賈音古 皆官為之使民無

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

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可以

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王子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逆強諫紂

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世人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二十二

三

主蒙弱閣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避世不

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為仁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

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

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楊寡見云先王惠德之不達於下也

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

况君為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

矣孟勝文公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

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

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而易

也夫為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其愛君可知矣苟

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

外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

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二十二

四

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

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

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攷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

召宰相不謀羣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

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

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

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

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

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攷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順津墓音麻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

越幾於亡矣幾音機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

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

末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

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

者樂告以善道干旄詩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國家可

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國苟上下否隔易否卦上不

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

哉

二年六月羅渾擎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

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

是月大戰於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

村民為俘送府俘音孚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

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

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

猛火書盾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熾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以來

將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為俘馘而

上不知之其為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

虞王師也虞度也先王以用兵為戒豈非以所害者多

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還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

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縋城得出引兵還晉

陽上表自陳為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

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

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

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狡禍賊狡音

異日必為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率本道兵討之

不用度支糧餉度徒各切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

卿寬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

攻者朝廷不復能為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瞻彼洛矣詩賞

善罰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錯諸枉使人各當其所當去聲物

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

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赴

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宜

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

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

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

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彊弱自相勝也不

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

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

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

為彊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

誓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書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王者之

於天下懲勸前賈誼傳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

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

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駱音洛復懷西顧之討乎宜

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攷之黨言於帝曰此疏傳於

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

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以

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彗孛妖星夫忠臣欲救社

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

孟離婁上離則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攷奏復如舊制令攷自

兼兩河權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

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攷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

附已者覘切輒圖之令攷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二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二 八

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為秦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間音諫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九

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為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難去聲書曰怨不在大書康誥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豈不信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祖禹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長丁文切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弱欲專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謂之定策唐楊復恭傳復恭定策立昭宗李茂貞上復恭書曰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又見下卷昭宗紀夫立君以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援立為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十

唐鑑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三 史部

唐鑑卷二十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
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
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初張濬因楊
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三

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

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

為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 相去聲 私謂詔使

曰 使去聲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

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

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 從七 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

外制於彊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

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

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

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

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

所為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

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

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

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

俛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以濬為河東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三

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揆為克

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鋸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

又敗克用上表訟寃制以孔緯為荆南節度使濬為岳

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

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

下猶將十世宥也 見上 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

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

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為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為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秦和扁鵲古之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將起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關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

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姓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小人有功而

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夫無功猶不可長也况其有功何以堪

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

官人也故曰刑臣至與天子為敵昭宗親戰用大師然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為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為然八月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臣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厦之將顛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况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平聲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賣弄終為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已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社稷宗廟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益公孫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杜絕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諫爭路絕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洛音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三

五

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偓音握十一月帝獵苑中夜醉歸

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為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書奉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

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后曰官家起依軍容語宦官扶帝與后同輦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搨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李師虔將兵圍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錢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為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三

六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敬容為

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讎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將相將相並去聲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為唐史者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三

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誼譁訴胤減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

胤知謀泄急遺朱全忠書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音善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於號縣之北進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還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卧未死肉已為人所鬪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大肉直錢五百茂貞儲待亦竭以犬彘供御膳帝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栝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會議與朱全忠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三

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三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

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已入長安庚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者詔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咸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官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胤結朱全忠各

倚彊藩以為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為城社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為將來之永鑒哉

唐鑑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四 史部

唐鑑卷二十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
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
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
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四

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
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為御營使
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
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
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
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
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
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

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御
札告難於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
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
於王建揚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
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
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
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
俟變怒甚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 卷二十四

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
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
而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預選二百餘
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
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
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
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俟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
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嚙

中指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茂貞等
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
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至洛陽
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
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
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
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
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弑之漸榮
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玄暉乃
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弑逆宜立暉王
祚為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柩前
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
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
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周紀平王立
東遷于維邑辟
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
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歷數百年而不亡
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

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取
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為藩
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唐僖宗紀
光啓元年
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張濬傳時朱全忠請
舉兵誅李克用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
寧暫待太原指非所有濬固爭討之斷兩雄勢帝曰
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
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願一時事爾帝乃決出師
詔濬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罷濬司馬
光資治通鑑光曰昭宗始則張濬覆車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而唐以其戎狄之
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
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彊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
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為朱全忠所弑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
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
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
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為

太常卿樞以為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廷範以梁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勲臣自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為刺史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皆為司戶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樞損遠為瀧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

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有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言行錄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恤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有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

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鄉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為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為相去聲進不由其道矣。孟滕文公惡不由其道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離妻云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嫉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戮其尸令殷殷衡弑太后追廢為庶人斬璨於上東門輟廷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孟離妻云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

天子數年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身易一族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如朱溫二主為後唐滅晉石敬瑭二主為契丹滅漢劉知遠二主為後周滅之類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書大禹謨云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闔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

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既歷

三紀而其風未殄

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紂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

累聖人之治猶如此

累去聲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天

寶以後

天寶玄宗年號燕趙魏不為唐有。燕平聲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

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
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
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社
左社蠻夷之俗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
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
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
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
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禪音善以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
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
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
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
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姦險趨利賣國
與盜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
綬璽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而不以為羞惟

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為狂惑不祥之人矣豈
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
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耻之習歟前賈誼傳禮義廉耻
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年九十年三百年舉大數而無一忠義
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耻以重其國
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於梁梁封帝為濟陰王明年
為所弒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
仁孟離妻云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凡有
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
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
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不賂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
而待之以寬書微子之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人心悅而從之故其
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及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

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為三謂魏蜀吳數十年而

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為盜賊而

已矣言之可醜牆有茨詩不可道也豈足道哉然唐

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

其大畧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

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

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

國日淺朝命絕二十餘年高宗崩武后稱制號天

之宗黨弑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

睿享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

雲元年八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矯遺詔自立為

元之治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室遂微本

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肅宗以後無稱者惟憲

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元和憲宗年凡唐之世治日

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

齊家以正天下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者先脩其身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

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偏迫也音此其閨門

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

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

承平百年者也揚雄曰前漢揚雄陰不極則陽不生

亂不極則德不形唐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太

祖皇帝順天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

神武所臨海外有截詩商繼以太宗文治記祭法文

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鳥鷲詩太平之雖三代之

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

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

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其養民也仁其

奉已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

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

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藩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

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

施及羣生前董仲舒武帝制策德澤洋溢施於方外延及羣生功利無窮較之

唐世我朝為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

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

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書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

唐鑑卷二十四

唐鑑序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脩資治通鑑臣

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由昔隋氏窮

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

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

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

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前王陵傳宰相下遂

萬物之宜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

上人離於下宇內地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

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記中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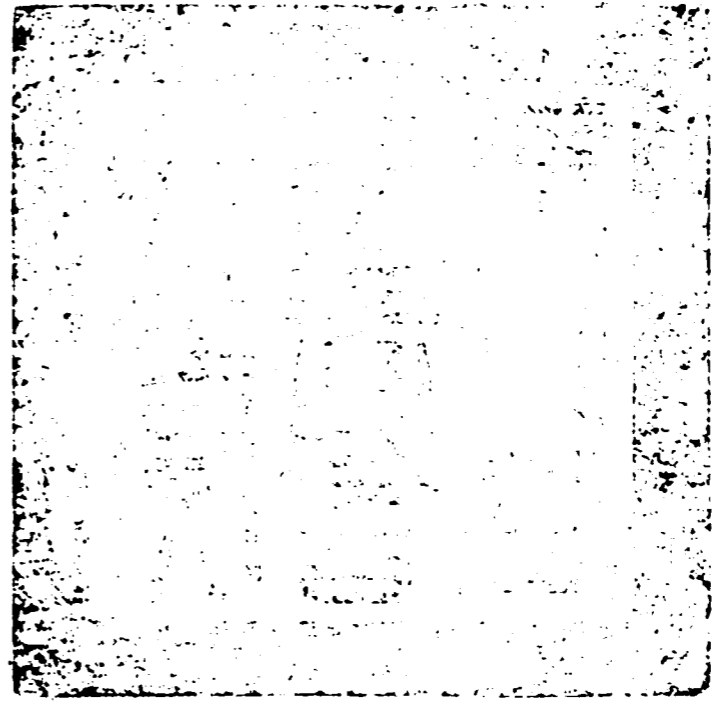
武之政布在方策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

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書名臣謹采唐

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

為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

睹矣臣謹上



覆校官助教 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 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 臣王元勛
謄錄監生 臣周元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二

御製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皇
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
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
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幅
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御製序

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
異集覽考證正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
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革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
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
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
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
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壇代崛
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

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

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御製序

二

大學士臣劉統勳等謹

奏臣等叨直

禁廷預修史牒時稟

睿裁之論定獲觀通鑑之成書惟閱綱備揭乎

御評而

特筆僅臚於輯覽雖徵文而咸備欲約指而未由非釐

闡要之編曷副專行之實竊謂監水者見分深淺

必至虛而其照斯澄攬鏡者辨析毫釐匪至明而

其光易炫傳疑傳信難究知人論世之名言異學

異師罕期摘伏發微之卓識是以臣等每從授簡

恒切紬書鋪陳祇囿於尋端是正未精於得間及

奉

聖明之筆削盡祛史斷之溷淆凡諸震聳覺曠之創聞

胥是天理人情之極則循誦已久名言莫加約其

大端宜可條舉蓋史例以編年為要而傳國以表

統為先興廢之間進退所係自彼界此疆之各私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奏疏

其主遂強予弱奪而莫得其平依古以來率沿其陋我

皇上出之以獨斷衡之以大公宋之二王以棄國流離而見斥元之至正與共主位號而偕存俾知失乎大命而難謀即欲託諸空言而無補布在方策昭然訓行至

皇朝鼎建之初值勝國社墟之會

天命斯集人謀允同彼大厦之已傾豈一綫而可續乃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二

獨排羣議

申命紀年既大書甲申之元又附著福王之錄所見者大非徒捐百家忌諱之為執中而權自能協兩儀覆載為量使前史早識此義將叢論何自而紛然其事為臣子所不敢言即其辭亦游夏所莫能贊若乃折衷人物訂証舛謫語之詳而擇之精刪其繁以增其簡旁逮屬詞而比事皆當傳後以法今特以卷過百餘文成數萬欲標至義必綜大全臣

等敬請勒為一書昭茲億世詳加甄錄細繹指歸謹繕全函恭呈

乙覽帙分十二而備條系八百而羸經

御撰者十之三

改批籤者七之五用是刊之

秘殿副在藝林證諸史之公是公非駭百王之心法

治法羣疑以之盡破成案不可復翻庶幾

教萬世之君臣永以為訓詎止示三長之法式賴有是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三

書無任懇誠伏候

進止謹

奏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評鑑闡要目錄

第一卷

自太昊伏羲氏起至漢惠帝止 共七十八則

第二卷

自漢文帝起至後漢安帝止 共九十四則

第三卷

自漢順帝起至晉安帝止 共一百一則

第四卷

自南北朝起至隋末止 共九十七則

第五卷

自唐高祖起至唐肅宗止 共七十二則

第六卷

自唐代宗起至唐昭宣帝止 共六十五則

第七卷

自五季梁起至宋英宗止 共七十一則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目錄

一

第八卷

自宋神宗起至宋高宗止 共五十九則

第九卷

自宋孝宗起至元英宗止 共五十二則

第十卷

自元泰定帝起至明成祖止 共四十則

第十一卷

自明仁宗起至明武宗止 共三十四則

第十二卷

自明世宗起至明福王止 共三十五則

臣等謹案

評鑑闡要十二卷大學士臣劉統勳等彙錄通鑑

輯覽中

御批凡八百餘則冠以

御筆通鑑輯覽原序蓋輯覽一書悉稟

聖裁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目錄

二

特筆評論發幽闡微多至數千條茲則專錄

親御毫翰所成及館臣撰擬而仰承

改定者按代臚列其間如正統系則隋戊寅大書

大業十四年而義寧為附注元戊申大書至

正二十八年而閏七月以後始書洪武至於

明末甲申之大書崇禎十七年乙酉之附注

福王年號尤為

聖主大公至正之道非臣下所敢擬議者正書法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目錄

三

則於賈充褚淵沈約之類書死狄仁傑之遷

拜及卒書周足為千古臣節之大防若夫破

拘牽之論訂傳會之說權衡是非糾正訛舛

多或累百言少則一二語莫不抉奧致精永

垂法戒臣等校錄之餘既深悅服亦尤幸萬

古史家得奉為指南云乾隆四十二年六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目錄

四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五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一

太昊伏羲氏

始教民佃漁畜牧綱

君民之道莫大乎教養伏羲氏作佃漁畜牧皆所以為

養也而教即行其中後世視教養為二者去古遠矣

炎帝神農氏

始教民藝五穀目

今之民即古之民古之民茹毛飲血初不知耕稼也後

世視茹草木而食禽獸者幾如異類不知彼之去古猶

未遠而已之反近於異類焉

黃帝軒轅氏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目

百里之國萬區依開方法應得積滿一萬萬里然考軒

轅方行所至以今輿地按之則西不過肅州北不過宣

化保安而東至海南至江幅員具在安得有萬區百里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二

之國哉可見史家紀載率多恢張失實如禹會諸侯于

塗山乃稱執玉帛者萬國亦此類也

帝堯陶唐氏

置諫鼓立謗木綱

治道當以帝堯為祖今觀帝即位之始首以授時為重

而即繼之以納諫後之臨民者宜知所先後矣

越裳獻大龜又有蓂莢生于庭目

聖人法天故天不愛道然帝之所以正四時而熙庶績

乃本欽若之一心所謂在彼不在此也

絲作九仞之城以堙洪水訖無成功目

九仞之城即書所謂堙也絲堙洪水而績弗成禹決九

川而民乃粒故治水之要隄防不如疏導此定論也若

九澤既陂則止水耳向嘗有禹貢無隄字之句意正謂

此第今古異宜以今日生齒日繁室廬櫛比之時衛民

防險又在審變者神而明之且束水刷沙而正溜以深

政宜寓濬滌於隄防之內比年淮徐河流頗覺順軌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二

明驗也治人治法可易言哉

帝舜有虞氏

帝作歌綱

註疏家以為帝舜之歌先言股肱臯陶賡歌先言元首此君臣交儆之義似矣不知勅命二句即歌語乃歌者永言申歌之意耳臯陶之意亦產於省成均發於自然而動於不容已謂其交相責難猶未免窺測也

夏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三

夏后氏大禹

鑄九鼎綱

禹鑄九鼎漢書及他紀載皆同金氏履祥獨據墨子之說以為后啟所鑄捨經傳而從子書非是至鑄鼎象物左傳猶稱近古胡氏宏乃以為圖九州道里貢賦夫道里貢賦何以稱象物耶蓋好異逞臆之病紀事者所不免

會諸侯于會稽綱

祇台德先之世即有不共命若防風氏者易所謂不寧方來後夫凶也後至之誅蓋有不得已然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可見大禹立政之大端矣

后相

遷于商丘依斟灌斟尋目

商丘在河南而斟灌斟尋乃在山東青萊所為馬牛風不相及何能相依或其時來從王難耶然云相依則是藉其土地民人之勢也古史荒畧鮮實可見一斑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四

后少康

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綱

國之統繫於君春秋之義君在即大統歸之新莽書更始之年則天紀房陵之蹟皆此意也胡氏大紀以少康所生之年為元歲足糾皇極經世之誤然是時夏之不亡其亦如綫耳

商

商王成湯

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目

應天以實不以文六事自責湯之至誠對天如此其致雨不致雨非湯所敢逆料舊說身為犧牲剪髮斷爪非聖人所為殊不足據

王武丁

得傳說為相綱

高宗中興令主然圖像傳巖之事致疑傷誕或當居民間時物色久屬特以起胥靡而作相恐人望未厭託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五

夢賚圖形所為神道設教而已君非高宗臣非傳說如之何其可

帝乙

長子啟以母賤不立少子辛以母正后立為嗣目

微子啟以母賤不得立使立啟殷何致亡後世立嫡之論觀此猶不悟者非愚而何

王受辛

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目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志也獻地請除刑與陳氏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何異市惠行權似非聖人所為予不能無疑

周

武王

作銘自警綱

機銘口生咥口戕口說者謂舊本脫字率以口識之之類予意不然易傳以言為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六

之主口生咥者即所云起羞與戎是也口戕口者即所云悖出悖入是也他本所傳機有作几作机者不如大戴禮於本義尤為直揭若盧辯所註出令依几之說雖不過沿文索解其義亦通

伯夷叔齊採薇有婦人曰此亦周之草木也遂餓

死注

夷齊不食周粟特謂義不仕周受祿餓死者亦云貧餓以死云爾古史考舉野婦之語竟似夷齊並不食薇以

致餒死不免固哉高叟之譏矣

成王

立大社土用五色凡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
以為土封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土以封之是削土也苞黃苴白
之說鑿哉

穆王

王西巡狩聞徐戎叛王乘八駿一日而歸日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七

一日千里長驅而歸雖順風揚帆有所不能而謂馬能

之乎蓋馬之健者不過能行數百里其能千里而不疲
者即良驥也後之務奇者並不識馬安能識良無怪乎
其論之失實矣

平王

元年東遷綱

蘇軾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此言誠然但謂平
王若不遷以形勢東臨諸侯諸侯尚未敢貳此則不然

平王本非撥亂反正之才并無奮發有為之志縱使仍
都豐鎬亦惟苟安旦夕終於不振而已其能西却犬戎
東撫諸夏乎且當時亦必有不得不遷之勢矣

魯侯請郊廟之禮綱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為非禮其言蓋引而未
發東遷以後諸侯放恣因禮樂之賜而并及郊廟王室
不綱從而許之則泛觴之失非自成王伯禽乎

莊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八

衛侯朔出奔齊綱

按史記宣公十八年納伋妻其年生壽及朔即於其年
朔讒伋壽爭死是則讒者爭死者皆甫生數月之子為
情理所必無且宣公死後宣姜亦幾老而左傳所云齊
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而後生三男二女既已
失節之淫婦又何待強而老婦連生五子又必無之事
紀載家失實傷理莫有甚於此者故為之考證如石
齊管夷吾為相綱

管仲制國大概本於周禮而行之以權便蓋限於時勢不得不然至山高乘馬準輕重而權穀幣儒者謂其漸開申商之學似矣然富國強兵霸佐之才所就固宜如是而已較之空談仁義流弊如宋襄者不更可嗤耶

襄王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目

孟子稱五霸齊桓為盛葵丘之會雖明其禁而內寵爭鬪先自犯之蓋無明德新民之實徒修勤遠歸好之辭未久而不渝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所謂正而不譎亦云彼善於此而已

秦人納晉公子夷吾于晉綱

重耳夷吾前後對使之詞賢不肖相去固殊然重耳若無勇犯亦未必及此秦穆既以重耳為仁又聽公子繫之言先置不仁以滑其中卒之河外之城未獲韓原之師已興譎詐相傾無非為利春秋無義戰彼時之民奚以為生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一

九

齊管仲薦隰朋于桓公注

蘇洵以管仲不能舉賢自代責其不知似矣然仲之疾未嘗不薦隰朋而朋之才又不及仲縱不死亦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况其死耶左傳記寺人貂漏師于多魚仲何不即于此時誅貂貂誅則易牙不能進而開方去矣仲豈見不及此毋亦慮桓公之不已聽而反聽貂以斥已耶所以為器小所以為霸臣

晉陰飴甥盟秦伯于王城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一

十

陰飴甥之對秦伯實可謂善于辭令

宋襄公敗于泓目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今不值一喙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晉文公出亡反國目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過牟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聽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

危矣

晉文公請隧王弗許賜之田目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哉

晉楚城濮之役子玉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目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師豈非惡其臣及其軍而自債乃事乎吾知申息之老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十一

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是理吁紀載家尚竒藻而失真實者蓋不可屈指數讀書者所宜尚論識時也

匡王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綱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晉凡五弑君較準噶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定王

五年河徙綱

河至春秋始有徙蓋其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鴻溝以東引或開八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寔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橫輩乃欲決遮害亭緣西山足載河高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于北則掩漳于東則侵濟于南則奪淮蓋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于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于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十三

晉楚邲之役晉先穀以偏師先濟韓厥請荀林父

同進目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帥與之同罪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謗也韓厥為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至債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晉士會入聘王享之用穀烝目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于殺蒸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于類此者多加褒語足知其見之固耳

簡王

晉韓厥論郇瑕之地沃饒近監令民驕佚公室乃

貧目

韓厥謂山澤林監令民驕而公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

然管仲不用此以霸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一

十三

靈王

晉祁奚舉其仇解狐及其子午注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內舉徇于所溺藉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焉

晉魏絳論和戎有五利目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同而辭亦類絳之語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內弱而

外強之時耳若夫知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齊晏嬰不死崔杼之難目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光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為是則太史氏之書為非歟

衛甯喜以復衛侯告蘧瑗瑗從近關出目

不敢聞君之出遂行不敢聞其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一

十四

齊莊公故臣盧蒲葵有寵于慶舍舍妻以女葵之

攻舍其妻與謀目

阿睦爾撒納所娶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女而阿睦爾撒納之妹庫克又為達什子諾木庫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準夷衰世之行矣

景王

吳季札歷聘諸國目

聞樂知政不過於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季札觀樂歷論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語多傳會左氏所以失証也

郊子言少昊時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目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唐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此可見一斑泥而師之如武盟定署名徒滋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為定論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十五

耶

鄭裨竈請用瑾竿玉瓚以禳火子產弗與亦不復

火目

子產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祛千古信邪之惑

許男飲太子止之藥卒目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啻不啻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三傳所載不同而子高聽止赦

止之說尤屬迂謬嘗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敬王

齊魯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侯懼獲過于魯歸侵邑

以謝魯目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載書之詞及以萊兵劫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十六

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獲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歷階藺相如完璧之伎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

吳城邗溝通江淮綱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費之惠若此也

元王

越范蠡論用兵目

范蠡陳策本諸黃老所為後陰先陽近柔遠剛說自奇特然不善用其法而徒襲其跡烏足以語行師哉

貞定王

晉尹鐸治晉陽請為保障目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威烈王

魏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論目

貧賤驕人實啟策士器陵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間而把持之顏蠋蠅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強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關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烈王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目

毀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即使人往視若所使者更為欺又當如何舜之明目達聰未必若是然稽實績而立明

賞罰自非庸君所能及

顯王

魏公叔痤薦衛鞅注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忍鷙之為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益所謂欲蓋彌彰者矣

魏有照乘珠目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即如衛鞅之流亦使之得志於異邦以致喪師削地乃沾沾以珠自喜宜其見鄙於齊威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盡可信哉

韓昭侯令藏敝袴以待有功注

一頓一笑固不可不慎然欲藏敝袴以待有功則視有功者太輕矣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乖張至於此向於日知齋說中已詳論之

慎靚王

衛嗣君聞縣令席弊乃賜以席又使人偽遺關吏

金以示聰察目

衛嗣君所為任小聰明而不知大體者烏足與語不逆不億而先覺者哉

報王

趙公孫龍論滅三耳目

聽者兩耳又有所以主聽者凡物莫不皆然三耳之名似竒而實非子高之言甚正世以艱深文其淺陋者皆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十九

拾公孫龍之唾涕者也

齊孟嘗君奔魏與諸侯共伐破齊目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趙受韓上黨降又悞聽秦間以趙括代廉頗目

趙勝受上黨之降史記譏其利令智昏然使受降而不用趙括不易廉頗秦雖見伐勝負猶未可知也既棄趙豹之言又受應侯之愚有不喪師辱國之理乎

魏信陵君盜兵符襲殺晉鄙以救趙目

趙魏唇齒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爪葛之誼盜竊軍符推殺國將則非為國乃為私且大悖理矣

六國

秦謀取楚李信言需兵二十萬王翦言非六十萬

不可目

楚屢為秦敗不振久矣必需六十萬始能制勝史家浮誇之辭耳兵在精不在多二十萬已難必其紀律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二十

勇銳之同况六十萬乎

秦

始皇帝

帝推五德之運以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目

五運終始讖緯所祖說肇於鄒衍用始於秦皇漢以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數為

皇極運世之樞紐其不經亦甚矣

帝東遊至陽武張良狙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綱

子房以蓋世才乃僥倖於聶政荆軻之計蘇軾所論良是獨是秦法之嚴而大索十日不得此或史家行筆之誤然亦可見無同仇之心而峻網不足恃矣

淳于越議封建李斯因請禁諸生學古及燒詩書

百家語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三

淳于越泥於師古李斯駁之固是然因此而盡燒詩書

則大非聖無法不特懲熱羹而吹蘆矣

二世皇帝

劉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及亡匿芒碭山中

居常有雲氣目

斬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興王之詞然以此而惑眾煽亂者亦有之矣

楚懷王聞宋義先策項梁軍必敗因以為上將軍

救趙至安陽不進項羽矯殺之帳中目

宋義能策人之敗而自不免項羽之矯殺所謂當局者

迷乎

楚漢

五星聚東井綱

天道遠人事邇沛公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然應天順人若以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公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三

論如琴絲則其事之真偽從可思耳

漢王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目

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漢王既入即當迎取太公乃亟亟於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秦何異卒至家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俎而分羹之語雖出權變實非君子所忍聞也

楚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進佯驚非亞夫

使即持去更以惡草具進目

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為奇而世傳之可發一笑

漢

高帝

婁敬言洛陽形勢弱請西都關中目

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即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三

敗洛陽關中斤斤比較失之遠矣

詔定元功位次鄂千秋言蕭何全關中功第一上

善之封千秋安平侯目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申明其說耳被以上賞過矣

吕后給韓信入賀使武士斬之夷其三族目

韓信之冤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回亦弗問北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於此矣

帝欲易太子立趙王留侯招四皓從太子竟不果

易目并注

四皓調護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豈有張良叔孫通輩死爭不得而四老翁轉得持其短長者杜牧安劉滅劉詠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十數年之後乃如觀火豈有不知已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蓋早已見及故欲易之耳牽愛戚姬欲立乳臭乃信其失使高帝廢惠而立文吕與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四

薄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吕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牽愛猶帝之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惠帝

吕太后以戚夫人為人彘惠帝視之驚病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目

樂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為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實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曹參為相國日飲醇酒不事事注

惠帝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沈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靜寧壹之稱非公論也

匈奴書襄嫚樊噲請兵擊之季布斥其面謾太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三五

因報書遜謝目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為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腆顏不愧而猶以布言為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帝以複道乘宗廟道上欲壞之叔孫通言人主無過舉願更立原廟目

叔孫通所謂導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張辟疆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呂氏權由此起目

辟疆揣度之詞平勃遽為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疆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致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柔奸自全者流方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喙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一

三五

史臣論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

注

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至當

評鑑闡要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養要卷九千六百九十六 史部

評鑑闡要卷二

漢

文帝

陳平言宰相上佐天子決獄錢穀自有主者目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矣然平非實能如此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史臣但云治平為天下第一

而未嘗實指其政豈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不蔽賢者矣非王成黃霸輩所能及

除田之租稅綱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帝在位常以敦樸為天下先目

文帝仁儉之德當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採傳會轉

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

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

事寧有刺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

武金為止貪不幾執宋襄徐偃王愚懦之見窺尋令辟

哉向因讀史屢及之蓋以辭害意古今通病不可不知

景帝

鼂錯穿廟垣垣申屠嘉請誅錯景帝不聽目

臨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為之曲庇一徵之對簿何以服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人心哉

上與梁王宴飲從容言後傳于王目

以傳位重事為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放寵召亂即剪

桐之誤亦不可比類矣

帝從表盡言殺鼂錯以謝七國目

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際斷不可誅之至其贊畫縱不

得為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黃輩甚遠景帝既與定計

旋為讐口所動斬謀臣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

之其識見卑鄙不更出建文下乎

田叔等往治梁獄還盡燒獄詞空手來見日

田叔案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燭火自熄矣然使明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爭誹謗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史臣以周成康漢文景並稱注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屢矣獨其休息愛民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二

三

尚不失蒙業而安耳史臣以之並擬成康未免失實

武帝

李廣屏居南山注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為盡官守之職者其論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翫法莫此為甚武帝英明似不應聽其出北射石之事鄰子虛以資名談可耳余以為不宜入正史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綱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諸侯之意同然叔世風漓鬪爭兼并釁且益滋耳

以張騫為大中大夫綱

張騫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而西確然無疑者乃史稱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証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二

四

以白鹿皮緣以藻績為皮幣目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蓋欲以抹盜鑄之幣耳不知錢且盜鑄幣又不可盜造乎

單于乘六騾目

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塞外率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產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偽

帝以列侯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遂坐以酎金輕及色惡奪爵者百六人目

酎金已非善政以此陰中無應詔攻越者益可笑矣

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敗還帝使遮王門不令入貳師遂留敦煌注

以求馬故惡少佐軍名不正已甚矣及至士卒飢罷引還乃遮之玉門外不聞有濟軍需思改絃之政徒聽貳師留敦煌是何籌策乎然武帝雄才大畧決不如此史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二

五

傳必有所闕

大發兵出敦煌益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目七科徵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然皆未練之卒也至贅壻賈人市籍皆無罪者不幾驅市人而戰耶欲以克敵定功難矣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綱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凜然不少挫固足以風世勵俗然史家謬以齧雪餐旃詫為異事夫雪或

可齧旃決無可食之理即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失於誣即野鼠草食亦祇可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當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之粟亦飾辭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曰奇節吾未之信

李陵戰敗降單于目

李陵恥為貳師屬役以及於敗乃甘心叛降所謂小犢債軋破犁也司馬遷以為欲得當報漢其誰欺乎以是罪遷不為過當然遷恨武帝深矣其為史於武帝尚得有美事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二

六

王賀為繡衣御史捕盜多所縱捨言吾活萬人後世其興注

盜傷人者也縱一盜不知其害幾何人而況萬餘盜乎如是而謂有陰德史家之顛倒是非可知矣元皇后之出其家亦偶然耳然馴致移漢祚則賀殆罪之魁耳何嘉之有

壺關三老上書為太子據辨寃目

太子而反天下大變也子盜父兵殺讒者尚可合戰五日何為者而壺關三老上書辨其寃所謂亂民之尤彼必陰有以窺武帝畧悔之意觀太子之復位居首功耳人情險巇吁可畏哉

田千秋上變訟太子寃並稱夢白頭翁教臣言目千秋亦三老之見至謬稱白頭翁荒誕甚矣此武帝之信邪有以致之遂以為丞相不更可笑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二

七

殺鈞弋夫人趙氏綱

武帝雖鑒呂雉之禍而為此然非有人心者所忍聞彼呂雉之禍亦高祖有以致之耳不思善處預防欲以陰毒為弭患之計謬矣

上官桀為廢令馬多瘦武帝問之桀飾詞以對由是親近注

上官桀以辯給免過耳武帝遂信之至於託孤宜其後日不終所事也然霍光金日磾豈非武帝特識之人乎

故武帝所為大有過人者亦有大不可解者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綱

燕王請入宿衛不臣之跡已著至連兵構釁更當伏管蔡之誅乃曲赦弗治是霍光有公旦之誠款而無公旦之才識矣

眭孟上書言大石立僵柳起當求賢人禪位目

眭孟伏誅罪當也宣帝官其子何為乎

昌邑王有罪綱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二

八

奉迎昌邑光恹恹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處得當為無過耳其時皇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諮訪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謀之不臧乃轉咎舊日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道

宣帝

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不受綱

政自人主之政苟不幸遇冲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體况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

無二議光請歸政名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駭乘之
憚故為是假藉權術乎卒至釀成弒后之禍誰執其咎
哉

東海有孝婦被誣死致早三年注

孝婦固不可屈殺然致早三年則誰為之且三年旱亦
甚矣屈殺孝婦之太守本未即死而黎民飢餓死者不
知其凡幾矣山川有靈必不為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
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食者方以為美談予
故表而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二

九

賜霍光葬具如乘輿制度目

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論史者且
非之宣帝可謂昧於經術矣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綱

宣帝課吏可謂周詳然王成首以偽增戶口賜爵則知
綜覈名實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以地震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目

池籞假民與鄭僑乘輿濟人不大徑庭遇災而懼何如
懼於未遇之前然較之不知懼者為已善矣

龔遂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目

賣劍賣刀必有售者則仍郡民也使皆不售賣又何為
遂之勞來務本固屬循吏予但惡史之飾辭

封丙吉等為侯下至郡邸獄復作者皆受官祿田

宅目

宣帝亟亟修恩報德乃至郡邸獄復作者皆受官祿田宅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二

十

細人感其私君子譏其鄙非君道也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綱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彼或豫知
孝元庸懦不堪輔導是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於自計
耳且五年纔通論語孝經安得遂謂之盡職而愬然求
去帝及太子何必各賜如許之金今以其斤兩計之已
逾千兩千金不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
未卒業之師傅哉班史欲艷傳其事不覺措辭過當未

可盡信也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綱

賜功臣子孫固獎勲善政然酌給金復其家使奉祀足矣百三十六人人各與以黃金二十斤當值白金四十餘萬孝宣去武帝財賂衰耗時不遠安得如許帑藏為揮霍之費乎足徵其妄

趙充國擊先零叛羌羌數挑戰克國堅守自

充國緩於進擊或其時羌無大畧招撫罕开則其勢已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二

十一

孤可不煩兵而定使羌本桀黜勁敵有大志而乃自托持重不擊則適足為養癰之患罕开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為充國用耶兵貴知時非可執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不易良策

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内侯綱

黃霸治郡自不愧循吏至為相而功名頓損則趙魏之老滕薛大夫之謂也若嚴延年因其以鳳凰受賞心内不服及相府神雀來集欲奏復止或出附會之語然宣

帝好祥瑞之失亦足見一斑

帝告太子以漢家自有制度目

宣帝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懦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為天下得人難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益啟其覬覦之心乎益大本既乖措施必無一是者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二

十二

呼韓邪款塞目

時黃霸之言頗得體而宣帝聽望之議待呼韓邪以不臣之禮失威重矣姑息者率以望之為是苟悅以非禮關之宜哉

元帝

弘恭石顯誣奏周堪等請召致廷尉帝不知致廷尉為繫獄可其奏後令出免為庶人目

不知廷尉為獄已屬昏愚既知而出之獄又聽讒以免

為庶人元帝之為人可知矣罷珠崖赦廣德皆小節耳何足稱哉

賈捐之以數短石顯不得官乃與楊興謀詭為奏

薦顯捐之又自奏薦興顯聞而發其謀捐之遂

棄市目

捐之朋比為奸自貽伊戚短顯薦顯尤所謂授人以戈

不智之甚者子與氏所惡於小有才尚非其比興亦傾

邪小人熱中躁進其後雖諫封王氏實不足蓋其前愆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二

十三

耳

馮奉世論擊叛羌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目

奉世所陳頗為明決至謂用兵之數必計敵而倍之欲

以兩人制一人不堪一喙白登之圍冒頓精兵四十萬

法當用八十萬倉卒何由而得

陳萬年嘗戒子咸注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誥此誰所傳者或美

咸為直臣子謂定非孝子

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綱

甘延壽等之薄康居斬郅支可謂得臨敵機宜彼雖矯

制發兵前既上疏自劾後亦未嘗貪功喪師其事固當

獎也乃一時口說妄騰後世習而不察往往於汲黯之

矯詔發粟則傳為美譚於此則過為吹毛求疵惡勞喜

得人之常情蓋可鄙矣

太子驚臨中山王喪不哀帝大恨史丹以預戒太

子毋哭泣感傷陛下為解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二

十四

史丹詭奏或美其能全嫡嗣然成帝繼而新莽之篡定

矣所謂安劉適足以滅劉且不泣與不哀大相逕庭元

帝懵懵以數言而解置之不問蓋天欲中衰漢業有非

人力所能為耳

成帝

王尊劾匡衡張譚知石顯等專權阿諛不奏及奏

反言先帝任用非人目

王尊數言所謂誅衡譚之心譚故碌碌衡乃明經者不

大負所學哉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甚因奏洪範五行傳帝心知

向忠然不能奪王氏權目

心知之而不能奪在他人皆可言在為君者實無是理也

賈讓論治河三策目

賈讓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策然西薄大山固可不致

汎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為限且既有堤又豈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二

十五

有久而不潰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

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哀帝

大赦改元太初綱

自眚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

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

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下司隸鮑宣獄綱

丞相官屬不法司隸鈞止職也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

倒置已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稱

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韋以閉距詔使曲為周

內鄙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眾當時之政尚可問哉

烏孫大昆彌來朝綱

漢哀短祚國勢衰敝試思當時為何時適會昆彌內難

偶爾入朝自以為榮不亦鄙哉

孺子嬰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二

十六

王莽請璽太后不肯授目

莽之篡弒元后實釀成之觀其受新室文母之號恬不

為怪已可概見至是乃莽莽一璽蓋亦掩人耳目之為

耳班彪謂婦人之仁猶不免為其所愚

新莽附

太皇太后王氏崩綱

莽既篡位漢統已絕元后宜書漢也然莽之篡漢皆元

后有以成之則元后實漢之罪人綱目去漢字義深哉

收郅惲繫獄綱

莽篡據已踰十載惲乃上書欲其復還臣位豈特說不能行亦失徘徊觀望矣適其時郡國兵起莽心內不自安又因經織之言奪其所恃惲之幸免亦幾希耳然以視文飾符命紀頌功德者則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秦豐起兵莽問羣臣方畧徵公孫祿與議目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公孫祿身為漢臣乃因莽召問就徵與議非以漢臣盡忠於莽乎論者但責其失出

處語默之道猶膚見耳

淮陽王元

鄧禹進說光武以定天下之計目

鄧禹進說極似韓信登壇之對不過數言而成敗之勢了然其識有大過人者所云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雖草創要語然帝王治世之道誠不外知人安民而已

光武斬王郎得吏人與郎交關文書會諸將燒之

目

光武平王郎燒謗書胡寅以為意師高祖封雍齒然高祖因沙中偶語以張良之策用權弭變光武則不因贊勸出於幾先以視高祖雖大小不倫而精麗有間矣

後漢

光武帝

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目

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時承喪亂衆志未齊出險濟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不足為盛德之累觀

後竇融之言可知向亦作論及之

鄧禹以飢卒邀赤眉戰輒不利目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非置之死地而後生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謬以飢卒邀戰為禹罪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畏難選懦者流以口實矣謂禹為忿兵無成或庶幾耳

彭寵反其奴子密斬寵以降帝封為不義侯目

高帝斬丁公固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實

國之叛臣興王之際削平渠醜不得行賞為招徠殷
義士周頑民其事可反例也然封侯則已過而又號以
不義是誠何據耶

帝聞耿弇為張步所攻將自往救陳俊謂弇宜待

上來弇言不敢以賊遺君父乃大戰破之曰

不以賊遺君父非獨忠忱懇到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

王守仁擒宸濠事跡雖相類然正德直以賊為戲又豈

宜從不可以臨淄為比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九

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以善事上官廷以忠臣不

和和臣不忠為對注

善事上官固非正論至謂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語亦有

訾協恭和衷固虞廷懋政之經和而至於朋黨營私則

不可耳晏子和同之辨頗當

盧芳請朝及昌平止之芳遂疑懼復反注

降渠請朝何必却之致生疑懼而復反大約無定見而

遲疑不決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言此非爾所及目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問陳似欲
使太子不知攻戰之事者英畧如光武必不出此審然
則周書克詰戎兵之訓為非乎史氏蠡測安能識中興
帝王之大度哉

梁統請更定律網

刑罰世輕世重要以弼教為本梁統所言固未及此而

杜林矯枉過正亦失刑期無刑之意至云菓桃菜茹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三

餽無妨於義則陸贄所謂鞭靴不已必至金玉之言反
謂不當乎

梁統論漢自初元建平後盜賊浸多以刑輕易犯

目

高祖至孝宣蓋因初開國民少而風淳又數世皆權在
上政治清明元成以後太平既久民滋而風漓又數世
皆權在下政治日壞此盜賊之所以浸多也梁統之言
所謂舍其本而求其末矣

帝詔州郡檢覈田戶吏牘中有河南南陽不可問
語東海公陽言河南多近臣南陽多近親田宅
踰制不可為準帝使考實果如所言目

光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問
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
明帝英察謬以不近理之事贊之耳予以為不足信

詔許羣盜自相斬者除其罪目

揚湯止沸一時權宜大亂之後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

致亂不可為訓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二

三

南單于款塞議者謂不可許目

單于構難自分南北款塞何不可許而議者紛紛欲拒
之彼不過持不開邊釁之說耳不知能自強者外侮不
敢窺不能自強者雖謹守而外侮亦將伺其隙增幣和
親損國威重而反以為得計者可謂強顏矣

遣馬援征武陵蠻綱

趙克國平羌馬援征蠻皆屬老而益壯乃克國卒以成

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為之抑亦遠猷勝算援固
有不逮克國者至於身擢瘡瘍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
義實為無愧胡寅乃謂馬革裹屍幾於馮婦若然則臨
陣鼠竄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刻論直是庸談

馬援征蠻失利帝使梁松責問目

梁松與馬援有隙光武宜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
問使非宋均平羣蠻則援陷無辜如國事何帝益未之
思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二

三

桓譚極言以識決事之非目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
命則甚正光武以為非聖無法幾致大戮實過當矣

明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綱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
得廁名者萬修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為因椒
房之親然當時若鄧晨之首從南陽來歙之捐軀隴右

曾不得與王常李通並預增益之數又豈皆以戚屬故耶則當時之旌表實有不服人心者矣

帝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注

明帝杖撞藥崧入牀直令人噴飯

宋均為九江守虎皆渡江東去目

劉昆既稱虎負子渡河宋均在九江虎又渡江東去善政亦視感民何如耳豈有於虎史家侈談相襲令人致疑循吏之實政其誰之罪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三

馬后言諸王封域過儉帝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

等目

馬后固不宜請子封而明帝之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善政多給更為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繩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於無子男之爵立錐之地而後可此則明帝好名矯枉過正之論不自知其蹈於不可循矣故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章帝

時大旱鮑昱因言前治楚事恐未當其罪注

昱典治楚事既知寃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隔十年因災變始及之以是為直其誰不能

鄭眾奏耿恭單兵守城鑿山為井煮弩為糧以當

匈奴宜蒙顯爵詔拜恭騎都尉目

鑿山煮弩與蘇武吞氊齧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四

此為足延累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典屬都尉之拜未免失旌功勵節之義矣

太后詔不許封諸舅爵注

我子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馬后此語實明帝好名之意有以啟之至馬后謙讓實足佳然母后而有此詔究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封馬廖等為列侯綱

章帝當成母后謙讓之德斯為真孝曲封外戚以致明

德有長恨之歎盡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怪矣
豈當時史氏亦不無過甚之辭耶

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綱

句踐早婚嫁重丁男益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
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比戶皆予以胎養穀三斛
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第五倫自言曾却千里馬之餽而心不能忘又兄

子病夜十往退而寢安已子病不省視而不眠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三五

竟夕注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為誠直吁亦奇矣

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使憲北擊匈奴以贖罪綱

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憲請贖罪遽令行師此舉實
為無名

和帝

聶尚代鄧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

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遂與諸種復寇金城塞目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衆也聶
尚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為禦外
夷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境兒童不捕雛雉注

循良自貴實政飛蝗越境兒童不捕雛雉未免誇誕失
真與虎不渡河何異耶

鄧后令禁郡國貢獻注

郡國貢獻本非中壺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禁絕見稱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三五

足以覘漢家制度矣

安帝

封鄧騭兄弟為列侯騭辭不受綱

鄧騭於侯族中尚稱賢者然後為大將軍本無大功王
主以下候望於道光震都鄙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
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真賢也

諸羌復叛綱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插既已失宜至叛無器甲而郡

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以灾異策免三公仲長統著昌言以論其失注

既為三公於官威擅權鉗口戀職非不能變理而何然

專以灾異諉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司空周章密謀廢立事覺自殺曰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為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

從合外庭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密謀誅人及廢后之理

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為亂非人臣正道劉友蓋謂其死

自取當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三

羌寇河東緣邊令長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曰

百姓不欲徙乃至刈禾稼撤室屋是較羌禍更慘矣然

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為人上者觀此而不思明目達聰

詰戎勤政可乎

班勇議置西域屯田注

班勇所議乃襲超留屯疏勒遺策然其時虛耗特甚勇

說本難盡行雖後屯田柳中復通西域為不出勇所料

然河西被害實亦有所由也

鄧太后臨朝每躬自減撤以救災厄曰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以救災厄豈女后之事

耶且前稱太后以鄧康數諫宗門滿盛大怒免官此又

稱太后詔康等以貴戚食祿面牆弗學為戒記載自相

矛盾至此何以傳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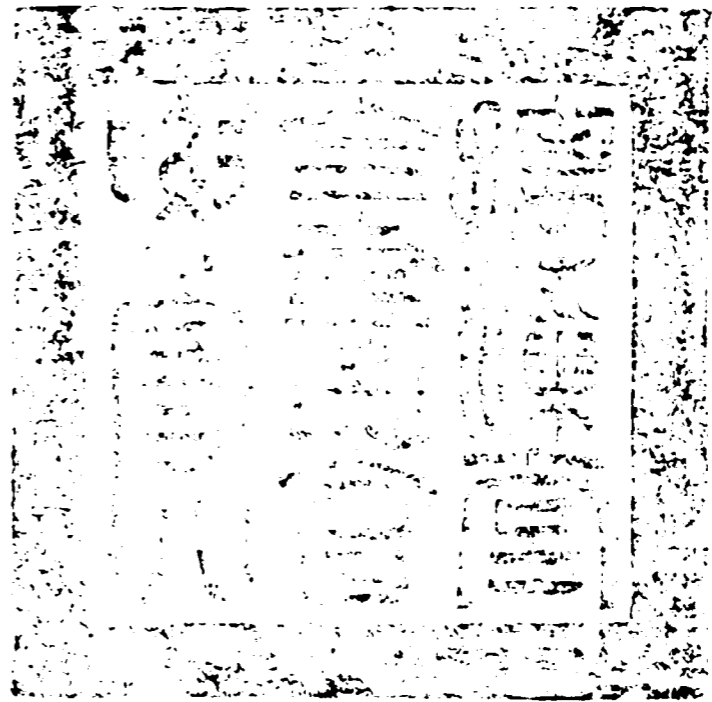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二

三

評鑑闡要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騰錄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三
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七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三

後漢

順帝

孫程等以罪遣就國周舉謂不宜忘其援立大德

目

周舉說朱伉以功臣大德不可忘者實掾人也則時稱
舉為忠鯁者亦可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大將軍梁商卒綱

梁商甫歿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覆轍東漢之不為
梁氏竊者幾希即藉宦者誅冀實抹火抱薪之為非曲
突徙薪之計也

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後自首待罪吳祐
謂觀過知仁還以衣遺其父注

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即實原其
情宥其罪可耳仍以衣遺之民則何辜事出好名不可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為訓

種暲手劍當車目

中常侍承帝命召太子恒事也種暲即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手劍當車是儼然以父子為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方譽以為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桓帝

廉縣雨肉綱

當時亂政自足以召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二

續漢志引羊福由於枉誅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馬融除南郡太守謁梁不疑梁冀詞知之諷有司

劾融貪濁注

不疑本與冀為昆弟曾斥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冀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為自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實不得謂之皆信也

陳蕃奏賞濫寵多以致水旱帝頗采其言目

采女數千所出僅止五百左右無功降封侯為鄉侯如

此調停所謂月攘一雞之類觀水旱十傷五六不聞一議賑貸其義自見

度尚討桂陽賊士卒以多獲珍寶莫有鬪志尚詭

使出獵密焚其營以激厲士卒遂大破諸賊目

度尚焚營雖以術御士出於無可如何然較項羽窘迫

沈船頗為勝之

靈帝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三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綱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貪援立功即受侯封蕃有舊勛卒辭上賞所見相去甚遠然蕃因武雜考鄭颯雖有此曹子何復考為之語終乃以武坐失事機並嬰禍敗不得辭寡斷之譏矣

張儉望門投止注

張儉亡命跡類岑暉故馥之責儉與賈彪之拒暉所見頗正夫平時既以名士自處罪不逃刑之義尚不能守

其名又何足稱卒致望門投止連染無辜不亦鄙哉

黨錮之禍惟申屠蟠獨免目

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為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囿於清流虛聲率以拘牽坐失事機難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諉之運會使然也

趙苞母為鮮卑所劫質苞出戰破賊目

程子論趙苞而及徐庶不知庶在當陽與昭烈君臣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四

分未定尚可言去使庶處苞位亦將捨郡全母乎至方孝孺所言更非正論彼既挾其母以要之欲求兩全勢必兩失首鼠兩端者率用藉口為苞計者設計全城可也進戰則太速矣然終以死報母則其節有可憐憫而不可竟以不知義罪之矣

段熲以阿附王甫自殺目

段熲平定兩羌漢末將材所謂錚錚佼佼者乃亦阿附閹豎晚節不終雖時勢所為然究失卓志矣

帝寵張讓趙忠等目

呼常侍為公母千古奇事如此而不亡國者未之有也王允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帝責怒讓竟不能罪讓以事中允目

黃巾約封譚等為內應其言猶出於張角弟子至王允奏上張讓與黃巾交通之書雖中主亦當立置於法乃反信讒罪允是真亡國之君胡寅以中人以下目之猶為失寬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五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綱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至謀廢帝是直叛自殺乃自取之無足惜也

獻帝

蔡邕議省和安順桓四帝廟號目

子孫議祖父臣議君此何政耶且當時所當急者不在此也邕汲汲請去已上廟號特媚董卓之為耳所謂逸才多識適足濟其邪故孔子訓子夏曰毋為小人儒

孫堅破董卓卓欲與和親堅拒之目

堅之拒卓詞嚴義正至操責諸將進榮陽未免言大意誇其實別有所圖也故操敗而堅勝

朱儁就李傕之徵謂欲乘傕等之間以濟大事注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徵而儁較嵩尤陋觀其對諸將方謂庸兒小豎變難可乘乃反為劫質大言不慙莫甚於此

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綱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六

虞號為寬厚而軍無部伍其惜民廬舍戒無傷餘人皆適足自貽伊戚宋襄建文胥用是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薊南小城與虞相去不遠又何至興十萬之師乎記載失實比比然矣

袁紹圍臧洪使陳琳招之不從城陷洪被殺目

洪守東郡事跡極類唐張巡其答陳琳云云義正而辭嚴慷慨有烈士風終能死不失節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曹操殺董承綱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殺其身適足以危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董承與名正討賊者不可同日語矣

田豐說袁紹乘虛迭出以困曹操注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荀瑩三駕敬楚之術同瑩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七

袁紹殺田豐注

既知不用人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尚冀子能克家哉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定議勿遣目

瑜不獨持論雋爽規畧實中事理使瑜不死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曹操追攻袁尚袁譚至鄴郭嘉請緩之以待變目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

相殘乃踵武紹術之操戈天道好還信哉

曹操攻鄴表尚使李孚入城注

李孚出入嚴圍固自狡獪操付之一笑所謂因計用計也以此為操軍紀之疎其見淺矣

烏桓欲助表尚復故地曹操以田疇為鄉導擊破

烏桓熙尚皆被殺目

田疇不賣盧龍世所稱高蹈者然因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殲熙尚隱遜忠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八

魏崔琰毛玠並典選舉目

六計弊吏以廉為本與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儉一端尚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偽尤甚其選舉又曷足憑耶

龐統勸劉備取益州備言我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目

凡事與操相反雖為矯枉之計亦屬沽名之舉龐統之言自是達識彼拘文牽義坐失事機者罕不為子莫執

中之流

曹操攻孫權權呼劉備自救備請劉璋益兵目

東吳兵勢方張且有魯肅呂蒙等為之經畧操至濡須何至呼備自救此蓋備藉口請劉璋益兵之詞劉璋無能爾時若聽龐統上計成都可立得然備雖稱英雄亦實內怯宜其聽中計耳

劉備孫權分荆州綱

荆州東南門戶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扼而操挾天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九

子以今諸侯遂晏然得移漢祚權固無足論自私之罪備不能辭

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卒綱

綱目於大臣之賢者其卒具書官爵今以此例書操非予之也正以著其為漢賊也觀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其心跡矣劉友益謂幸其死故然迂甚

蜀漢

昭烈帝

魏主丕與吳中大夫趙咨問答注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已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責任子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迂儒昧此不知遂至決裂好名之舉紛如

魏楊彪自以漢室三公辭魏太尉之命及是為光

祿大夫目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十

而死乎觀其於光祿大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

恥辭十萬而受萬尚得謂無虧全節耶既貪生復好名

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魏主以吳不遣任子怒欲伐之劉曄言不可倉卒

目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注

楊顥之言似是而非蓋時當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

整頓國事何賴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赤矣不知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帝禪

諸葛亮生致孟獲七縱七擒目

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艷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脫鞬試鷹發押嘗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十一

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吳主與太子親受田目

楊顥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而親受田

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帝忽爾降魏忽爾伐蜀忽爾行

成總無定見也

李平以罪免官諸葛亮與蔣琬書言平腹中有鱗

甲不圖復有蘇張之事注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視國事如

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蘇張云云語涉詆誣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魏主叡將伐蜀劉曄入贊議出則言不可伐及為

楊暨所援反以不容責叡又向暨以大魚喻人

主注

釣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語其罪浮於面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容出而責暨云云儉邪變詐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試而後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十三

魏制三祖之廟目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無過此者

魏司隸崔林引周官考課注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堯舜之量材授職固不例此觀於吁咈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錄其語

遣費禕救漢中來敏詣禕別求共圍碁以試禕注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用逸待勞耳若以

從容圍碁為足能辦賊器量較謝安矯情鎮物猶為不及矣

費禕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而不廢接納飲博

注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此久為記載家蹈襲套語禕雖才優於允其不逮諸葛甚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淨名高豈可為法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十三

費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郭循刺禕殺之目

光武推心置腹何嘗不信任新附或因以建功要之駕馭有道耳禕之於郭循平日既非深知且為將而沈湎於酒以致遭患其失在禕更非岑來可比

姜維每欲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

目

禕之言似是而非試思後主昏庸信任奸宦安能保國治民若姜維雖近冒昧然其志固在乘機恢復也少與

之兵是自敗國事安得謂忠庸腐者流但言息兵則撫掌大悅宜其以禕為是耳

吳主亮謀誅孫綝戒衛將軍全尚勿洩尚妻為綝

姊以告綝綝遂廢主殺尚目

不密害成亮之所以囑紀也然終以婦人漏泄不密孰

甚於此鼠矢燭奸則所謂小事不糊塗耳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綱

北地王慷慨捐軀凜凜有生氣劉禪犁牛固不足論姜

維以下諸將士平日咸以恢復自命乃俱聞風而靡無

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鬻國罪不容誅矣

晉太保王祥卒綱

王祥以孝行稱乃為魏太尉而復仕典午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之謂何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注

羊祜刈穀償絹送還獵獸特用是愚弄邊界之人豈真

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遺酒饋藥使命頻通不惟身犯外

交直廢棄軍律矣論者率以此事為賢故不可以不辨
機雲皆善屬文目

善屬文而無臨敵材乃命分將父兵國之不恤又豈所
以恤抗乎代斲傷手莫甚於此

晉

武帝

吳人以鐵鎖橫江注

孫皓眾畔親離王濬有進無退勝敗之勢固已昭然鐵

鎖鐵錐安能為守樓船直下摧枯拉朽不待燭照數計

矣然所云大炬燒鎖未免近誣江水之中炬如何燃故

讀書貴在達理

陶濬請乘大船以戰注

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捷陶濬稱大船可克敵是所謂

恃眾勝寡怯懦之流耳

帝臨軒引見孫皓皓以南方亦設此座待陛下為

對目

孫皓愚闇數語差強人意然以面縛受封之人懼罪不暇直云亦設此座相待是自取禍皓至此時能為此語必其不降死社稷矣此語恐非當時實錄

胡質以絹賜子威威問於何得絹注

胡質父子清白自守尚矣然以子而問父絹所從來以之資談柄可耳正史風化所關不應有此

詔罷州郡兵綱

吳地甫平反側未靖北境又多寇警豈得高語銷兵此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六

武帝志滿淫荒之漸杜預講武屯田申明戍守可謂識時務

賈克死綱

綱目以揚雄仕莽嘗書死以斥之若賈克之唱令成濟顯行弑逆罪惡更非雄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下即充臨死亦深以謚傳為憂乃竟與後負恩輸國之褚淵贊逆鱗君之沈約均予書卒南董遺直安在即書法劉友益所云書揚雄死所以賊之書胡僧不空死所

以夷之其說尤為繆戾審如是則孟子所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又當何如茲特申明義例舉凡姦賊不臣如充與淵約比者悉以書死正書卒之誤庶萬古臣子大防不致陵夷漸滅用發凡以示館臣而并著其說於此

帝出齊王攸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濟甄德使其妻

公主請留目

齊王固賢然舉國稱之至今公主苦留是何政體晉武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十七

之出攸亦衆人有以激之耳

惠帝

賈后淫虐裴頠賈模議廢之張華言御於中宮皆

親戚吾曹惟優游卒歲目

張華優游卒歲之語一生學問掃地倫秀之禍乃自取耳

張華少子韙因星變勸華遜位目

明足以察豐城劍氣而天變昭彰為有目共見華坐昧

先幾以及於禍死當愧其少子然此時即去亦豈能終免哉

東海王越傳檄討張方綱

八王背亂相踵至越庸劣更甚禍延藩服愈趨愈下責有攸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許其朝士多赴為留心延納耳非正論也

以庾敞為軍諮祭酒目

時務方殷雖真材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酒放誕之

人安能有濟

懷帝

漢太保劉殷死綱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掃地史稱其不失令名奚稱定論至七子各興一業六女寵冠後宮以此為善保富貴豈葩經明哲之義長樂老伎倆實殷有以啟之

愍帝

漢趙染悔不用魯薇言輕出致敗歸先殺薇目

趙染之殺魯薇與袁紹之殺田豐愚忌如出一轍欲不敗亡得乎

丞相詹出師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淳于伯目

丞相方出師露次而令史漕運稽期斬之未為失刑劉隗上言王導引咎皆不免過當至刀血逆流柱末尤屬不經晉書記載失實往往如此然元帝實非有心復仇者雖有所為不能欺後世

元帝

羣臣勸進王不許周嵩上疏謂宜先雪大恥由是

忤旨注

周嵩以忤旨出牧則所謂不許固辭者皆偽耳

南陽王保體肥注

保縱肥大豈能重八百斤其說荒誕不近理蓋防風專車僑如九畝不經好奇自古已然矣

劉弘以妖術惑眾與涼州刺史張實帳下閻涉結

謀遂殺實目

蘇軾謂大亂起於小奸千古篤論實於左道惑衆者流不能早除至左右皆為其黨始欲捕治自貽噬臍之禍夫復誰尤

帝畏惡王敦因裁抑王氏權王導亦漸見疎外目導果竭忠晉室敦其從弟也反跡寧當不知何不聞正言開譬折其逆謀論者尚以疎導為帝咎時事可知矣王敦反帝令劉隗等避禍百官詣敦戴淵對以體

誠者謂之忠周顛則以王旅奔敗引咎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十一

元帝勸隗等避禍其庸悞固不足言而隗等竟自奔避是尚有人心乎戴淵數語所謂廉恥喪盡終亦無救於死獨周顛侃侃正論足令隗等褫魄

王導悔殺周顛注

始以不救而恨繼知申救而悔王導肝腸無非曲為身謀而其時逆敦向闕竟覲顏俯仰且王彬尚持正論而導竟無一言是導縱未必欲藉敦危晉而因敦以除周戴劉刁諸人本懷大畧可覩且觀其後與王含書尤不

辯自明矣庾亮大奸之目故非刻論史官乃稱其任真推分猶得謂直筆耶

明帝

王敦與王導書目

敦病中猶與導書是導始終未嘗絕敦即其進督諸軍率子弟發哀亦料敦必不起方敢為是以自託大義滅親之為耳

王敦斬郭璞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三

三

璞占筮之驗古今以為美談然易主福善禍淫趨吉避凶璞既精於易學何至居敦側而輕蹈危機顯其術數益兩失之矣

詔王敦綱紀除名溫嶠疏言宜施寬貸注

王敦非病死晉室未知如何導亦惟委蛇其間耳且敦既為大逆惡黨僅予除名猶為失寬而更欲貸之乎溫嶠所議特為導周旋而晉政不綱於是益無可為已成帝

蘇峻兵入臺城官府掠奪一空以王導為有德望

使仍任本官目

褚翼正色呵止峻兵即不敢上殿宮門苟設禁衛何致任其掠奪縱橫且峻素重導導應示以大義直斥其罪乃坐視狂悖甚至聽其除拜恬不為怪導之罪尚可追乎

溫嶠與陶侃討蘇峻嶠貸糧於侃侃欲西歸嶠以

大義止之目

爾時若無溫嶠陶侃必西歸忠臣當如是乎則平日所為恭勤幹事概不足稱矣

陶侃卒綱

侃治績頗有可稱然心不純正於蘇峻之亂見之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顏含言禮

無偏敬目

爾時相尚清談都無實行惟顏含內外如一卓自樹立

勝於時輩遠矣

蜀處士龔壯欲報父叔仇乃說李壽殺蜀主期注既為處士復仇宜也而權譎誘人為逆以報已恨失正道矣

穆帝

劉惔策桓溫必克蜀注

惔策桓溫克蜀決之於博更慮其將來跋扈信如左券可謂有卓識

桓溫既平蜀朝廷憚之會稽王昱引殷浩以抗溫

目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即引以抗溫釀成疑貳是激之變也義之協和之說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決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弊所為抱薪救火而已

征討都督褚裒帥師伐趙綱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

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謝萬出鎮遇諸將多矜傲兄謝安慮其不免自隊帥以下無不厚相親託注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笑

哀帝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為尚書令子坦之以為請述

言何讓汝定不及我目

子請父讓父謂定不及是何世道人心吁可詫哉

帝奕

王猛伐燕請慕容垂子令為鄉導又詐以垂語給

令令奔燕垂亦懼出走復為追騎所獲目

猛設計給令陷垂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邪抑知而故委曲了事邪

孝武帝

秦苻陽王皮周虓謀反事覺皆赦不誅目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屢叛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逆此而不誅何以立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寬名而失正義矣

謝安出遊山墅注

謝安賭墅羣胡為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然八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幾至不振又何成算之可稱讀書而不具卓識隨人是非者多矣

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於肥水綱

觀謝石謝玄憚不敢進之狀則桓冲之言不為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苻融未諳軍機臨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勝耳不然石玄將蹈債軼之譏又何偉績之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天幸非刻論也

太子德宗即位綱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飢飽寒暑豈尚可授以主鬯晉惠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昧於為天下得人者

直庸主耳其罪與已身失天下同

安帝

王恭以反誅臨刑猶謂欲令後世知恭注

恭初以疾惡威脅朝廷已如奪蹊田之牛身陷不義至國寶等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舉兵向闕小人無忌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社稷自解其誰欺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謂遺臭萬年耳

孫恩寇會稽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為設備城陷

凝之被殺注

奸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號召倡亂矣守官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然以義之而有是子又世奉邪道豈非清談高尚害人之深哉
劉牢之討孫恩使劉裕覘賊裕墜岸復登獨驅數千人會官軍擊賊大破之
裕瀕危奮勇隻身追賊多所殺傷益以敬宣之兵何難

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賊乘間遠颺敬宣馭下無紀固無可辭咎然所云以一人驅數千亦失之誇矣

王謚親解帝璽綬授桓玄玄敗劉裕以謚舊恩特

保全之注

謚罪萬無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當其討逆時逆萌已見篡竊之奸尋至而迭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爾時君庸而臣奸哉

燕王熙遊白鹿山綱

熙事有無固不足論然據史家所稱白鹿山其地並非荒漠絕遠何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蓋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揆事理子輿氏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綱

裕甫匡復晉室即欲為國家索地於秦亦當請於朝命何得擅自遣使蓋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逆謀未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綱

仲文晉室舊臣首勸桓元受禪繼復諷事劉裕喪心無恥莫此為甚當時所云才望蓋可知矣

魏故事立嗣先殺其母目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以為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輾轉奔託幾何不為實君劉顯等所害不是思而立此滅倫之法不特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杜慧度與盧循合戰擲雉尾炬焚賊艦目

雉尾炬即今火箭之屬蓋縛爆竹草束於箭燃火信射去中物即火起耳胡三省注辭費而義昧且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劉裕遣朱齡石伐蜀付書署封至白帝乃開目

千里襲人機事不容敵人早為之備緘書別函至期開視可謂有卓識

熒惑不見綱

緯星伏逆遲速推步原即可得崔浩襲左氏神降之夸辭傳會占驗實好奇之過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三

評鑑闡要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八 史部

評鑑闡要卷四

南北朝

宋以徐羨之為司空注

世道至此尚以風度言論為長羣相推獎夫羨之大節已虧他何足議而朝野猶以為賢實可笑亦可畏

魏寇謙之獻圖籙真經於魏主崔浩上書稱頌因

立天師道場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一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哆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徒以好奇之過咎其始終易轍不知此正浩之熱中患失欲用是為復用梯媒耳平生號稱經術至此尚可欺人否

魏奚斤為夏人所擒目

奚斤始則堅壘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恥冒昧追敵其進也由於妬功其被擒

也仍由於無能庸懦好忌者流深可恨亦可哀

宋鑄四銖錢綱

四銖輕薄民得因緣為奸正坐變更成法之弊乃患盜鑄衆轉請聽民鑄錢何異揚湯止沸耶甚至斷新錢用古錢則更因噎廢食矣晉宋以降元嘉之政所謂彼善於此耳然錢法敗壞若此亦奚足稱

宋謝述請貸張劭死因使其子綜焚所上表注

謝述乞貸劭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亟焚其表可謂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二

得人臣事君之義所惜猶告其子耳然較之明季抗疏論棟陳說紛紜惟恐世人不知事由已出者奚啻霄壤宋謝靈運以罪見討乃作詩有韓亡子房奮秦帝

魯連恥語目

靈運直是作反乃以詩文過果有其志則不應為宋官矣史以恃才陵物為其及禍之由是猶曲為遷就豈春秋正義哉

宋蕭承之以斧推斷稍擊破楊和注

斧椎斷稍輒貫數人氏豈肯聚立以待乃前誇犀甲之
堅後侈斧椎之利遂不自知其言之鑿朽著書家惡道
不堪一喙

魏李順使涼受蒙遜金帛隱其驕慢語又言天梯

山雪消釋成川崔浩謂其欺誣注

李順向有蒙遜不敬之對茲又稱受其賄為之隱史家
前後矛盾若是奚足憑哉至雪山消融成川人資既灌
則至今尚然非盡欺誣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三

宋臧皇后以高祖衲衣付會稽公主至是公主子

徐湛之被收當死公主持衣入哭且言此我母

為汝父所作乃赦湛之注

宋祖起自艱難新洲衲衣留示子孫可也轉付主家亦
何為者而會稽主竟視如護符為其子丐死命時尚悍
橫若此其詒謀之不臧可知矣我母汝父云云直是委
巷婦嫗嫚罵口吻不可與光武如章陵事相提並論
宋何尚之以范蔚宗有異志請出之廣州宋主以

妬才信讒為嫌注

怏怏不得志蓋士習之常然亦何至謀叛而當時謝靈
運范曄比比皆是可見偏安季世政無綱紀矣然文帝
既知逆惡之萌又恐以妬才信讒為嫌濡忍不斷卒至
芽蘖斧柯悔之已晚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為千古龜
鑑

宋范蔚宗在獄作詩及臨刑見母無作色而與妓
妾悲涕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四

於母不動色對妻妾悲涕不惟賊臣兼是逆子詩雖佳
比之鸚鵡能言可耳史載若輩臨終相語況似有惜意
謬哉

宋主命將出師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又江南白丁
輕進易退注

輕進易退固致敗之由交戰日時必待中詔實乖制勝
之道而將帥遲迴觀望轉得藉以為口實欲以集事難
矣

宋王元謨退敗沈慶之止蕭斌勿斬之宋主問故

慶之對以諸將懼罪自歸誅之恐皆逃散目

元謨退敗當問其致敗之由敵強盡力不得已而敗雖不罪之可也敵弱而已望風先逃即應斬之以徇於衆豈可以衆人懼罪聊為調停當時紀律尚可問耶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綱

石隱巖棲處士虛聲之為耳既為大臣致仕後豈宜徇名高尚乎然尚之既居山矣旋復視事則所謂矯誣熱中進退無據宜表淑譏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五

宋赦劭濬不誅綱

履霜堅冰義經早著炯戒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始則置而弗問繼復機事不容是直自釀篡弒耳豈特坐昧先幾真是貽誚千古

宋劭以何尚之為司空綱

尚之受劭司空大節掃地較長樂老無廉恥為尤甚直非人類耳

宋表淑沮劭逆謀注

表淑一聞劭言始則諷以疾動力叱羣邪繼則明以禍至正言折亂謀可謂凜然大義不愧純臣然使彼時即舉發其事或當不致決裂乃猶豫不決終夜繞牀欲何為哉幸以身殉不然南史之誅不能逃矣

宋子業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注

慶之老臣而甘於狎昵甚至與公主同載無恥極矣且其始猶詢何尚之後乃屢罷屢出垂老賜藥蓋亦有所自取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六

宋主殺其弟休若綱

盡殺兄子及諸弟而欲綿一綫於孤立之幼子天理人心不可問矣以致篡敗相尋雖深忌道成而不能去足為自戕本根者炯戒

魏太子宏受禪悲泣不自勝注

宏是時方五歲史稱前年吮癰當是三四歲事即悲泣對問亦非五歲兒所能辨不問可知其偽

魏上皇勤於為治尤重刑獄注

前稱魏主好浮屠黃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為上皇矣茲復稱勤於為治尤重刑獄矛盾若是安得為信史

魏主宏事馮太后能承顏順志注

史於魏主宏之事馮后有美辭焉不知后之於魏無論其行醜穢實弑君之賊也宏當有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求歡史亦是為至孝刺謬甚矣

齊主問為政於劉瓛對以宜戒宋氏前車之失於

是命羣臣各言得失目

晉宋及齊並以篡奪相尋如出一轍所謂天道好還也宋之亡固反經濟之得豈合道此不過一時飾偽求名之談俱可笑

齊主性清儉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令黃金與

土同價注

篡弑之賊為天地所不容即能恭儉所謂小善不掩大罪而乃肆言夸誕益足鄙矣

齊詔郡縣官遷代以小滿為限綱

親民之官果人與地習增秩賜金未嘗不收久任之效苟其貪詐闡葺正當易之以救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為限非膠柱而何

齊太子出東田觀獲范雲言宜知稼穡艱難注

范雲觀獲之對自是恒語耳至以蕭衍西邸舊交竟致與謀篡逆晚節有虧則平日所為切直者特欺世盜名耳

魏旱饑韓麒麟請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又

命出御府衣服珍寶弓矢刀鈴班賚注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固祖耿壽昌常平之意然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曾力行之終無實效譬之減人一日之食而與其半曰為汝收之以待汝他日不得食而與之卒未得他日之感而先致目前之怨矣然則常平終不可行歟曰胡不可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怨者將益眾毋寧仍舊貫而不為其已甚斯可耳服御

珍器或可濟凍餒弓矢刀鈴民間何所用之且非救饑之物也當時特用美言市人耳

魏高祐言宋均猛虎渡河卓茂蝗不入境目

古之弭盜者若龔遂之守渤海虞詡之宰朝歌皆有實政可紀虎渡蝗避即非夸誕亦奚足稱舉

齊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牛墾稅格日可

增倍目

饑地不亟賑民豐壤則籌增課是真幸灾推利南朝政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九

令如此安得不屢亡

齊紀僧真請為士大夫目

僧真乞為士大夫齊主命詣江數謝淪數顧左右命移

牀遠容爾時君臣政令如此直令人失笑

魏主謁永固陵毀瘠尤甚穆亮言風旱為災乃過

哀之咎目并注

孝文忘父讐而盡孝祖母且非本生祖母也是其所為

不無好名之意至穆亮所言亦屬矯枉過正此與後漢

建初時言事者以大旱為不封外戚之故同一支離無據

齊豫章王嶷第庫無見錢目

前云齊庫失火評直三千餘萬繼云第庫無見錢矛盾已甚安得謂信史

魏主重齊使李元凱言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

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慙注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偽之習宜元凱正言諷刺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十

其慙實自取耳

齊太子長懋素惡西昌侯鸞及鸞得政太子子孫

無遺注

鸞曾維持子業得即君位不可謂挾仇其後誅鋤宗支

乃因謀廢立自取大位耳史家所見小矣

齊蕭鸞弒齊主謝淪與客棊竟局還卧江數入朝

託藥發而去注

淪數素負盛名既至倉皇聞變一則對客圍棊一則託

言藥發身為大臣置國事於膜外南朝士大夫之習害人深矣或尚以此為高真亂臣賊子之流春秋所必誅

齊崔慶遠對魏主言齊主應立注

魏主興師問罪兵出有名城下責言詞嚴義正慶遠雖欲為其主掩飾豈能奪理適足形其詞適魏主大笑行賜復何謂哉

魏改姓元氏綱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是亡其祖也不惟失德實非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十一

吉兆其意必以為法二帝三王之治也夫二帝三王之

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乎

魏主重門族注

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覆轍不德孰甚焉

齊主躬親細務鍾嶸言天子唯恭已南面注

齊主所親者細務非政務鍾嶸之論不為無見

魏變衣冠目

夏收殷尋本不相襲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失遼金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曾詳論之觀此可為炯鑒

魏元禧遣奴就于烈求羽林虎賁烈厲色拒之目

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倖戚縱橫不能救過初終異若霄壤蓋利無可圖則捨身徇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轍者多矣

齊張稷等弒寶卷令百僚署牋迎蕭衍王志取樹

葉按服之偽罔不署名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十一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即不殉難亦宜棄官遠去按

葉偽罔適見其貪生取巧耳此與晏嬰之盟崔氏同一

窠臼非真剛正也

梁主弒巴陵王顏見遠不食而卒目

蕭齊之禪死節惟見遠一人當時世道人心可知矣

梁置謗木肺石函綱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鶩名失實無論為告密者售奸且梁武身為篡逆惡蹟種種其罪不可擢

髮數以開言路宜言者更有大於此者乎

梁吉昉請代父死綱

吉昉力却舉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昉請代乎然嘒嘒詰闕究非正道向因緹紫事嘗以虞舜姬絲不聞大禹請代為斷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梁大有年綱

年雖大有豈能穀賤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耳史家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即實有之蕭衍何德而致是耶

梁主命草封禪儀許懋引古經議止目并注

七十二君金泥玉檢說本荒唐許懋駁之當矣至云凡主不應封禪則逞辨而害於理豈鐫文告成之事竟有應為之主乎

梁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奏赤章于天稱禪

代事不由已出梁主大怒目

王業已成之語實自約發之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

赤章奏辨竟欺天耳然言之者沈約為之者蕭衍聞之而怒又何為乎

梁臨川王宏以罪免官尋復其位又梁主疑宏家

藏鎧仗往視悉貯錢大悅目并注

既知愛宏為私情免宏為正法則當洛口逃歸之日即當明正其罪而姑以不死貸之可矣何待妾弟殺人始為免官且旋免旋復幾同兒戲乎至屋積金錢千億餘萬雖非兵仗貪贖亦甚矣乃未聞一言責讓而曰生計大可是其本心止慮其奪位耳無其事則一切不問卑鄙情態不堪一喙以是為友愛可乎

柔然伏跋可汗信巫地萬言其子在天上遂納為

可賀敦尋為國人所殺注

少翁帷帳致神已荒唐不可信地萬謂能呼之天上尤理所必無伏跋溺惑邪言致巫覡因緣干政乃其子自明其妄尚不覺悟且以譖殺之昏狂顛倒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可賀敦為柔然正室之號今蒙古汗之正室曰

哈屯可賀敦蓋筆誤耳

柔然阿那瓌犯魏邊魏遣元孚往撫以被留辱命
抵罪復遣李崇等擊之不及而還目并注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魏恩且以兵資送歸國負心
反噬執使犯邊義難稽討乃元孚以孤身持節安撫被
拘而還則罪以辱君命李崇擁衆十萬不能追擒遂巡
而返反置不問魏之賞罰不明若此國勢安得不日衰
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五

魏崔延伯敗莫折天生因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

塞隴道目

崔延伯乘勝長驅連平岐隴使迅掃秦州則天生可採
囊而得乃以將士稽留採掠致賊得伺隙繕完則軍令
何在且昧日中必莫之義矣

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
母召與共食使其子觀景伯供食因悔過求還

注

教化之原固在躬行倡率然一人不孝即命供食以愧
之且歷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相陳者一一以此
為化導將不勝其敝且勞矣史家緣飾之筆豈可盡信
哉

魏爾朱榮以精騎七千討葛榮令軍士袖棒棒賊
遂破擒之注

以號稱百萬之衆七千騎鼓勇可破雖史筆不無過甚
其辭然用兵有方正不在數之衆寡若懦夫臨戎鯁鯁
亟議增兵其見固遠出爾朱下然所云刃不如棒以棒
取勝則又刺謬之甚不可信者矣

諸柵皆降目

魏爾朱天光拔万俟醜奴大柵所得俘囚悉縱之
侯淵討韓樓縱虜人五千入城而幽州下爾朱天光討
万俟醜奴亦縱遣俘囚而諸柵降雖一時權譎而能得
以敵攻敵之策然不量時度勢居不敗之地而冒昧為
之必有受其反噬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六

魏邢邵作赦文叙魏敬宗枉殺爾朱榮狀目

邢邵叙敬宗枉殺爾朱榮所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強記文出為之紙貴者正虛車之飾耳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綱

高歡在魏已成尾大之勢然亦時君有以致之使然耳徵之不至逆跡已彰復授以重寄雖出於無可奈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賀拔岳宇文泰等從而效尤魏於是魚爛而不可救藥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十七

梁立太子母弟綱周宏正奏記請效目夷子臧之

節尋梁主因人言不息封統子歡譽譽等皆大

郡目

昭明既不享年以次立賢於理未為不順而朝野曉曉屬意統子宏正奏記簡文執魚臧已事為例徒高遜讓之名而不顧禰祖之奈正義庸有當乎即如洪武因劉三吾一言令太孫主器以致諸王不遜禍釀燕藩迂儒誤人家國太率如此梁武且以人言不息封統子以慰

衆心是誠何為者耶

梁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綱

智通舉劾不愧能於其職藐法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暫免旋復溺愛失義厥後臺城既陷構禍相尋其罔上恣行所謂由來漸矣

魏高歡討爾朱兆綱

爾朱逆惡貫盈不可更僕數魏收所謂窟窟羣狐貪人敗類正未足盡其罪狀李延壽謂收得爾朱氏金作佳傳事雖莫須有然千古阿其所好而為之抑揚其辭者正復不少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十六

東魏高澄通歡妾歡幽之婁妃亦不得見司馬子

如見歡解之因使更鞠盡反其辭注

子如論婁妃是矣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史稱父子夫婦復如初益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時南北通好銜命接客務以俊又為誇注

兩國相持爭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後人者率可知矣幸而地醜德齊苟延歲月遇有能為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梁何敬容為詹事與人論太子祖尚元虛之失及是坐為妾弟書屬領軍免官目

敬容既為詹事不能正諫而有後言已失蹇蹇之義而又為妾弟私屬其人尚足齒哉

金山狀如兜鍪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九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為突厥因以為號云云今按兜鍪蒙古呼為度古勒噶則馬端臨所稱初未會對音之義如漢書西域傳之剽竊失真者多矣

梁主疏簡刑法又持佛戒每宥重罪由是王侯益

橫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作也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之仍其自取耳然實不可偏廢若武帝則所謂徒作福而不作威而其作福也又實私意顧以多行慈愛為積已

之福馴致白晝殺人暮夜剽掠其為種禍亦仍武帝受之

梁主捨岳陽王譽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譽兄弟亦內懷不平目

譽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之內愧有以啟之也卒致子孫爭據陵夷以至於亡貽謀之道可不慎歟

梁湘東王繹聞廬陵王續卒喜躍屣破目

兄死不哀喜躍破屣臺城被圍遲徊不進即後之刻檀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十

肖像亦不過為收人心之計耳天道神明其可欺乎魏徵以江陵覆陷乃上靈降鑿此焉假手理固有之事亦宜然

東魏高澄詐為高歡書召侯景景嘗與歡約書背

加徵點及得書無點遂辭不至注

高歡既預慮澄不能駕馭侯景且為籌堪敵之人豈有書背徵點忘而不告之理此足見史氏之多文而鮮實

梁主夢中原收守來降因納侯景注

叔孫豹以夢啟豎牛之禍梁武帝以夢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待朱异之愆患而後成亂階諺所云痴人說夢可不謂大愚乎

梁荀濟逃奔東魏因謀誅高澄為所殺注

荀濟果正士不當逃奔東魏獨其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天裂於西北光出如雷聲若雷目

清輕之氣上浮而為天萬古不易者也若浮圖氏所稱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三

劫運則又謬悠而不可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之理

此蓋祖女媧煉石補天之奇說遇雷雷之變史官好怪而甚其詞轉云如雷若雷耳

梁侯景偽表求和梁主許之既盟而圍不解目

犯闕許和勅止援軍是延賊入門又自絕其外救也梁武瞶瞶雖有和不如死之見而牽於簡文之請卒成和議所謂天奪其魄者耳

北齊辛術為吏部尚書取士新舊參舉門閥不遺

目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采取門閥延攬浮華歷世相沿迄無變易史以循名責實參舉折衷推美辛術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實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則亦徒與山公啟事侈談標榜者同一無實濟耳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梁主與書許其專制一方目繹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畫像釘體及密勅樊猛又何為哉內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三

梁主將還建康卒從胡僧祐等議留江陵目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強弱判然乃宗慄等皆安土重遷繹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庸劣無斷之人自取禍敗率如此

齊魏收撰魏書用愛憎為褒貶目

韓愈稱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謂作史而自附古之遺直

者猶恐不免況收自以任情舉按曲筆肆穢其遭發冢棄骨不亦宜乎然收猶有人心者能自言之其似收之為而不肯自言者視收又甚矣

魏兵伐梁且至王琛馳報境上帖然目

魏師悉銳窺梁如入無人之境守臣告警胡黃輩尚付之漠然且逆止法和赴援之旅不知蕭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報書方以為無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三

齊主委任和士開高叡請出之於外士開賂婁定遠得復留叡論執被殺目

八貴橫行干政士開尤為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隳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陳歐陽紇召馮僕同反僕母洗夫人發兵拒境紇敗僕以母功封侯目

洗氏能知大義洵為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潛通叛人即因母功賞罪足矣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周韋孝寬密為謠言令謀傳之於鄴齊祖挺等因讒斛律光請早圖之目

陳焚文錦於雲龍門綱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四

五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俄周主幸其家給安車駟馬注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網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蓋兩失之

周人築長圍逼吳明徹歸路蕭摩訶請往擊不聽

遂被擒目

兵薄堅城而敵人過其歸路急則可解緩則腹背受困理勢判然明徹曾無成見貌為鎮靜再阻摩訶突圍之舉直至水淺膠舟束手就縛所謂為長算遠畧安在雖憤懣而死豈足以償其辜哉

隋

文帝

詔定雅樂何妥欲沮鄭譯蘇夔議因奏止用黃鍾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三五

一宮目

十二律旋相為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祇思沮抑譯夔希旨巧合以飾其短然隋文躬為悖逆亟亟正雅樂不亦誣世且自誣乎

蘇威作五教使民誦之目

馭新定之民當以鎮靜為要徒取辨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弊之為害若此

帝令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太子廣遣人謝吉言當

令我早立吉告以後四載太子御天下目并注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絕之顧曲為稱述且若艷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煬帝

牛弘問劉炫周禮士多府史少之故炫答以古人

案不重校文不繁悉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三五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舊蓋運會使然倘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舞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揣澄清吏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號寬政者徒養奸耳

帝將討高麗往海口造船官吏督役立水中自腰

以下皆生蛆目

腰下生蛆其人當已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爾

然廣之罪其實浮於紂矣

楊元感反李密說以長驅入薊為上計元感不聽

注

密為元感畫策以入薊為上取長安為次及提兵經營
大業柴孝和勸以早定關中徐洪客勸以先取獨夫又
皆不能自決若唐高祖初舉事即定入關之計據險養
威卒能混一區宇所見同而所用異雖曰天命豈非人
事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三七

屈突通堅守月餘勢蹙降唐目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以一時不自引決遂至覲顏事仇
甘心盡力為千古濡忍失足者口實慷慨殉節易從容
就義難誠不刊之論也

大業十四年分注恭帝義寧二年綱并注

綱目泥隋書北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
蓋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
業年號耳若綱目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

於煬帝之弒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
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
疾惡之義究乖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
兩係之例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寧二年
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伺及唐高祖
附後義例庶無矛盾

夏四月分注紀年綱并注

是年三月隋亡矣兩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三八

準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
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弒而恭帝伺立
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
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己卯至癸未始
作隋唐按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條已著其說四
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李密王世充皆徐文遠門人文遠見密密頓首受
教及見世充必先拜注

文遠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於密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是豈真澹於榮利者蓋前此之莊言激論特預料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甘心下拜所謂五經掃地蓋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唐秦王世民伐秦堅壁不出伺薛仁果糧盡乃誘

敗之目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赴機前

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畧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狡若脫兔者正復不外此道

徐世勣以李密舊境降唐目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虛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洩忍依阿毫無匡救則暮年門戶計重竟爾易操非獨廉謹有餘剛方不足實亦有負太宗之知己矣

隋唐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四

三

竇建德救王世充迫於虎牢之險凌敬說建德悉

兵直趣蒲津注

胡寅以凌敬之策雖善而汾晉蒲坂非不戰所能下若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為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昧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梁主蕭銑帥羣臣出降於唐唐送銑長安斬之目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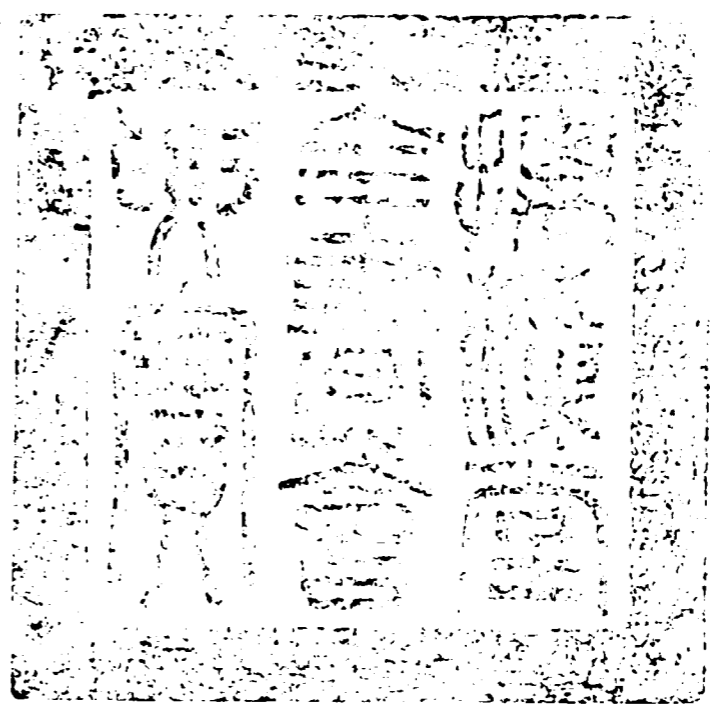
評鑑闡要

卷四

三

唐於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薛仁果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為人下者即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蓋以絕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獨孤修德所戕又安知非明以稽誅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德歟

評鑑闡要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朱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五
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九 史部
評鑑闡要卷五

唐



高祖
太子建成約楊文幹欲害秦王世民事露帝許立

世民為太子目

高祖無卓識泥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
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五

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哉

司馬光論太宗始欲俟建成先發為羣下所逼遂

至推刃同氣注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為猶愈是不知
太宗此言姑為漫聽漫應之意耳然使建成嗣位則唐
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年之
基此評古者所以亟為太宗諱也至玄武門之失德雖
具灸轂之辯又安能為之諱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太子世民責魏徵離間兄弟徵對以先太子早從
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目

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
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哉

太宗

帝嘗與長孫后議賞罰后辭曰

長孫后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固足為賢而辭議政一節
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

牝雞之意何必與后議賞罰哉

有上書言去佞臣者請陽怒試之帝言君自為詐

何以責下注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存妍媸之見而萬象自
無遁形人君臨下亦猶是也太宗不肯設詐待人比之
濁其源而求流清實至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密使賂
人致有裴矩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帝與蕭瑀論弓材邪正目

太宗因弓工辯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繫矩之道夫天
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或狃於所習而忽不
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閱養正圖曾採其事題諸屏扆于
引伸觸類之義蓋深有取焉

上命簡出宮女前後三千餘人目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爾其淹留
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三千放出宮乃詞臣
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

太宗而適足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上自臂佳鷄望見魏徵來匿懷中注

太宗懷鷄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輯通鑑蓋
襍採李延壽劉焯張文業諸家之說適足啟後世之疑
夫徵固敢言者果有其事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為此譎
術且徵奏事故久誰則見之詭諫于君前後言于退食
徵亦必不出此至太宗雖喜延接羣臣亦自有堂廉之
分徵豈能突如其來即自臂佳鷄何難預付侍臣而必

倉卒納之懷中類三家村塾弟子憚師伎倆皆理之所
必無嘗作文辯正之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
具卓識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目
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向曾著論若太宗資送
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枉過正實為不及速
矣

帝念文德后築層觀望昭陵魏徵詭言臣以為獻

陵目

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宜早進諫即秘
不使徵知其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為不見而
有獻陵昭陵之譏使太宗何以為人豈純臣而宜出此
哉

以荆王元景等為諸州刺史世襲綱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
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踰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

其端矣

上命刊定氏族志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注
當塗以九品衡人致士大夫矜其地望遂有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之譏自晉及隋相沿不變太宗舉漢初
英賢立論足以針砭膏肓且姓譜既頒使天下知衰世
舊門不敢與興朝勳閥相抗而天潢為氏族弁冕亦猶
周家之薛不先滕書法不以為然失之吹求矣

帝與侍臣論創業守成注

岑文本論創業守成難易當時率無軒輊向嘗著論正
之茲不復綴

上謂尉遲敬德人言卿反敬德解衣投地出其癡
瘼又辭尚主目并注

敬德初降時唐室創業未就朝秦暮楚或未可知而敬
德不動屈突通等進言而太宗不疑豈有海宇混一大
業已定以身經百戰之人而忽萌反側之念者使太宗
果懷疑忌雖撫視癡瘼又安能遽爾冰釋是蓋傳聞異

辭至謂辭謝尚主則是借宋弘以傳會其事不待辯而
知其妄矣

高昌王麴文泰謂唐去我七千里且有沙磧安能

致大軍目

高昌恃其阻遠猶襲匈奴失一年走千狼之說唐兵奮
勇深入即見犁庭可知事在人為故非地險之所能限
也且彼所謂熱風寒風之沙磧不過戈壁耳今則郵傳
遙行且有靈泉之應可知如刀如燒之言仍出于畏怯
者流紀載失實之口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六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目

君人者制節謹度雖自用亦必有程無容過濫何況太
子周官世子不會之說蓋即諸侯不計多寡之義而後
世乃曲解傳會以逞其欲傳曰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厥
後承乾不終豈非太宗貽謀不能慎始之咎耶

党仁弘坐贓當死上將宥之因欲席蒙南郊以謝

目

坐贓法所不宥原功而減死為流準以周官八議未為
大失何至席蒙南郊其事實非稱情太宗好名之念於
此益彰

太子承乾多不法魏王泰有奪嫡之志上廢承乾

并貶泰目

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構讒然其覬覦蓋非一日至
云殺愛子以傳晉王冀以要寵則肺肝如揭矣太宗以
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鬪牆與建成元吉如
出一轍幸未至玄武門之甚耳天道好還吁可畏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七

李世勣有疾上自剪鬚和藥注

剪鬚和藥事屬不經即云優卹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毀
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髯療
疾乎事出李勣本傳或由太宗欲倚勣為顧託因設詞
以結其心而其家遂紀之誌狀史官不察撫拾成編白
居易七德舞辭復從而艷稱之後世因据為盛事其說
無足深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所不取

上疑太子柔弱欲立吳王恪以長孫無忌固爭乃
止注

太宗英明能知人豈反不能知己子既不審定於前乃
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所謂一無足取
卒致高宗立而有武則天之禍唐室幾至於亡無知者
或以無忌為能安嫡而不知其實為唐室之罪魁甥舅
之庇猶其過之小者耳

上欲觀起居注褚遂良不可劉洎因言有不善天

下亦皆記之目

居室出言應違決於千里之外鶴鳴聲聞理固不爽太
宗亟亟欲觀起居注其於易義固未津逮即遂良秘不
與觀又何如劉洎一言之中緊要乎世愈降而風愈薄
不虞之譽者有之求全之毀者有之人君亦惟以實心
行實政可耳安能曉曉日與天下之人辯論是非哉
骨利幹晝長夜短日沒後煮羊胛適熟日已復出

目

今西域安集延拔達克山諸部去中國皆萬有餘里嘗
遣人測量晷度雖北至極長時亦止出寅入戌較內地
所差不過分刻間至其西皆回部連延以訖於海不通
中國亦不知其幾萬里然日自沒於海中亦非日入處
也蓋日本無出入周天而行譬之居數仞牆下者朝向
東望謂日出於牆其東設有百丈之山將謂日出於山
是豈有一定哉寰海載地故人視之以為日出日入皆
由於海海尚非實而況於地乎骨利幹為鐵勒別部鐵
勒拒長安不及萬里骨利幹縱遠當不至倍蓰安有自
昏及旦纔熟一羊胛之理且瀚海在北而其使謂近日
出處揆之腸谷經途亦風馬牛不相及蓋是時未有親
履其地者惟據倂來夸誕之詞筆之史冊耳事不徵實
無足傳信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然費已巨億計目

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而所費已巨億計則所費更於何
處耶不論理之有無但務辭之奇警比比是矣

帝欲李世勣為太子用先貶為疊州都督目
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厥後陛下家事一言致
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高宗

潞王賢名王勃為修撰勃戲為檄周王鬪雞文上

怒斥勃目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於鬪雞作檄知為交構之漸而
大酺分朋角戲自尊以爭鬪之端明於此而闇於彼非
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之小者耳

帝與上官儀謀廢武后左右奔告后后遽自訴因

誣奏殺儀目

密策廢后此何等事豈有左右之奔告尚不能禁而可
圖成者高宗羞縮受制庸懦不夫至此又豈特失臣之
譏所能罄其惡哉

帝耕耨田命易耒耜凋飾及耕九推乃止目

耨田之禮朱紘黛耜自昔已然安得盡仿田間樸陋至

五推九推以下禮別等差即劬農率先亦自有所限制
豈宜以天子而下行卿大夫之事若由此遞加則三公
將起而終畝庶人胼胝日亦不給高宗之失德多矣務
此虛名豈能救其實罪哉

上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請推至誠待人上深然
之注

當政出房帷老臣誅竄之時而以進賢責侍臣可謂不
揣其本觀其納安期推誠之說未幾輒復罷之是尚有

延攬實意乎然高宗朝似此君臣之間正色謹論史載
頗多此皆祖太宗與房魏輩議論故套無實際而尚虛
聲安能掩其失德哉

盧承慶考督運失米官因其容色自若由中下遞
改注中上目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屢為改注直舞文
翫法耳此蓋踵六朝惡習而不知其蠹政之甚曉政體
者所不取也

遣使分道賑給劉思立言參迎煩擾宜且委州縣

目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牧令未必皆賢保無有吏胥中飽民不霑實惠者遣使分道督察則人知忌憚而弊可潛消若云參迎妨廢豈州縣之下鄉即不致妨廢乎

裴行儉討突厥於糧車伏壯士誘虜躍出擊之及下營後遽移高岡水果大至諸將驚服注

行儉於當時固為諸將巨擘然三百乘乘各五壯士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十三

為一千五百人虜以為糧車驅去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千五百人者齊自車中躍出奮擊是誰為之期會記載者欲奇其說而不自覺其必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營當避溪壑水潦必至之處行圍亦然有何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儉且自以為神益足鄙耳

中宗

帝因裴炎不肯官后父怒言我以天下與韋元貞

何不可炎白太后廢帝目

武氏窺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遑亟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時泄憤語其父子昏闇如出一轍而受制房帷之病亦見端於此矣

武氏改國號以唐為周目

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于此余故表而正之

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綱

綱目及纂要于是年已特書周以矣乃於丁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十三

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以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為唐哉

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岑長倩異議坐誅慶之尋亦因事杖死目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盡漸滅猶徘徊觀望然長倩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欲逢惡而適以逢怒天網恢恢於此

亦可見矣

時擢用甚濫舉人沈全交為昧目聖神皇之謠武

氏不罪注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哉

狄仁傑為來俊臣告反下獄引服武氏召問對言

不承則死於拷掠因得貶目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未免阿其所好

婁師德教其弟以唾面不拭自乾宜笑受之目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寵者自有正道笑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鄙極矣

武氏出梨花示宰相杜景儉以陰陽不時引咎拜

謝目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華之轍景儉靦顏為相尚何變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顯附於方正之操而陰售其固寵之術此與模稜者流相去無幾胡寅責其淺言以盜小名為無足稱尚未盡窺其底裏而為色莊所愚耳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綱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靜超然遠引者惟

武攸緒餘人貪榮競進甘受牢籠然每爵命甫及戮辱隨之附邪背正者究何益哉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綱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之說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綱目之誤劉友益之失且後即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不益可見乎

周狄仁傑從容勸武氏召還廬陵王目

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已陳之矣綱目於仁傑津津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五

十六

言之且以薦張東之為復唐張本然東之被薦時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事當奈何

周狄仁傑為婁師德所薦而不知因歎其盛德目

仁傑歎師德盛德足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蒂蓋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即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為賢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感知已之深乃服其韜晦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及仁傑不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為學之道當日

知其所不足亦猶嘗說之意也夫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綱

論已著前茲不復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以張東之同平章事綱

張東之終有復唐之功雖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用善善之意矣故從綱目書法

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魏元忠元忠感咽涕泗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五

十七

目

元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嶺表召還頓改前轍捧制感咽時名節掃地蓋不待酸棗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晚節可不慎哉

流敬暉桓彥範張東之袁恕已崔元暉等尋為武

三思所殺綱

流敬暉等者中宗也故畧易綱目書法

睿宗

李景伯言都督權重宜遣御史以時巡察已而竟罷都督設按察使目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
以巡察奸宄秩卑則無實權望重是取虛聲明代撫按
相持動輒債事非其明驗乎

玄宗

時窮治太平公主黨陸象先密為申理未嘗自言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十八

注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自
言則其申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
相矛盾大率如是

姚崇先設十事注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事覈之曰
不幸邊功而薛訥王駿何以屢致敗衄曰官豎不與政
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於玄宗之不

應懼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
乃安則崇之所要與玄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
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

姚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目

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
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韓
愈二名嫌名之譏足以盡之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十九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修德修刑可耳
若夫應虧不虧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
可笑可鄙莫甚於此

焚珠玉錦繡于殿前綱

劉友益謂特書予之未為切當明皇非真能斲雕為樸
者不過博崇儉美名以飾觀聽耳

皇祖御批譏其矯激太甚觀未幾復遣使求珍翠奇寶前後
判然不侔誠不能掩其情偽矣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綱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宜為玄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耶

姚崇無居第注

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不若懷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考張說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筑優游暮齒猶得謂之無居第耶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二十

吐蕃公主求詩禮春秋于休烈言資之書愈生變

詐裴光庭等言宜使漸陶聲教目

欲假禮義以為漸陶與慮資權畧而生變詐書生迂闊之論真不值一喙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

上種麥苑中親往芟之目

耕藉已足勸農而必偃樓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

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歲以為常不見其繼此而行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上欲立太子意未決高力士言推長而立遂定日立嫡何事賴宦官一言以定欲不致幸蜀之變靈武之逼得乎

詔饑饉開倉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目

已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玄宗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二十一

制先發後聞是惟廉正如汲黯輩或可便宜行事苟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墨吏先飽其壑終於民無少救蓋玄宗違道干譽之舉不可為訓也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目

赦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玄宗於瑤瑤之死不貸其子裴李之誅不宥其臣羅鉗吉網流毒天下豈真寬仁之主顧欲除斬絞以博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者矣

崔昌言不當以魏周隋子孫為二王後因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目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卹錄其後不失厚道崔昌乃以閔位貶之傳會五運嬗代之曲說遐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妄孰甚焉

次于馬嵬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綱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說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衆叛親離威柄不出玄

宗且玄宗亦無誅之之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事直書

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嗾衆劫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

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玄

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

於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捨身固爭方可謂之忠臣

元禮所為正韓愈所謂又下石焉者在朋友尚不可而

况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子其去祿山蓋一間耳

太子即位于靈武綱

馬嵬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遜矣茲靈武之自行即位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劍南為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奏告故范祖禹直斥為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張良娣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及每寢常居上前

注

良娣新產為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憐常態至欲居前禦寇直自託於馮婕妤之當熊肅宗為巧言所惑不明甚矣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寺類然

他日竊柄宮闈幾蹈武韋前轍皆此一念階之禍也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綱

是時玄宗未傳位太子豈得以太子即位靈武尊為上

皇而即書為上皇哉故正書法至八月上皇使人齎冊

寶如靈武後始如綱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行即位

故書上而不書帝以別之而於玄宗則仍書帝八月後

玄宗書上皇肅宗方書帝

肅宗

李泌辭行軍長史帝言非敢相臣目

不敢相臣語雖出孟子然非堯舜臯夔之正道

房瑄效古法用車戰敗於陳濤斜目

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瑄用之取敗燎原隻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為營救耶

上委信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譖殺建寧王倓

目

孟子稱德慧術知存乎疾庾肅宗為太子受困楊李疾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三五

疾已甚宜其操心慮患矣乃即位以後宦妾交煽甘蹈前車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愚不移者乎

房瑄罷綱

瑄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藉其羶鄉世遂有以瑄為冤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正道矣

廣平王復西京固止僕固懷恩追賊及拜葉護馬

前請止俘掠目并注

時賊眾潰竄之餘乘勢悉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

廣平狃於小勝急圖休息其識乃出懷恩之下至調停

回紇俘掠一節無識者以為美談不知以儲貳之貴屈

體葉護馬前復成何體制况其時西京初復萬眾具瞻

即正義直辭喻以功成重賚足償前約而人民土地不

得妄有殘擾葉護亦難置喙何至搖尾乞憐若此蓋其

遇事畏葸中於錮疾者甚深觀其即位以後之設施足

見庸懦無為且并非刻意輕身冀博蚩氓感泣而已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五

三五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但以宦

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目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

郭李元勳難相統攝何難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

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輿尸失律理固不爽九節度相

州之潰又誰咎耶

上召郭子儀還朔方士卒請留子儀給之而去李

光弼遂馳入東都代領其軍目

李郭雖並為中興名將輸忠王室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畧無芥蒂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評鑑闡要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七百史部
評鑑闡要卷六

唐

代宗

僕固懷恩反綱

僕固懷恩之反雖駱奉仙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撫以致披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勲臣顛越益形昏憤可笑耳

養僕固懷恩女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目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元載請除魚朝恩上令載為方畧因宴縊殺之以尸還其家目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畧儼如敵國不

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
炯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元載忌李泌上以泌為江西判官且言俟決意誅
載可東裝來目

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權
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
彼時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回紇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皆驚瘠無用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二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縑易羸馬縻帑幾數十倍且縑
帛或取諸民江淮織輸人以為累白居易所以有陰山
道樂府之刺也今與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良駑而
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內地三之一而絲縑則令各織造
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
何嘗反其意次韻以紀之閱通鑑至此復為示其梗概
俾讀史者知柔遠大經在挈其綱而善用之耳

郇模持竹筐葦席哭東市願獻三十字上召見賜

衣館於客省目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知其弊郇模佯狂行市其跡
近於惑世誣民代宗率爾召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
是非輒復授衣設館昧於政體矣

常袞欲辭堂封時人謂祿以養賢當辭位不當辭

祿注

時人譏袞云云蓋出於佐饗者之口然袞猶稍知節操
較之持祿固位者流猶為彼善於此若但徇大烹養賢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三

之文而不知制祿代耕之義豈伊臯作相必當日食萬
錢耶司馬光廉耻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利

弊目

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為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泌
在肅宗朝參預密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
即傾心倚信且賴其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
間利弊耶常袞一言而以新聞舊不惟惑之甚直是昏

之極矣

德宗

術士柔道茂言將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因

築其城以備非常目

德宗因術士之說築城以備非常其去梁武跣足下殿

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

患道茂妄言禍福明王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盍若勸其

親賢諸大事責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六

四

回紇使董突歸國振武留後張光晟掩殺九百餘

人目

董突奉朝命率眾還部使朝廷果善撫而禁馭之豈能

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

法掩殺殆盡是宜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紇請復

讐言方為之貶光晟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蓋兩失之

朱滔將反三問其眾不應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

郡王目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脅以威而後強從之可知唐

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為乃德宗既聞告變冀賜爵以

慰安之而反謀益熾無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當於此

可概見矣

奉天改元赦文陸贄言宜悔過引咎及制下四方

人心大悅目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悅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

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為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六

五

渴易為飲而赦脇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

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誥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

乖方藩鎮橫逆如故浸淫以至於唐亡所謂感人者安

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蕭復嘗言宦官恃恩縱橫又言楊炎盧杞瀆亂朝

政目

德宗縱宦官袒盧杞戮於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復

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不量

鑿而正柄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進諫注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循野人芹曝之
分錢帛賚與已足相酬遽欲授以試官其昧於輕重實
甚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為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
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為君者所當留意也

既至鳳翔欲因兵勢遣人代李楚琳陸贄言事同
脇執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六

六

楚琳戕節使附逆泚當勘定之初明正其罪為反側子
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德宗乃欲因勢脇代近於詭譎
即陸贄欲羈授官職亦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不得不
然者乎

李晟戍成都取營妓以還張延賞追返之遂有隙

目

延賞儉邪原不可相然晟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
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自不待尚結贄之反間

耳

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撫上言恐生奸欺目
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虞或
遺且竈黿澤雁皆按驗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而尚
欲屯膏民困將誰恤乎況德宗昔於朔方從逆之將士
尚議並給冬衣而此淮西罹患之灾黎獨靳恤之升斗
前後自相刺謬亦已甚矣

陸贄奏均節財賦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六

七

租庸調變為兩稅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贄
欲改賦錢而復徵穀絹是徒泥故冊陳言而不知時勢
所便且有不得而易錢而為銀者夫民生利病特在司
牧者調劑而善馭之可耳若銀錢穀絹不過異名同實
耳理之不得其人皆足病民亂政贄前後奏議多達國
體此則不免迂腐為並存而別白之實不害其賢也

陽城為道州賦稅不登自署下考察使遣判官

督其賦城自繫獄注

徵科撫字原應並行不悖使遇災傷為民請命宜也設
值歲稔亦必盡去其賦以為利民依古無此治體史家
所載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於獄則不免市名
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案判官且載妻子逃逸官箴又
可問耶

李景略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任迪簡彊飲之
歸而嘔血目

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醯行酒彊飲以冀道人之
罪且飲醯亦未必至嘔血迪簡特藉此要結衆心矯情
飾偽諸軍士遂隨其術中觀他日之推奉代帥肺肝如
揭矣

憲宗

梁悅報讐殺人綱

復讐之義在列國分爭時法紀不立仇讐相尋不得不
激為此論若承平之世以里閭細民悍然自抗王章豈
可為訓韓愈所議判律令經義為兩端其流弊適足為

奸民藉口耳向嘗明著其說讀史者不可不知

吐突承堆有罪出為淮南監軍目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所謂罰不蔽辜且猶自
矜為能斷則其平昔中於閹豎之蠱惑深矣李絳尚稱
能直言匡正者所對亦若得之望外其視孔戣顯劾奸
邪轉遜一籌矣

李絳言邊兵無實上令按閱會絳罷相而止注

兵籍軍裝有名無實憲宗平時漫不知檢聞絳言而始
驚會絳罷而即止邊防按閱視相臣去留何以為政然
元和方有事詰戎不宜簡率若此疑記載者不無舛辭
韋貫之言禮部侍郎重于宰相注

禮部重于宰相逞臆說而不中事理彼蓋以為取士所
以儲材也憲宗美其言未幾遂以為相可謂以言取人
而不知任賢之輕重矣

召柳宗元劉禹錫等至京師既而復以為遠州刺

史目

宗元黨附叔文自取戮辱韓愈作誌以為不自愛惜語涉周旋若禹錫既以失身獲譴而還朝尚周知懲艾肆言譏忿其罪當不止與柳同科乃集賢金紫濫賞屢叨守正如裴度汲汲薦剡又何為者韓誌惜宗元不得有力推挽應即指是而發蓋均為文人氣類陋習所中非正道也

盜殺武元衡許孟容請急搜捕因誅王承宗卒張

晏等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十

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搜捕豈容刻緩乃所司惑於賊人詭計竟爾觀望遲疑使非許孟容剴切進言幾欲置之不問及下詔大索又以士則妄告李代桃僵雖元膺購募山棚罪人斯得尚欲掩飾前非不加窮治豈足以肅法紀而申國憲由是觀之憲宗之平淮蔡蓋幸耳非真能恢弘太宗之業者也

柳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小將目

躍馬衝導罪之細者即平民有犯予杖已足蔽辜京兆

雖以肅清輦轂為任亦豈可因衝已導而遽斃軍將公綽此舉非惟草菅人命幾於弁髦王章及上怒詰猶飾辯不已是但知唐突者之無禮而不知專擅者之更非禮也或猶以公綽為風厲真不知政衡者

上求方士以柳泌能合長生藥用為台州刺史目大亂甫戢而亟亟求仙服藥蓋由志滿意盈遂爾一蹶不振而穆宗且甘蹈覆轍而不悟非所謂貽謀不臧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十一

裴度為皇甫鏘之黨所擠罷為河東節度目

晉武平吳贊成者獨有杜預而山濤則云吳平之後方勞聖慮其言可謂知要憲宗倚任裴度河南北得以推陷廓清可謂有為之主既而鏘昇並進度且不安其位中興之業自虧一篲于此可見處成功之難

穆宗

錢徽楊汝士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屬所善進士不

預而鄭覃裴度子弟及弟文昌因言皆關節得

之上命覆試貶徽等目

黨牛怨李已足紊亂朝常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為門戶紛爭瓜連株蔓尤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美錢徽不奏人私書此更替說既有私書則掌舉者已屬納人關節且未必止段李二人而已徽即下愚肯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敬宗

韋處厚諫上宴遊言先帝時陛下年已十五今皇

子纒一歲目

處厚冀以危詞聳聽而不知其言之乖謬大臣篤於忠愛苟事切君身當隨時直陳無隱豈宜計儲位少長為進諫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叵測罪不容誅即詭飾以抒激切而顯斥先朝罔顧尊親之諱亦豈能掩其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起莘僅責其受賞不辭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戾而何

文宗

上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目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特禁室無成亦且小人得以生計此失策之大者也

路隋言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目

宰相叙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變理謝安自命風流於是不親案吏不視細事名尊相體實隳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揚國忠輩擅權通賄由於委任非人以彼貪愴性成當日即不兼瑣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

柏耆馳入滄州斬李同捷諸將爭論坐貶尋以李

祐卒賜自盡目

柏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旦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厲用命之士哉

宗閔與德裕有隙杜棕說宗閔用為御史大夫德

裕驚喜泣下目

杜棕欲用一官羈縻德裕此特為宗閔畫策平憾耳若德裕已朝夕可望入相豈轉以知舉與御史大夫為重哉蓋德裕之意以棕為宗閔謀主故偽為驚喜寄謝冀緩其傾陷之計史家乃謂德裕實艷羨科第清華何異癡人說夢然德裕之機詐實亦可鄙矣

李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目

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二語似矣然邪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十四

正固不容不別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為畧正矣然其朋黨惡習何嘗不為當時之害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因白服見中尉仇士良目

元賞擒杖軍將頗著風力亦末流之錚錚者士良雖強橫據理直折彼固莫如之何囚服往見又何為哉

柳公權以服澣濯之衣為末節上以為諫議大夫

目

公權以敢言著聞文宗亦嘉其風采然彼時宦寺弄權朝臣植黨未聞有所糾彈則亦杜欽谷永之流耳區區不諛澣衣托詞筆諫亦所云末節而已

武宗

李中敏判仇士良不應蔭子李德裕以其楊嗣復之黨出為刺史目

中官蔭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切中竅要璫豎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為主持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十五

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

上欲誅楊嗣復李珣杜棕奔馬見李德裕言天子

新即位不宜手滑目

明罰敕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安得姑容嗣復及珣如果詭謀廢立實為法所不宥特以言出土良讒構其情尚近曖昧耳杜棕年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年既

長立既久遂可不思明慎乎聞見錄載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遇賊棄城事欲為曲貸其死所傳尤為悖理向已深斥其說而其手滑二字實即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并著之

李德裕草賜夏斯書言可汗與我同族目

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懷威讐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末矣况遠尋苗裔傳會支離尤失敕命之體且即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貴德裕頗擅文辭且自詡能使異域奉約執禮而立言謬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宣宗

君臣務反會昌之政目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室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為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觀太尉顧我毛髮洒淅數語與霍光驟乘何異則德裕之致禍本

其身自取豈待同列巧為排擯而宣宗猜忌寡恩之失有不止於矯枉過正者矣

李德裕以私憾殺吳湘其兄訟枉再貶潮州司馬

丁柔立素為德裕所擯至是訟其冤亦坐貶目

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御史覆奏其冤德裕自當平情昭雪乃竟以私意擅殺且罪及推勘之人徇門戶而專威福再貶實罪所當得柔立素為所斥乃以為之訟白得名然豈能欺有卓識者哉

裴休請早建太子上言若建太子則朕為閒人目

宣宗之言實屬可鄙可笑夫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所為遲遲而不敢冒昧從事正堯舜之志也若宣宗者直以帝位為奇貨且以其子為他人又安能有為天下得人之志乎嘗考以忠臣自負者莫不以早建太子擇賢師傅教之為急務此無他蓋半出於懵懂盜襲人言而不知世務半出於兪邪欲圖後日之富貴而已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若因選賢教之即得賢則

堯舜早施之於丹朱商均矣且世愈變而風愈下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有英賢之姿諛之者獻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蹟章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亟亟於冊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設云一旦不虞將起紛爭蓋處置得宜雖不立亦如泰山之安若處置不得其宜雖立定亦有肘腋之患茲故悉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

詔戎臣失律并坐監軍目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掣肘之弊而轉定失律并坐之條是欲去其權而反加之權也非抱薪救火而何

鄭光莊吏恣橫韋澳請置於法上令痛杖而貸其

死目

豪貴肆惡鄉土最為蠹政害民况輦轂間豈容恣橫若富族抗租不問勢將獨於貧戶取盈其弊更不可究極

韋澳執械莊吏請置於法按律正無可逭乃宣宗不但治鄭光庇蠹之罪且為奸吏宛轉乞憐史稱大中朝用法無私其然豈其然哉

上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辭其甥柳玘尤之澳言主上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目

韋澳數語固足為貪名位者下砭然為臣者感激自効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為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岐干進恐啟他人之疑為說是特對甥自炫名高耳其所云造膝時事又誰見之而誰傳之

懿宗

王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注

王式當二浙積玩疲弊之後整頓戎行動中窾會可謂不孤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置烽燧二事亦能發韜鈴所未及至以懦卒為候騎則不可為訓蓋偵候雖不專於戰鬥而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者所能辦且懦者若未見面目輒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搖動軍心

反致債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為軍行成法也

禁出于婁司天監奏為含譽星目

幸災者謂之禁貢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為休為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與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即咎亦應慎之於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晚乎

康承訓拒蠻寇因天平小校燒營得解圍去詔加

承訓官小校不遷一級目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才賴天平小校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六

二十

力爭出奇致勝顧冒功掠美親暱皆濫膺爵賞而庸庸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為者哉

葬同昌公主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舞罷珠

璣覆地注

溺愛厚殉其繆自不待言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云云猶暴殄情事所有至所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

覆三十里之遠蓋所云紂之不善作史者形容而甚其辭耳

僖宗

成都突將作亂高駢招諭還營陰藉其名掩捕殺之注

駢初至西川諸事頗中機畧顧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墮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復濟以嚴酷浸至突將譟亂勝謝既乖大體孳戮濫及多人豈良將所為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六

二十二

劉巨容破黃巢不肯窮追曹全最以除代亦還賊勢復振目

巨容膺閩外之寄賊方敗竄有會可乘正當悉銳窮追以靖伏莽乃怨誹國家員人欲留賊以圖富貴全最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書而遽返致賊氛復煽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僖宗不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專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為尤甚也

鄭從讜鎮河東參佐皆名士時人謂之小朝廷目
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實用有裨聚集雖多亦何足
異况幕府得人極盛亦不過如綠水芙蓉之比時人乃
目之為小朝廷唐末人心幻妄不知明別尊卑於此可
見

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黃巢既乃殺巢使者
擊破其兵目

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有可憑何至望塵降賊真所
謂亂臣賊子也迨困于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兵顧
藉口於屈節紆患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王鐸表請還朝詔從義昌過魏州樂從訓圍而殺
之目

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伴食之誚非果有制勝長略
也是以坐鎮數載老師糜餉無尺寸功乃覲顏表請還
朝不特庸碌無能亦且出入自由矣况當戎馬倥傯時
擁姬侍而侈服御致為姦人窺伺舉室罹災抑亦自貽

之戚耳史贊乃稱其有社稷才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不
知鐸有何功業而如此稱許可謂信史乎

昭宗

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會諸道兵討之綱

克用固非始終忠於唐室之人然既有興復功宜首
議削除况爾時朝命本不能致討特欲藉力三鎮徒快
其并吞私計耳然使克用果滅則三鎮益彊仍為國患
矧克用又未易即滅而徒授之口實卒之一博不勝轉
不得不屈體調停使諸藩效尤脇制是直甘心瀝鳩自
斃范祖禹死疾庸醫之喻猶不足盡之

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每本縣令到官輒往謁拜
之於庭注

節使不敢橫行理固宜爾然當時逆藩跋扈朝命視同
弁髦何有於桑梓一令况師範並無盡心効忠之可紀
乃欲以曲謹沽名飾詐其誰欺

以李谿為相劉崇魯受崔昭緯指掠麻慟哭谿竟

罷目

崇魯甘為昭緯爪牙黨私攻訐謬博直名較谿之僉邪
附勢更為奸巧而彼此狎狎交關撓紊朝常唐室紀綱
掃地矣其欲不亡得乎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思得骨鯁之士驟用孔

緯張濬目

以昭緯潛通藩鎮因改用緯濬而緯濬亦即結交藩鎮
之人蓋唐祚久衰諸臣中具謀國之心者百無一二而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三四

一二人者又無幹濟之才如杜讓能等且漸滅殆盡而
所用率皆僉邪氣運至是尚可與圖存乎

以朱全忠父名誠改義成軍為宣義注

改軍號以避逆臣家諱可謂冠履倒置庸懦若此安得
不為天下所輕唐室陵夷至是蓋亦無足論矣

韋貽範起復再相命韓偓草制偓不肯明日班定

無白麻可宣注

命相失當即上疏論列亦臣職所宜然若但斷斷以草

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禮數與反何異二語

詞雖俚俗誠已深悉其矯情博直蓋唐世傳草裂麻痼
疾相沿甚為蠹政之尤此雖起於下多偽臣實亦因於
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固無一足加責備者矣

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尋為全忠所破遂請降目

唐室阽危諸藩皆坐視不救惟師範慷慨誓師差強人
意惜諸將才皆庸懦事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始終
全節輒開門降賊前後判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六

三五

司馬光論袁紹崔昌遐俱誅宦官以快一時之忿
而國隨以亡注

司馬光蘇軾皆以漢唐之亡後先同轍亦就其大誅宦
官一節而言耳然袁崔二人心跡則有不可同日語者
紹很愎好勝其才尚足有為其名卓也未嘗不思用其
力而後除之迨鳴鼓洛陽尾大不掉則非其所逆料止
快一朝之忿而不計他日之患誠所謂惡垢焚衣因憤
決癭者若朱溫逆節久著即不招之使來且有岌岌之

勢昌遐復從而促之彼既素黨逆溫知其為賊而曲意相徇第欲藉其聲援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顛覆于不問非唯引寇之罪實有賣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必誅者豈得與本初鹵莽僅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昭宣帝

帝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奉冊寶詣大梁

目

楊涉初聞作相猶對其子自歎不幸恐累子孫及是遂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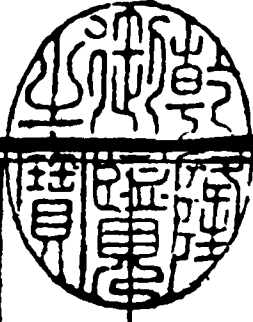
評鑑闡要

卷六

三

艷心富貴不顧罵名與張文蔚輩齎捧冊寶委贄賊廷

天良漸滅殆盡不但重負初心亦有愧於其子矣



評鑑闡要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嚴 福
騰錄監生 臣 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七
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百一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七

五季



梁劉守文討劉守光守光戰敗守文立陣前謂眾
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直前擒之目

兄討幽父之弟即誅之亦不為過乃對眾泣謂勿殺此
與宋襄不擒二毛同一迂庸卒以自取敗亡所謂可笑
可鄙者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蜀徐賢妃諷張格等請立宗行為太子蜀主慮其

幼懦不得已許之目

張格欲結徐妃以自固詐稱密旨脅眾署名可也獨王
建明知其子幼懦不堪任有何不得已而委曲徇眾之
請誠何謂乎蓋建之據蜀本不以正天欲速其亡故假
手童駢使自蹈傾覆耳

晉王將殺劉守光因李小喜瞋目叱守光怒其無

禮先斬之目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守光逆倫傷化罪不容誅然小喜則曾受其恩者既給故主以私降甚至瞋目叱詈良心漸滅盡矣存勗先正其誅頗為快舉

梁主召李愚為左拾遺時衡王友諒貴重見者皆拜愚獨長揖目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出處之正也李愚既自負學行豈宜臣事朱梁既為爵祿所羈受而弗却徒以長揖藩王顯其抗直昧大節而矜細行所謂欲蓋彌彰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七

二

吳朱瑾殺徐知訓以其首示吳王王懼走入內言

我不敢知目

知訓無禮於君凡有心者皆當為鷹鷂之逐朱瑾雖以私嫌擅殺然實為吳除害隆演既據有吳國自當為之主持庶幾跋扈者知所警惕乃懦怯無識諉為不敢與聞致徐溫覬覦日深浸成篡竊之禍雖其及身以柔善自全而吳業之衰自彼釀之實行密之罪臣敗子耳

梁劉鄩討朱友謙以其昏姻不即進兵梁主受譖

密令張宗奭醜殺之注

以私姻移諭遷延貽誤軍計正當明正顯戮耳密令行醜何為哉昔子輿氏引庚公之斯之事雖為取友者旁引曲証之端已非正道後世不知謀國者輒沿襲之以為公私交盡何啻失之千里

晉得傳國寶綱

秦璽久經煨燼不足置議向嘗詳論及之至如宋白之說璽當有二如李心傳之說璽更當有三其真贋又何從而辨乃晉得之而存勗據為受命之符梁失之而歐陽修特書曰盜竊傳國寶夫存勗躁妄固無足責歐陽修尚稱有識者而亦斤斤於此何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七

三

晉王存勗欲稱帝張承業請先滅朱氏求唐後立之目

李唐宦寺之惡為從來所未有獨張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為錚錚佼佼且其始佐晉王創業欲為昭宗復讐及存勗稱帝則色色以歿其志誠亦可憫曾不思

晉王父子雖以忠孝自期方為藩鎮時已不能免於跋扈即存勗與朱溫力戰亦自利之心為多迨大業將定豈肯復居人下而欲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宗安可得哉承業蓋篤於效忠而絀於料事者正所謂官寺之見耳

唐主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注

莊宗藉始終為唐之名能滅朱梁乃方欲戮屍旋命拜墓顛倒無據若或褫其魄者尚何足觀其後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四

唐郭崇韜忌李嗣源密勸唐主罷其兵權目

崇韜爾時深為莊宗倚任陳謀定策多見信從使果慮嗣源之終為國患則杜漸防微應有剴切之論而徒以私忌後言咕囁豈忠正腹心之臣所宜為哉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綱

崇韜之死不由王命繼岌實不能辭過至其不書官爵友益謂病其請立劉后起革謂以其輕犯近習二說皆不得其正宗韜立后之請固為可鄙然不應責於此時

若其不禮宦官更無可罪惟是繼岌都統之命崇韜實請之而佐以西行者雖軍事悉以委付乃於國儲統帥視之蔑如使宵小得乘間而構其短則取禍實有由矣且其在蜀也將吏奔走其門寶賂悉充其橐擅權黷貨叢積愆尤而於宗弼之非分干求始則納其賄以陽許繼乃滅其族以自明是則崇韜罪之大者雖殺不以正而死不為枉則書法交貶之也固宜

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五

春秋以趙盾不討賊則直筆書之嗣源之於從謙抑又甚矣方其入洛陽也軍威甚盛於誅一從謙何有必遲之十月之久始誘而族之乎蓋其初固無殺之之心久而審已度世知為清議所不容姑藉此以塞謗耳不然何不直斥其弑逆之罪且先之以寵秩耶胡寅乃疑為畏其衆而難圖惜其不及時以取悅不但不識事機亦實無當於南董之義也

楚許德勳謂吳使楚國舊臣宿將猶在願勿措懷

必俟衆駒爭棧乃可圖注

德勲身為楚臣應正辭以寢吳謀乃為隱語輸情於敵不謂之賣國可乎左氏多採列國使臣詞令此更非失言之咎所可竟其責者

契丹請其將薊刺惕隱於唐唐諸臣以薊刺驍將

不可縱唐主欲少副其求乃遣薊骨舍利歸曰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還虜將若唐審已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羈留所請驍將欲藉此以杜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七

六

邊患而又與他人思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寇掠日滋石晉遂憑其勢以移後唐之祚所謂進退無據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唐康澄上疏論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目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畏即有未盡切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為慮而於蟲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夫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為撫綏而賑恤

之將有嗷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患而已哉至以稔疹為不足懼則尤害於理宋王安石之說蓋本於此論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許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

唐潞王從珂反朱洪實欲固守洛陽徐圖進取康

義誠誣其反唐主不能辨遂斬洪實目

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滿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闕義誠輩早蓄異心逝將他適所可稍恃以支持者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七

七

惟朱洪實耳雖其固守徐圖之計未必果能濟事而其心皦然不滓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黑白枉殺忠良譬之木將槁而復披其枝葉能無立見傾覆乎

契丹改號遼綱

契丹之改遼與拓跋之稱魏體例無二乃綱目於拓跋書魏契丹則不書遼蓋由司馬光以宋臣作通鑑其時不敢稱遼以敵宋綱目遂仍其舊初非別有深文也乃劉友益尹起莘輩拘牽好異謂書魏所以進之書契丹

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紀事當以春秋為法春秋前書荆後書楚非例以義起耶即以綱目言之東晉時如慕容之稱燕苻姚之稱秦以至武都河西雖彈丸蕞爾而列國之書法具在何所容其進退者腐儒曲說支離真所云燭籠添骨其明益障烏足與言傳信之筆哉

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目

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構兵皆書入寇以中土時方一統體例固應如是即宋室運際陵夷然自徽欽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七

八

以上共主位號猶存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姪惟恐不及若仍書入寇則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不經矣我國家開創之初當明末造國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統系予之至順治元年定鼎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福王猶於江寧僅延一綫故綱目三編所紀並不遽書明亡以絕其祚為福王者使能奮發有為安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惟是天心既已厭明人事復不能自振長江不守統系於是終絕則福王之所係於明

紀者固不同唐桂二王之竄徙無常及宋末昺是之流離瘴海此正千古不易之通義也此條目內舊書遼將入寇謬襲漢唐書法不思彼時中國已瓜分瓦解不成正統而石晉得國之本又由於以父事遼及重貴繼立好事者頓以書臣為恥然稱孫之表仍無虛日以是構禍即問愚騃無識之人以祖寇孫有不听然而笑者哉是當用兩國互伐之文書侵以正其誤且使後之守器者兢兢業業不敢失其統以自取辱殊不失春秋尊王之本義云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七

九

晉因遼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景延廣語榮若來戰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目

晉既藉北朝以興豈能相抗遼於晉有德無怨背之實為不祥且爾時並無良將精兵之可恃而延廣大言不慙徒貽其君以負義之辱小人庸妄誤國顧如是哉

晉以楊光遠難於顯誅陰命李守貞拉殺之以其子承勳為汝州防禦使注

光遠反側無常降又非出其本心留之適以貽惠明正其罪誅之不為過當而乃陰遣人殺之其誰欺乎劉友益以晉不能明正其罪例諸李輔國之書盜殺是也至承勲劫父以降與光遠之忘君而叛者罪逆相等乃殺其父而官其子是何懲勸然五季之亂亦無一可與論倫理者矣

遼主問馮道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云惟皇帝

救得時人善其言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七

十一

從古第一無恥者莫如馮道時人善其言不過以其詭辭止殺耳然彼時打草穀者自若何曾為之止暴哉則道之俳語仍屬諂諛之意而時乃避之豈不大謬

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受朝賀目

遼當國勢彊盛時經畧中原所過摧枯拉朽幾於大業可成乃甫入大梁即襲用通天絳紗尋復呼仗閣門赭袍從事捐淳龐而徇浮譽非開創所宜抑且忘本不祥天道厭之宜其未及旋轅遽攬多故也其後金元皆惑

迂生改正易服之說蔑棄舊章亡不旋踵讀史者可不戒諸

漢郭威平李守貞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皆焚之注

漢時以燒梁獄詞為善處家人骨肉因而撓法庇人者輒引之為口實爾時朝臣交通藩鎮固屬尋常伎倆至詞意已涉悖逆而竟甘心置之不問以為一切保全奸回之徒誰復知所懲創者此非魑魅自消乃日中見斗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七

十一

耳然彼時事勢亦無足責備矣

漢朝貴會飲相詆有隙漢主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注

宰相令僕會飲沈酒已乖政體而使氣謹嗷武臣矜鎗劍徽長文士詡毛錐薄技甚至醜語詬詈鋒刃幾加儀檢蕩然矣隱帝不能詰治復令釋和於杯酒之間紀綱陵替若此安得不亡

漢王章尤不喜文臣目

向之矜毛錐者非王章乎此又謂之不喜文臣甚矣記載家之鮮實也

漢劉宗欲起兵聞迎立湘陰公而止李驥說宗疾據孟津宗怒斬之目

贊雖迎立而大位未踐成否尚未可知李驥請據孟津實為河東自全上策且於湘陰繼統亦無所損劉宗乃以其子將為帝遽有侈心視忠言如朽鑿輕加戮害卒之宋州難作北漢繼業未終敬器滿覆之戒不其然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圖要

卷七

十三

楚彭師高初事馬希廣為希萼所黜希崇因使囚

希萼於衡山師高奉事逾謹立為衡山王目

希萼弒希廣而自立實為楚之亂臣師高素事希廣當以故君為重則希萼乃其仇也方其大呼請死時勁氣凜然頗似明於不二之義者既不能殺賊雪憤且奉為主而謹事之何其厚於萼而薄於廣也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馮道固爭之目

馮道歷事四姓浮沉取容未聞有所建白忽於周主自

將一節嘵嘵不休既非致主之忠又無料敵之智而激切盡言頗似強直此非沽直名以救末路蓋彼天性畏事即使北漢至而周祚移彼又將從北漢而保祿位周之成敗固非所介於懷也

周趙匡胤率兵禦遼次陳橋驛將士謀奉為天子

趙匡胤義趙普部分待旦因入帳白之目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祖實與其謀蓋彼時匡胤以手足之親趙普以心腹之寄毅然部分復入帳中密白使非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圖要

卷七

十三

微窺宋祖隱微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絕無愧辭更足啓後人訾議雖當時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為原諒哉

宋以吳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注

平章既為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之之理且璋與章亦無涉宋主此為蓋徇名而不知義矣

宋罷侍衛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綱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已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於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於宋主英斷勇為處著眼而後世遂以是為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五星聚奎綱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園要

卷七

十四

五星聚奎為宋朝首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謂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却祥雖覺五十步之勝其於敬天勤民之本蓋亦失之遠矣

北漢主鈞嘗謂養子繼恩巽軟恐不能了我家事

目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了事則當早定大計且繼文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立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豈其時

迎之於遼有所不能耶付託夫人致釀成禍釁隕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宋主與諸藩鎮宴酒酣從容諷以乞歸明日皆罷

鎮目

藝祖平時嘗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於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篤於信天而明於為政者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園要

卷七

十五

宋劉溫叟過明德門值宋主方登樓令傳呼依常

而過因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下必希望恩賞

注

登樓遠眺於政體何害希恩望賞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樓而後生也溫叟傳呼徑過時蓋未知宋祖在樓既覺而懼蹈非禮之愆故矯辭以對且欲獵取直名妄亦甚矣

宋

太祖

江南主遣徐鉉求緩師帝言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目

五季國鎮割據域內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吳越納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語其豁達大度竟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概

帝言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七

十六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是至云為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所謂看財奴何以異乎無識者或以為格言然二典三謨中又豈聞有此等語句耶

太宗

帝命徐鉉撰李煜神道碑鉉請存故主之義注

徐鉉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歿後以虛言為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為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賴耳

德昭從征幽州軍中有謀立之者及還德昭請行

太原之賞帝怒言待汝自為未晚德昭自殺目

軍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可指或讒人構釁揣測猜嫌而為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為則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可知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矣抱哭追封固無解於渝盟之過所謂欲蓋彌彰耳

趙普諷李符奏秦王廷美怨望降封涪陵縣公房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七

十七

州安置目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其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察姦變以自揀不過患失之一念繼乃構成冤獄坐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忌老奸伎倆日甚一日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於死而後已則天良漸滅盡矣普嘗自負讀論語鄙夫無所不至之句豈未經見乎

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綱

趙普前此輕信李繼捧縱其復歸夏州已為失策茲復輕信李繼遷受其偽降坐稽天討以留世世邊患蓋姑息偷安實為宋代之失而養癰貽害始謀不臧則自是役貽之

以王繼恩討蜀寇功命別立宣政使以授之目

內侍領兵仍唐弊政其後童貫梁師成之擅權實由此開其端太宗雖不與宣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已屬乖舛作法於涼不能辭詒謀不善之責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十八

李昌言為川峽都部署或奏其有反相詔追止之

罷知鳳翔目

既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悉其為人豈有以反相一語之讒而罷其事者比較之漢光武信讖更為不及矣

真宗

帝幸澶州命王旦還京留守旦請宣寇準至因奏

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言立太子目

王旦待寇準數語不過祖國有君矣之說耳然君父在

外大敵在前即以凶語致啓其心實不可問即有此心以為為國大計毋寧俟實有其事而行之亦自不待致問也

契丹請和寇準許其成目

澶州告急都邑震驚庸懦者束手倉皇奸狡者議遷楚蜀安危之機懸於呼吸寇準處以靜鎮而羣心安力贊親征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而轉旋於俄頃之間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或惜其不決戰於士卒懽呼之際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十九

以定厥功而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談而未達於時勢不知欲和之意早定於真宗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已功且契丹傾國而來志不在小雖捷覽戰歿少挫其鋒而精銳薄城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獻地稱臣激極生變成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會也

朱能詐為天書寇準上之於朝由是得名用目

準於欽若判若冰炭何獨於乾祐天書之事效其所為

蓋一以圖己之進用一以喜朱能素相比附雖墮其術而不顧可見門戶之為害甚於陷阱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

帝得風疾寇準密請太子監國已而被酒漏言丁

謂譖準罷政目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宮監國事出非常止宜詔自朝廷豈可由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况復被酒漏言尤為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七

二十一

粗疎無術其遭讒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至真宗以國家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亂亦豈得辭始事不臧之咎哉

仁宗

太后欲誅丁謂馮拯進救稍解降謂太子少保目

丁謂當仁宗初立恃有垂簾之事交通內侍植黨擅權幾於弁髦朝紀其罪惡較前更著幸而莊獻察其奸欺即明正其誅復何足惜馮拯力為營拯所謂生平嚴正

者安在至云恐駭天下耳目尤為謬戾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聞新政而稱快何駭人聽覩之有且拯已自稱莫敢辨虛實則平日之委蛇旅進亦可概見矣

葬永定陵以天書殉網

史臣以天書殉葬為是續綱目發明則以為非且謂當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夫天書妄誕本不足信事後止宜置之不論不議而已舉而投畀炎火且又追戮奸邪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七

二十一

豈非彰真宗之過於殂落之後而究無補於政化之得失哉

京師大雨水溢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亟

請入見同列愧服目

曾之解鼓妖之感辨河決之訛雖云持以鎮靜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論之此立朝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待識力過人者而後辨此也至聞水作放朝堅執不退弁請見陳謨則當時君若臣之度量亦大半可見矣

帝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范仲淹上疏諫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目

同御大安受朝揆之於禮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疏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摠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率百官上壽會寧為虧君體損主威所言殊為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舞正所以備儀教孝為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劉太后擲之於地目

莊獻不嘗問魯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劉氏七廟被天子袞冕皆何為者至進外家任宦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於程琳之獻圖乃擲地詬之豈真乃心宋室蓋亦知彼時勢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譽之談蓋必出於曾受其惠者之口

呂夷簡以郭后言罷相於是深憾后思傾之目

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於彼以為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

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郭皇后與尚楊二美人忿爭后於帝前批尚氏頰誤批帝頸帝因與閻文應呂夷簡謀下詔廢后目

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耳妻批夫而無罪則臣批君子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於寵二美人使之與后忿爭既爭而相鬪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頸則罪在后矣即誤亦不可而况宮闈之秘所云誤者出諸誰口然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又可誤批乎仁宗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罪而顧謀之宦官謀之執政以至議論紛然道輔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為不益可笑哉

范仲淹欲招納趙元昊自為書諭之會任福敗於

好水川元昊復書不遜仲淹坐擅通書貶官目西夏之役韓琦主攻戰而范仲淹主和守議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避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

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罪貽笑外敵而無補於中國益庸懦之流畏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感額若恐矢石之及已而一聞和則以為保全生靈為國遠謀彼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計及也如是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富弼接伴契丹使蕭特末特密以國情告弼帝擇報聘者呂夷簡不悅弼因薦之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二十四

弼為接伴使能令特末瞿然起敬且盡得其隱情小試之而已效報聘之選誠無出其右者夷簡之薦為得人於國事自有裨益史稱夷簡不悅弼因薦之而歐陽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與否於不論豈真忠於國家之見哉

富弼至契丹議增幣拒稱獻納二字契丹遣使與弼偕來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目

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丈夫氣

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為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懣懣不振誠可笑耳

時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趙元昊因命賈昌

朝往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注

昌朝力辭使命視弼之奉使適行賢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即其所陳諸弊亦不過藉紙上空談以飾其規避之迹仁宗乃嘉予之所為與吕后對冒頓同軌史臣方稱其美德吁可怪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二十五

顏秀等夜入禁中為亂皇后閉閣止帝出趣召王

守忠入衛所遣宦寺后親剪其髮言以是徵賞目

觀此所載仁宗曾一后之不如直是無丈夫氣但所云剪髮徵賞豈能盡識其人黠者將自剪髮以邀功且不數月而以張美人為有扈蹕功更謂賊本起皇后閣以前後相形而論則紀事之不實多誣概可知矣

范仲淹知杭州值歲饑日出宴湖山縱民競渡諭

寺僧造殿宇又新殿倉吏舍注

興造以贍貧民寓賑於工實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至遊宴湖山使游民有所仰食雖亦分有餘以濟不足然時當饑饉閭閻升斗維艱又復飲食嬉遊以耗穀則市糴益將騰踊且仲淹稱先憂後樂者日對鳩形鵠面之人而燕娛自適亦何以為情不若富弼之賑恤青州良法可循也

劉沆充温成后園陵監護使既葬賜后閣中金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二十七

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目

劉沆以會葬得授平章論者譏之乃載其力辭賜金事然辭賞而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壟斷賤丈夫而已且仁宗獨未聞賜錢而不與郎官之事乎

帝問置相於王素素言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因獨舉富弼目

宦官宮妾不知姓名之語從來傳為美談而不知實非也即如司馬光婦人女子無不知之豈宦官宮妾獨不

知乎豈亦因其知之而不可用于人為入主馭世大權不但宦官宮妾不可操其權而已也且彼時獨一富弼為若輩所不知則在朝者將盡為若輩所知者矣獨一富弼其如三公九列何而一時君臣方侈然自詡為盛事不亦大可笑乎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文彥博等啓醮於大慶殿因赦死罪以下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二十七

文彥博等此為直以三尺童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眩非不起之症彥博何不學樊噲排闥請見諸事請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非專擅至啓醮殿廷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賴彥博等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之業業未必非彥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啓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君綱者矣

范鎮疏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章十九上乃罷知諫院目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是時春秋尚富未有皇嗣
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居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
臣對泣成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
兵造為誕妄之語以惑感人心尤為狂謬然其所以致
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綱有以啓之耳

遣胡宿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瞻視驚肅再拜言
我生中國不過與執鞭持蓋一都虞候日

彼時宋方畏契丹增歲幣其政畧兵威有何令契丹可
懼處而契丹主見像驚拜有都虞候之嘆耶此不過宋
臣自詡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詔立宗實為皇子宗實固辭司馬光言皇子辭不
肯之富日

辭不肯之富所見何淺司馬光此言失之甚矣然則贊
宗實得不肯之富者又為何等人乎

英宗

高后為太后姊子少育宮中既長婚於濮邸至是

冊為皇后日

爾時所謂諸正人者不嘗斥賈昌朝交通女謁乎而此
所立皇后高氏之母固曹太后之姊也為交通為不交
通且力贊濮王子入繼又何以對昌朝哉

詔議尊禮濮王司馬光言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
王珪言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大記謂服可降名
不可沒日

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
號更無嫌疑陵僭之虞必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
以相辨折既與大記所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將何以
處之乎且以本生之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
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經傳可据徒以強
詞爭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為得也

韓琦富弼同相中書於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
詢弼弼頗不懌日

琦弼皆時所稱公忠體國之人同在政府氣味何至差

池於事正宜和衷共濟乃琦既不相諮詢未免自專弼竟見於辭色度量亦狹任私意而忘大義公忠體國之人固如是乎

文彥博入覲帝言朕立卿之功乃改判永興遂召為樞密使目

旁支入承大統本無德怨可言若必沾沾挾援立私恩曲行酬報自處己為不廣英宗以富弼嘗有建儲之語亟予遷官又以文彥博向曾推立深加眷念而蔡襄則以疑似小嫌一麾出守豈示天下為公之量邪則向之稱疾固辭實非本意矣

范鎮草韓琦批荅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遂罷鎮或謂歐陽修因鎮忤濮議為帝言鎮以孺子待陛下目并注

范鎮引伊周以况琦固屬過譽然謂即以孺子待其君則歐陽修挾濮議微嫌有心排擠耳

評鑑闡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七

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百二 史部
評鑑闡要卷八

宋

神宗

邵雍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因言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注

史策所紀宰臣北人南人皆互有賢否豈獨一王安石古稱立賢無方顧所以用之耳至地氣北南遷移謂有關治亂尤不足信果如所云未聞邳治之世南方皆堅冰互寒也蓋地氣視人氣之盛衰是時洛陽生聚蕃滋人氣極盛故地氣因之而變花木禽鳥亦隨地而異即如深山窮谷氣每先寒通邑大都候常多燠此可為徵矣若夫禽鳥得氣之先不過如鳩鵲呼鳴預占來日晴雨安能於數年之久明示前知乎雍精於術數或假杜鵑以寓言然術雖精而理實乖矣

滕元發對上言君子無黨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八

一

滕元發此言簡而中理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韓琦疏論青苗法帝諭罷之趙抃請俟安石出安

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目

安石抗章神宗巽謝成何政體即安石果正人猶尚不可而况不正乎嘗謂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至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諭罷青苗機有可乘抃仍請俟安石之出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八

二

是誠何心迨後悔恨求去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議者以更戍法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

諸路將兵總隸禁旅既而分置將副目

宋祖親歷行間習見五季積弊開國之初即定為更戍法使習勤苦均勞佚將不擅專而兵無驕惰立制最善乃無端盡改舊章分置諸將糜廩祿而長恬嬉毫無裨於實用神宗專事更張而不計可否名曰整軍政而實日益廢弛甚可笑也

帝問政令得失蘇軾對以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

人太銳目

求治太急進人太銳深切神宗之病至於聽言太廣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蓋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在廣而不得要領熙寧之政惟以信任論言不能衷之輿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耳廣諮博訪豈足為累乎

王安石與程顥語王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

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八

三

安石雱父子濟惡固君子之所棄然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見其父於對客之時此或出於惡皆歸之之口未免已甚且安石乃偽為名高之人亦豈肯容其子如是哉

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及是雲陰

不見王安石進賀言聖德所感目

日食推測可知然自屬天變敬謹修政可也避殿減膳乃至一月得毋沽名過甚甚至以陰雲不見為德所感而

君臣相賀益可鄙矣

河溢夏津帝以調夫壞產欲聽所趨王安石言昨
修二股費至少而田皆出因置濬河司用鐵龍
爪濬川杷法目并注

神宗恤調夫之壞產而不顧河決之占地狃於小而忽
於大可謂惠而不知為政安石持議濬河意非不善乃
以費少利倍為辭絕不計及民生利病則乖立言之體
矣至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說而
力行之蓋好奇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倌曾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
以疏雲梯關以下黃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

帝言古者什一而稅王安石謂古非特什一又三
司增吏祿皆謂祿厚則人知自重目

什一而稅方冊可徵而謂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
必恃覆邦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剝民
財以增吏祿欲使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為謬見不思

墨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即加之祿其貪
猶是及其既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豫竭萬
姓之膏以充百司之橐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剝肉
以啖之乎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彙卒綱

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為
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蒲察轉音
此其明證也間考史冊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脗合
第音譯傳訛遂至歧舛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
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為管理衆人之稱乃
解為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
子也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為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即今
語穆昆為族長之轉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為金與國
語愛新迥不相類而金國語解復有金曰按春之文則
又與今耳墜語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蓋
金朝所製女真大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

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證不及我朝國書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為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於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於異國異字用之即於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此倉頡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而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求其音之正則必當用今之三合音字庶為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茲因批閱通鑑輯覽思全史成於漢人之手於音譯既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輒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以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為勃極烈或訛為李董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為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注於下以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為前人謬妄所

惑特於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

蔡確自諫院為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目

蔡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鷙賊之性濟其覬覦之私視禦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於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為甚乃至再三不亦惜乎

李憲乞再舉伐夏帝言唐平淮蔡惟裴度謀議與

主同今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注

西夏之罪浮於淮蔡廷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懇比其憚於行師阻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之誚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宗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帝有疾詔立太子煦太后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

十歲兒黃袍密為踐阼備目

中人內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袍宮中豈不能製史家不過欲頌太后撫幼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而謬矣

哲宗

徐積事親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不踐目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八

八

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且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觀其讀孝經輒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於至性而作史者於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刪向曾為文以正其失茲特舉示之使天下知史筆非難史識為難耳

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

朔黨之語目

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蕕冰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實可異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積不能平漸至岐異揆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均未嘗有當也余嘗作宛轉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顧厨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為諸君子致詰耳

帝御文德殿冊立皇后孟氏太皇太后語帝斯人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八

九

賢淑惜其福薄目

史家紀宣仁之言以為孟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夫異日之事宜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福薄之人以成異日之禍何為哉

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奏后已必再稟帝注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

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為馴致於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太皇太后因呂大防等問疾言公等宜早退目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并召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為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為私絕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尚何忍洩之於人傳之於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蓋出於史家傳會之說不可信也

章惇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為執

政希遂極其醜詆目

黜陟褒貶權出自上宣達意旨本不煩緣飾多辭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以市諛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褻王言而辱國體莫此為甚相習成風恬

不為怪如林希之肆行誣詆敢於陰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為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帝聞有夏寇笑言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目

當疆場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宜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覘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國威已損亦何足取乎

呂大防徙安州帝語其兄大忠言執政欲遷諸嶺

南朕今處安陸大防樸直二三年可復見目

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置看詳訴理局綱

元祐初置訴理所凡神宗朝得罪者悉皆超雪未幾而

置看詳局復翻舊案株連幾及千家倏忽之間波瀾反覆固羣小構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熙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次第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簧鼓至崇寧即位彼此效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恩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徽宗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八

十三

魏漢津獻樂議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

節三寸為度定黃鍾律目

吹竹系黍自伶倫置律以來未之有改漢津庸妄誤解夏禹以身為度之文輒用帝指寸節短長裁為律管夫人之身體短長不齊將易一帝即易一律乎一時君若臣無能辨其誕謬方謂鑄鼎制樂突過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鼎各一殿帝行酌獻禮至

北方寶鼎忽破或言北方亂兆目并注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即禹鼎果傳於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沒水求之已為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益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鍊冶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附會可笑試思妄作之器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陳禾奏劾童貫黃經臣罪帝起禾引帝衣衣裾落

內侍請易衣帝言留以旌直臣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八

十三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奸况不旋踵而禾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金人來聘綱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自當仍從續綱目原文至靖康以後稱姪稱臣幾與石晉事遼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豈可復拘內外之說則宋在所應貶改書正所以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京師茶肆有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為龍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始止目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為犬而溷於市肆至人將取食尚不能騰擊而去所謂昭昭之靈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為害水潦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青及女子生髭皆不足盡信夫以徽宗昏亂即無災異亦必亡國作史者因宋運日替遂據一時訛言以為五行災異之徵亦好奇而不知失之誣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八

十四

時欲會金攻遼鄭居中以為造釁非計蔡京言上

厭輸遼歲幣注

禦邊而謀及歲幣已屬操縱由人無能可恥但遼宋自澶淵講好以後歲幣交納百有餘年未聞以五十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乏而燕事既起科斂繁興計口出筭之六千二百萬免夫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萬孰多孰少乎又况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為五十萬者仍在復益以代稅一百萬緡厭多費而費轉多是失筭之中更

為失筭而危亡之患即因之以興爾時君若臣尚自詡為得計誠可笑抑亦可憐矣

始遼使至宋率迂其程宴犒不侈及是金使自燕

七日至都張宴又盛設以誇富盛金人益生心

注

守國自有正道不在迂程與示儉也况金與宋是時釁端已成即盡以待遼使之法待金亦不能消弭後患且宋稱會兵圖燕宋何嘗致兵力而欲坐享金人所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八

十五

燕金豈肯乎遼國既亡宋實自取唇亡齒寒之禍其事勢更不待卜之異日且金人即生心亦生心於宋之江山社稷錦綉金玉固在其中矣史家乃以使至之速張宴之侈為受病根由所見怯而且迂誠可笑也

金人南下宇文虛中言今日宜先降詔罪已帝即

命草詔目

平時不能持盈保泰及國步已危而欲以虛言感動天下於事何濟唐時奉天之詔聞者感泣亦未免史家右

陸贄之言宋則積衰既久如癰疽之瘍業已大潰而欲望刀圭一酌收效須臾固必不可得之勢也

欽宗

宰執請帝幸襄鄧李綱力持堅守都城之議帝問誰可將者綱以白時中李邦彥對目

汴都戒嚴白時中輩皆欲委棄而去獨李綱力主堅守之說持義頗正及欽宗以命將為問綱意中豈無一二禦侮之材可以陳薦者且目擊君父之難亦何妨慷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十六

請行乃漫以時中邦彥為對綱寧不知二人之庸懦無能尚欲冀其盡職蓋由心嫉二人故不覺欲置之死地以觀其債事然時危論將不宜復參平日好惡之私綱固純臣此則不能免責備之議矣

种師道薦尹焞德行召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

還目

於時外事方棘社稷危在旦夕宋室君臣不此之務而高談徵隱之舉即果用尹焞亦何能救其播遷耶

帝如金營請和金人言欲別立宋君去帝號何桌

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何桌請率眾巷戰似知徇國之義者及從君出降親聞金將議欲另立宋主仍去帝號不能痛哭陳請以死力爭乃轉喜和議之成歸至都堂會飲談笑若有所慶幸者具如此肺腸之人而以為執政雖欲不亡得乎

康王自相州帥兵萬人進次大名宗澤請急入援

汪伯彥難之因移軍東平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十七

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奸言濡遲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梁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讐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幹里布詰責而不為動似乎尚足有為何一旦惟怯至此豈前事云云固當日史官溢美之辭不足盡信耶抑直一庸人遇大事情不能出一言史遂謂之不為動耶

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軍

綱

續綱目於此條作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云云意在貶金不知金初未臣服於宋因宋人渝盟生釁遂至兵連迨汴城既破欽宗具表請降則遷其族屬乃伐國之常事於金固無可責而范瓊身為宋臣不能捍衛捐軀乃仰承金將意指陵逼其帝后猝就犢車舉族倉皇同為俘虜則瓊之為亂臣賊子實春秋所必誅舊時書法無當於予奪大義因改書之以正續綱目之失且示斧鉞之嚴為萬世昭公道云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八

十八

張邦昌僭位呂好問言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

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目

王時雍等擁戴邦昌已甘心為僭竊之臣好問小黠乃首發康王正位之議且止金人之留兵通濟州之聲問得以漸杜奸謀其功固為可錄但當議立邦昌時不聞好問畧為爭執而權門下省之拜又受其偽署而不辭則知後之所為非始終忠於宋蓋覘知人心未厭宋故

為急轉之機以避禍邀名所謂小人之尤耳

高宗

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言邦昌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因封同安郡王目

邦昌人臣稱帝僭逆顯然雖已畏禍自歸豈得原情廢法乃潛善輩心存左袒竟以金人所脅曲為解釋而高宗亦復以異時金人有辭為懼非惟不聲罪加誅轉位以三公尊之王爵刑賞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顏岐論奏公然請視金人所喜惡以為黜陟高宗不過以已躬諷諭而不能示之顯罰其乘釁苟安無振作有為之意已可概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八

十九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及偽命臣僚帝頗感動責授

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目

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聞李綱討賊之說猶必歷詢宰執豈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蓋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之勢將不利於己故當其遣使奉

迎時尚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竄放特因李綱執持大義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之耳他日邦昌既誅旋即官其親屬雖欲藉以悅金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時宗澤上疏請還京奏至適聞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目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於已
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於仇讐則甘心避之於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於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為過當也

帝言黃潛善作左相汪伯彥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目

高宗信任汪黃幾如宣和之寵用京黼惟時可求劉豫相繼叛降李成劉忠共起為盜而河北山東諸郡縣多

入於金皆事之顯而易見者乃因二人朦惑置若罔聞聽其擅權恣橫方自謂命相得人冀資左右輔弼之益惛瞶若此豈復可望其有恢復中原之志哉

帝下詔罪已赦死罪以下惟李綱不赦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目

李綱既退未聞金人因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說謬妄已可概見况前此顏岐論奏高宗曾斥其非乃因潛善欲排異已遂從其說使綱不得與於赦令何其自相矛盾耶

時久雨恒陰趙鼎上疏言王安石猶配享神宗而蔡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目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於事即如其言悉舉而廓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

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仍門戶排斥之私耳

韓世忠屯軍焦山設伏金山龍王廟合擊烏珠烏珠紅袍玉帶振策以馳既墜復跳而免目

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是時志在濟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流鐘聲兩岸唐時名句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則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八

二十二

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况世忠屯戍焦山與金山銀山東西相距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其為傳會顯然惟王象之及熊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為可信蓋北固踞江南岸既得振策以馳而山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規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世之疑議也至謂一人紅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

無褒衣博帶之人况身臨戰陣安有服袍玉以從事者其為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證金山馳馬之荒唐矣

柔仲請合諸鎮復中原呂頤浩命仲節制軍馬霍明疑仲謀逆誘而殺之目

柔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後尚屢為寇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悃呂頤浩遽從而假以節制殊為輕率霍明疑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証仲與明之孰為曲直舊史于仲有過予之詞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八

二十三

沂王樗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遂誅樗目樗身為俘繫固難責其誓志枕戈而值邦家傾覆亦當懷生還故國之念乃無端告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梟獍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室中之戈者則其家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徽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張浚以喪師落職劉子羽亦坐安置白州目

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叅軍杖拄其間既諫浚于未戰之前及浚屢欲退遁皆以子羽之言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浚同事並從貶逐殊失黜陟之平豈其前後叅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帝育太祖後子偁之子瑗于宮中封為建國公目

高宗擇立孝宗為嗣當時多謂付托得人蓋以藝祖後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八

二十四

不克享有天下人心頗有餘憾一旦見昌陵之裔復繼

大統不覺溢美任情至以中興事業推許孝宗則實過

矣孝宗雖承歡德壽嚮學右文不過蒙偏安之業端處

晏然而已中原侵地未能恢復尺寸而符離之役任用

非人遂至一敗不振所謂中興者安在岳飛退喜之言

蓋出於史家過譽不足信也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目

蒙古地廣族繁部落不一我朝中外一統四十九旗咸

備蕃衛而其外喀爾喀四盟長部分壤錯疆域犁然其

在前朝則固各為一國也宋人記載大約得諸傳聞音

譯既不免沿訛且以醜字為詆訾于是萌骨蒙骨音

蒙兀蒙骨斯諸名錯見載籍音清字舛實可鄙笑宇文

懋昭乃謂金初伐之蒙古與元之蒙古為二國相去幾

千里不知今蒙古諸境延袤且萬里而遙金初伐之蒙

古史亦言居金之北與元之始居陰山總屬朔漠部族

或殊其實皆蒙古耳因證以今時典屬所司芟其猥雜

之名以正譌而衷于是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八

二十五

張浚遣呂祉奏事趙鼎每抑之帝言他日浚與卿

不和必由呂祉及浚還鼎遂罷目

不和必由呂祉及浚還鼎遂罷目

史稱帝謂浚鼎不和必由呂祉若譽高宗有先見者然

夫三人者皆其臣也黜陟誰則司之而為此局外之論

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袒護及

其請攻河南請罷劉光世鼎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

異夫光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河南而

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全之不侵乎二人尚具忠愛之忱者而各有所蔽宜其迄無成事也

張燾使河南還帝問以陵寢狀燾惟言萬世不可

忘此讐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目

燾已疏言金人之禍及山陵高宗亦何忍復問况永昌以下諸陵之暴露發掘前此方庭實奉使歸嘗備言之亦何待再問或責燾僅渾涵以對不能直陳其狀以激動君心不知高宗始聞燾對而默然旋以不容於檜斥使出外即使燾盡情實對高宗亦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已又豈能奮發雪恨哉

馮檝言張浚須付以戎機帝言寧至覆國不用此

人注

張浚嘗屢出視師高宗深加倚任自力諫和議以後遂爾見疎然所言雖與檜抵牾實乃心存忠愛何至疾之如仇寧覆國不用此人豈人君所宜出諸口者蓋高宗處心積慮久無意于中原非僅為奸邪所愚弄爾

金烏珠以拐子馬來岳飛令步卒以刀斫馬足拐

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目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傳皆不載惟見於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為確據况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已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

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徇於兵車駟介之說強為傳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冊無稽之說所誤不得不明辯之

張俊援濠州劉錡勸退師據險不聽令楊沂中直趨

濠州軍遂敗目

俊懦蕙無能心多猜忌其于劉錡固久深嫉之當金師

克濠既不從其退師據險之謀及聞兵去又不信其嚴
兵設備之說且阻錡無往遂至倉卒敗逃死傷枕藉欲
邀功而適以喪師不聞問其失律之罪當時政令可知
矣

熙寧中嘗立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報存趙孤

至是復立廟臨安目

宋之于盾袞亦猶唐之于李耳然李耳猶謬藉其有元
元聖祖之稱至于盾袞不過列國一陪臣耳有何華胄
之足炫且是時兩宮未還陵寢未復顧沾沾于祚德之
廟以為追遠報功其所以為榮即所以取辱耳

樂平縣田水直行高數尺程氏井溢天矯如虹穿

牆毀樓二水鬪于杉塾目

水鬪之文雖見於國語然穀洛二水本自會流或激而
成衝突之勢類於相鬪理尚可通若田中之水聚而直
行井水溢高天矯如虹則不經殊甚且水力安能穿牆
毀樓哉史家無識傳會傳訛亦好怪而失之誣矣

秦檜入朝施全遮刺之不中被殺目

秦檜有可殺之罪施全非當殺檜之人其事固不必深
論獨是檜奸邪誤國海內切齒所欲割刃甘心者非止
一全而高宗始終信之而不忍去之後且畏之而不敢
去之豈非天奪其魄乎

巫伋使金首請迎靖康帝金主亮詰以何處頓放
伋唯唯而退目

巫伋奉使雖以請迎靖康帝為名及聞何處頓放之詰遂
不能復對即此固足誅高宗之心而伋實有以窺高宗
之意然則高宗之首尾畏忌本因貪位苟安是以事雙
忘親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帝欲防秦檜壅蔽因諭禁百官避免輪對目

輪對固欲聞所未聞然聞之而不能行雖聞何益史謂
高宗避免之禁為防檜壅蔽不知檜之敢為壅蔽實高
宗有以致之果自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耳若其不能
去則是太阿倒授網紐懈弛既不能除巨慙以清政紀

而徒為是令正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庸何益乎

金主亮欲南侵遣王全至臨安授辭詆責以激帝

怒復言趙桓已死目

王全雖受海陵之命激怒宋人以為南侵計然此在金
人猶可而全則本宋人也直呼其故君之名悖逆已甚
而高宗竟聽其肆謾隱忍不言庸懦委靡直是全無人
心尚何以覩顏人上乎必不敢害之言早為海陵所料
惟懷苟安而罔知自厲無怪其終不能出人掌握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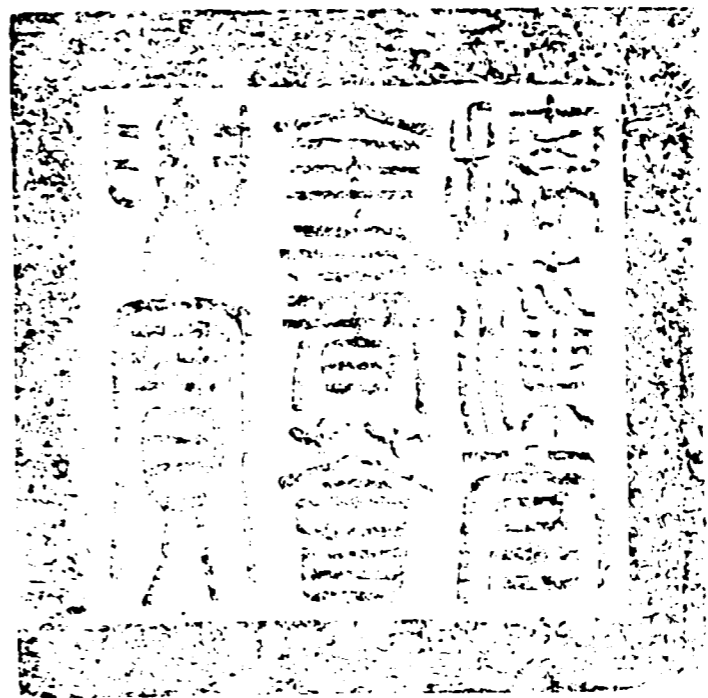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八

子



評鑑闡要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嚴 福

騰錄監生 臣 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九
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百三
史部
評鑑闡要卷九

宋



孝宗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綱

孝宗初召張浚嚮用之意甚殷既曰倚魏公如長城又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賜書又有須與卿終之語若深相倚任者何以福州之命去之曾無難色及虞允文宣撫四川且戒以無效張浚迂闊又若夙所憎嫉者然何前後矛盾若此蓋其始不過博取恢復美名藉以虛張聲勢後覺事竟難成遂無所顧惜其情不覺流露直是無定見耳

葉顥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
秦甚蓋指龍大淵目

用人固當隨才器使賢愚各由生質固不妨並進兼收若姦盜法所必懲豈宜進用葉顥之言蓋指管仲陳平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九

者流耳然管陳不常有而姦盜非盡有奇材也顯於龍
大淵隱約其辭飾為不經之說思欲遷就調停不得謂
之蓋誠建白也

帝大閱于茅灘親御甲冑指授方畧戈甲耀日旌
旗蔽天日

習武練兵固國家要務但是時兩淮邊備猶未修復僅
僅簡閱禁軍以戈甲耀日旌旗蔽天為誇詡之辭何濟
於事乃有今歲大舉之言自欺欺人真不值一噓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九

帝以射弩弦斷傷目陳俊卿言騎射之事宜永為

後戒注

射為六藝之一習射固所不廢處承平之日已當安不
忘危况在偏安僻處之際乎孝宗留意馳射尚屬志足
有為或可藉此以先勞厲衆然亦何至弩弦傷目亦可
謂無能之甚矣而俊卿遂有當永為後戒之辭爾時君
若臣之設施若此何怪其終不能恢復中原乎

帝以上皇石池水銀言買之汪尚書家遂怒應辰

應辰力求去然水銀實非買自應辰家目

上皇謂水銀買自汪尚書家孝宗既聞此言即當詳加
體察如其事果實則以大臣而沽直牟利譴責固所應
加否則宜為之辨白乃懷其夙昔建言之嫌勃然詰諷
致應辰不安其官復假他事以罷是非大公至正之道
以致有實非買應辰家之疑案蓋孝宗既不能處之以
光明正大故不免左袒應辰者為疑似之言也

金主在上京宴宗室羣臣故老自為歌本曲其詞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九

道王業艱難繼述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觀

歌畢泣下目

觀至此而不懼然惕懼然失愾然感者亦無人心者矣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綱

高宗崩未逾二年帝即傳位名雖託於孝實則怠於政
蓋知恢復之難成又恐建白之難拒故為是退避之計
其視人臣之託言高尚者更為可鄙

光宗

帝祀南郊聞黃貴妃暴卒又郊壇大風雨滅燭震懼增疾政事多決于李后目

光宗政事多決于后視唐高宗令后決百司奏事何異至斷臂擅殺之慘亦復相同然李后之毒悍實皆光宗闇懦不振有以釀成之而不朝壽皇夫子道其罪更浮於高宗矣

金主詔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目

嘗論孟子文囿芻蕘雉兔之往久之并芻蕘雉兔之地亦不可得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章宗乃以圍獵之地悉與民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四

耕則講武且因之而廢觀章宗論察吏教民之道未嘗不知治要顧核其平日所措施乃偏以典章文物為急未免近於好名而於詰戎肄武之道棄之如遺遂盡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大定之業衰矣說者咸以章宗為守成令主然子孫不能承祖父基緒致家法因之而隳雖有善政亦奚足道哉謝深甫請帝朝重華宮帝感悟趣命駕出至御屏為李后挽留遂傳旨罷還內日晨昏定省天性自然固非作而致之者至於侍從連章

力諫臺臣慟哭殿庭即勉強往朝而本心已不可問矣乃甫趣駕欲行旋以李后挽留即止忽而感悟天良忽而漸滅殆盡光宗既非失心狂易之疾何昧於父子之親受制悍后恬不知恥此誠成丘蒙所云天下殆哉岌岌乎之時矣

寧宗

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綱

書始朝則前此之不朝可知寧宗即位至是已閱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五

定省之禮闕焉不講夫以父子至性睽隔久遠返之于心其能安乎且光宗之不朝壽皇在廷交章論諫至有內禪之舉寧宗追思前事更當痛心疾首乃不知幹蠱而顯蹈覆車羣臣方以上壽禮成相率稱賀寧宗亦竟覲顏受之真不解具何肺腑然光宗不孝孝宗故寧宗亦不孝光宗天道好還此之謂矣

元太祖却特特穆津元年注

前以史鑑所載金朝人名音譯失真謬妄相傳因命詳

加釐訂附釋各條分注之下以正前訛並於初見處批示大旨茲閱蒙古人名其舛誤與金史等我朝中外一家蒙古諸部久為臣僕其語言音義咨諏所及皆可周知又以奇渥溫得姓所自必元史傳謫詢之喀爾喀親王成衮扎布得其所藏蒙古源流一書有元事蹟氏族頗具梗槩始知奇渥溫乃却特之誤蓋蒙古書却特與奇渥溫字形相似當時宋濂輩承修元史既不諳其國語又不辨其字文率憑粗識蒙古字之人妄為音譯遂誤以却特為奇渥溫不啻魯魚之舛今既為訂謬且以釋疑實考古之一快因為參稽譯改以正史鑑之誤舉數百年之躋謬悉與辨別闡明以昭一統同文之盛且俾讀史者得免耳食沿謠之陋云

時下詔伐金有兵出有名師直為壯之語注

寧宗時事與高宗異高宗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且父兄俱留係金庭使能發憤自強雪國恥而還二帝用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

也寧宗朝所謂老成宿將者為誰且當和議久成金羣臣咸請先舉而金主堅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召豐曲直瞭然况誓書誓表口血未乾忽欲藉口復仇頓忘其為稱臣稱姪之國尚得謂之有名及援師直為壯以自解乎

畢再遇引金人戰以香料煮豆布地餌金人馬又縛羊使以足擊鼓有聲因潛拔營去注

轉戰未定馬得有暇煮豆而且前且却道路孔長又安得有如許熟豆布地况戀棧不前亦惟駑馬則然若乘馭者鞭策得宜亦不虞其盤桓不進金人既乘勝追逐又善於馳騁何至聽馬之自行自止且馬正疾驅亦不能聞豆香而駐足就食况交戰竟日馬饑彼此相同止圖誘撓追騎寧不為已馬計乎至於縣羊擊鼓更同兒戲此蓋再遇過於粉飾當時不加深察遂從而傳會之宋史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蒙古之先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九姓回鶻故

城和林接壤目

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則似與今蒙古相類又言其善騎射喜寇鈔復近厄魯特之習故向詠唐回鶻器詩序即疑唐史回鶻傳或有淆訛將俟餘暇博攷茲閱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于唐末西徙火州後遂蔓延西域五代史雖仍稱回鶻而以馬市易多賫寶玉正與今回部之和闐及哈薩克諸處物產相合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无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八

稱蓋唐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唐以後之回鶻散處今回部之地故物產與回部畧同若夫紇轉為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畏羅之當為衛拉特乃蠻之當為柰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

金人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遂命以侂胄及蘇

師旦首送金師目

金人必欲得侂胄師旦之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

人則不當以此惡侂胄夫侂胄之奸罪素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况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胄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諉咎於下祇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金瑚沙護逼金主出居衛邸徒單鎰聞難作還第已而勸立昇王目

徒單鎰既為相遇國家大變既不能討賊又不能盡節徒以定計策立委蛇自免豈得謂忠臣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九

金人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之遂罷金國歲幣目周禮以宋罷金歲幣為差強人意此殊足鄙當紹興時宋方與金構怨宋之君臣不能力圖恢復以雪仇恥顧懼金人強盛覲顏饋納冀速議和固已甘心臣服迨大定以後罷兵修好交睦已非一日乃因蒙古侵陵金勢浸弱忽爾渝盟罷幣失已之信幸人之災是無恥耳且是時金不能為宋患而蒙古之燄方張不知助隣以禦敵轉欲抑弱以扶強號亡虞及理勢必然則宋人所自

謂以為得計者孰知即其失計之甚者乎

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襲
之綱

張柔非奉命不可謂討且其後又降蒙古故正書法曰
襲

金遣使如夏議和綱

金是時雖不及大定以前之盛使能發憤自強猶足以
自守何至效宋家柔懦之習動輒議和使蒙古敢於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十

慢相加宋人又復依違無據至西夏悖好負德更不應
向其下氣輸情徒然示弱而不足以紓患是忘已之先
人所以制人者即用人之受制於已之下策而反受制
於人不亦大可哀乎

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言女真將易主目

金距此時逾一年四月始易主何係於長星之見且彼
時南有宋而北有金蒙古亦方興之國而西方則西夏
之地長星究為誰見耶此不過附會楚材明天文之說

而不知其怪誕已甚也

理宗

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既而竑討壬壬走史

彌遠矯詔殺竑綱

濟王既身被黃袍發軍資庫金犒兵則非固執臣節始
終不從者矣後知事不成乃帥兵討壬故變綱目書法
以示不盡予之之意

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藉田令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十一

理宗在位甚久政無足紀後人或許其能推崇理學爾
時內外政紀要於此者多矣乃無一整飭徒慕虛名毫
無實濟則亦烏足稱道况祇褒贈已往之程朱而不用
現在之真魏即所謂推崇理學又與葉公之好龍何以
異哉

時檄彭忬經理楚州又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忬

將張惠因縛忬以盱眙降金目

彭忬輕儇無決坐失事機其過固不待言若時青不過

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宋始終一進退無據之人耳有何重望而朝議忽而檄托忽而檄青致使諸將離心釀成事故青之畏首畏尾密報李全遷延不出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而宋之君臣瞽昧無知欲弭亂而轉以速亂果何所見而成此大錯邪

先是金完顏賽布言宰相須用文人因請致仕及是蒙古攻汴日急平章博薩懼往為質力請起復賽布為相目

賽布謂宰相必用文人襲世俗迂腐之說而忘金源蓋臣之本夫金源初起大東爾時豈有文人輔成創業乎况國家有事之日尤當與共安危若止潔身獨善而置國事於不顧與國休戚之謂何然賽布後此尚能殉義以全大節若博薩慮議和為質力薦賽布以避患更為小人之尤而不足責矣

時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目

理宗受制權奸九年直待彌遠死後始親政事前此之闕失既多即欲勵精求治亦復何及且鄭清之因黨附彌遠而進其品誼已槩可知安望其有所樹立乃覲顏以天下為任君若臣其將誰欺其亦無恥之甚矣

帝嘗憑高望西湖中燈火言必賈似道使史巖之戒之巖之言其才可大用目

賈似道燕遊湖上不返燈火盛陳理宗既憑高望見即當切責俾改其過過而不改罪之可也乃徒令京尹傳言示戒巖之復曲意阿諛轉謂其才可大用馴至柄政擅權敗壞國事皆理宗之姑息釀成之耳

金李伯淵謀殺崔立先以書詣金子才軍約降乃燒封邱門請立視火就馬上刺殺立目

爾時蔡州不守哀宗死社稷伯淵等方擁重兵守汴自當痛哭誓師矢死以圖報復况宋兵冢入尤當竭力嬰城乃竟聞風約降遂成內潰臣節已虧矣且其詭謀殺立徇私嫌而非申國憲是立固有當殺之罪而伯淵等

非可殺立之人續綱目書誅以予之于義未允因改書而申其論

趙范以入洛師潰劾趙葵等輕遣偏師無律致敗

詔削秩有差目

北復三京其謀倡自趙范汴城之敗由於始計不臧乃不引咎自劾而以輕遣偏師之失歸罪葵等豈公道哉况當時軍無見糧士又不武葵等縱不入洛能保汴城之無患乎且用兵機勢乏食之軍進取或可圖功坐守則必致潰使葵等不留汴半月及早厲師而前力戰取勝未嘗不可因糧於敵此破釜沈舟之計也趙范不罪其戰之不勇而罪其輕進喪師是非益倒置矣理宗曾不察其謬亦何憤憤

蒙古令巴圖魯攻城杜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

目目

國語及蒙古語同以巴圖魯為勇敢將士嘉號豈有以死囚為之之理漢人不解語義錯謬譯出者不勝屈指

數至以小箭射目之語尤為怪誕可笑蓋以目小用小

箭耳此所謂捉影之談豈知小箭輕剽不能命中耶

蒙古主固玉克殂皇后抱克楚子錫勒瑞聽政諸

王大臣皆不服目

錫勒瑞嗣位本太宗遺旨瑪津后欲稱制耶律楚材曾爭之今之聽政正也史乃稱諸王大臣皆不服蓋曲阿憲宗之意非公道不可信

蒙古兵薄嘉定守將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

師之誤有以召之目

宋史於余玠忽褒忽貶迄無定論夫余玠帥蜀時慷慨自許固不免大言不慚其狃於小捷而驕尤失之淺率然其出兵本意則未可盡非雖興元遇敵無功亦未嘗有所挫失若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庫騰之陷成都已然不獨此時也乃以嘉定被攻歸咎余玠不過當時庸懦畏兵之流妄騰口說豈得為確論哉

時邊報日急內侍董宋臣請遷都四明軍器太監

何子舉言若上行幸京師何所依賴目

南渡僻處臨安形勢已失四明尤瀕海小郡高宗播遷至此幾不能以自存前車可鑒開慶疆圉日蹙國事更非理宗祇應博訪盈庭息浮議以勵戰守乃董宋臣忽倡退避之謀何子舉復主固守之策此南宋安危之關鍵而議遷議阻皆出自寺人之口可見舉朝皆庸闇懦怯之流無一人實心為國者然宋室時勢至此已無可為亦不係都之遷與不遷矣

度宗

蒙古議中書省事許衡疏陳時務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目

立國規模惟當權其法之善與不善而折衷於聖人之道若云必行漢法而後可則歷代破國亡家者非行漢法之人乎蓋許衡漢人修史者又出於漢人之手遂有此不經之論耳如衡之說正猶陸行者不知有舟水行者不知有車泥古之見物而不化未為通達政體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十六

帝昀

時鄂州既破羣臣上疏言非師相親出不可賈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目

似道素不知兵前此鄂州之役掩敗為功尤衆人所共見及鄂破而元師乘勝東下席卷之勢已成雖名將尚恐不足抵禦似道即出豈能紓敵患而安衆心廷臣疏請似道親出蓋嫉其權奸誤國藉以視其致敗耳非果望其有濟於事然輕國計而快私憤廷臣之心亦不可問此宋之所以亡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十七

元人南侵以劉整與呂文煥為嚮導整聞文煥入鄂捷至言首帥束我使成功後人遂發憤死目劉整以宋將降元甘為嚮導已不足齒於人類乃不以身事二姓為恥而扼腕於首帥約束成功後人發憤以死適益增其遺臭匪直輕於鴻毛豈得以豫讓相比哉賈似道請遷都詔下公卿議王爚請堅蹕未決爚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目

江上之師為南宋存亡一大機會自遷都議起廷論遂有異同然時事至此已無可為即固守孤城亦未必能再延一綫但與其播遷海上委棄洪濤又何如堅蹕行都猶不失為宗社之殉耶王燦此論固未為非理然以其說不行棄位徑去置國事於不問其跡似乎抗直其心未免避禍以視似道之喪師辱國所差亦不能以間耳

元使廉希賢嚴忠範來至獨松關張濡部曲襲殺

忠範執希賢送臨安病創死日

元兵既已渡江其局固非乞和可了兩軍相對使行其間乃行人甫入境遽以兵刃相加實非情理所宜使宋果有良將勁卒可以制勝或者猶可今並無可自恃者而冒昧橫挑敵怒旋又思餌以甘言更與兒戲何異元人豈肯為宋所愚謀國者錯謬若此尚何所恃以圖存耶

詔與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諡綱

是時宋之君臣救亡之不暇尚從容為崇儒重道之舉此與宋襄臨戰談古何異真可笑可哀耳

遣陸秀夫使元軍求稱姪納幣巴顏不許乃奉表

求封為小國目

是時敵兵深入臨安已在掌握之中宋君臣即欲屈節圖存元人安肯捨垂成之功遽為返旆乃始則抗請班師繼則求封小國惟冀苟延殘喘甘於含垢包羞而不顧徒辱其名而終歸無益當直諫為至愚而已獨惜陸秀夫後既有負海之節而此時默無一言且奉稱姪孫之約以往見巴顏何哉

謝枋得戰敗奔建寧變姓名寓逆旅中已而賣卜

建陽市人多延致為弟子論學注

枋得固講理學者戰而敗死國事可也乃變姓名而竄猶以論學為人所宗正所謂進退無據史尚有與辭豈正見哉

元

世祖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綱

宋自建炎南渡已屬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朝廷規模未失猶可比之東晉至臨安既破帝羃見俘宗社成墟宋統遂絕則自丙子三月以後正統即當歸之於元若昞曷二王崎嶇海島雖諸臣殉國苦心而殘喘苟延流離失據不復成其為君且奉表請降於元正與明唐桂二王之竄跡閩滇者無異朕近於國史傳凡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二十

斥唐桂二王諸臣為偽者概令更正為明蓋以其猶存一綫雖不足稱正統然謂之為偽實不可此萬世之公論也今續綱目於景炎祥興仍用大書紀年則又阿徇不倫乖史筆之正即如元自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子孫繼立苗裔屢傳然既委棄中原編年者即不復大書故號此正也則知昞曷之已失中原而仍大書故號之非正矣夫廢興代嬗其書法自有一定不可稍存偏袒之私且史鑑所以昭法戒亦使為君者知統緒存亡當

慎苞桑而凜馭朽苟弗克保承世業至於土宇失守大命以傾即曲徇欺世苟延數日之虛名亦無補於救敗理本至公而垂戒亦至切也因為改正書法而闡其大旨如此

遣篤什窮河源得之吐蕃朵甘思西鄙潘昂霄採為河源志目并注

昔之論河源者衆喙紛如然皆未嘗親履其地徒為紙上空談又奚足據我朝輿圖式廓遐荒絕域咸隸版章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九

二十一

聖祖仁皇帝屢遣使測量地度詳諮博考始定括爾坤之為中國河源不特漢唐以來諸說可廢即元人所志亦無足道矣近日準夷底定回部歸誠所謂于闐葱嶺之河蒲昌之海案圖而考鞏然具在而就其山川計其道里然後知張騫鹽澤之語不為無據而河有重源之說亦確有明證矣當時篤什所尋止及於中國之河源潘昂霄不識蒙古語而譯以漢文又從而傳會支離其說益多歧舛因就現在地理證合史漢諸書詳加考訂而著

其大凡如此

許衡病革語其子以平生不能辭官勿請諡立碑

目

續綱目因許衡病革戒子之語遂於其卒不具官實垂
書法之正論者或謂衡不當仕元削以示貶或謂元不
得而臣之變例不書二說皆悖於理夫衡未為宋臣仕
元並非失節需才擇主遇合自然有何可貶而既已身
膺撫任食祿登朝本非肥遯鳴高又豈得違君臣定分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九

三十三

二說之謬固不待辨自明至衡之於元聞召即往且云

不如此則道不行乃既得志行道忽於易箒時悔其平
生不能辭官死後囑勿立碑請諡此非彌留亂命則是
後人曲為之說衡故名儒不應前後矛盾若此特改書
官爵以糾續綱目之失且摘諸家曲說闢而正之

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帝聞之震怒太子精吉木

憂懼尋卒目

內禪豈臣下所宜請南臺之奏安知不即出於讒構者

之所為不獨乘間發書之釁由奸黨也精吉木憂懼而
卒論者多惜之而咎元祖之不明不知精吉木之禍不
始於請禪之日而伏於參預朝政之時潛龍勿用經有
明言而精吉木皆反之且我遇是禮亦當如是豈為子
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其養德承華則羣小何由窺伺
即阿哈瑪之事奸徒亦何由假其名以釀禍機耶甚矣
始事之不可不慎也

開會通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埽三十一以時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九

三十三

蓄洩目

會通河為漕運襟喉自元人創始以後至今尚仍其利
當穿渠之始遏汶截泗雖因自然之勢而導之而長川
委輸則在人力之隨時調劑其間濬滌多藉泉湖蓄洩
全資埽壩南北經流轉相貫注然尤在黃淮之順軌漳
衛之循途有治人無治法一勞永逸豈易言哉

脫歡等征安南無功而還適其王陳日燁襲位復

遣使徵之入朝目

安南負固不臣屢干王命脫歡海口之敗至於折將損兵亟應聲罪以張天討若以其為窮荒卉服不足以頻動師徒則早當持以鎮靜付之不問乃日燭並未稍知悔過轉遣使徵以入朝跋涉徒勞仍然抗命不至豈不自損威重迄元之世南交終於梗化皆由措置乖方不能使之警慄傾誠耳

梁曾至安南諷陳日燭入朝不從而遣使入貢詔

安置于江陵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九

三十四

元之控馭安南措置實為失當前此出師敗衄即不應再事招懷洎乎信命往還迄無要領負固之跡已彰乃猶欲以空詔羈縻適以長其跋扈則何如置之不問之猶善乎且日燭抗命不朝正當嚴兵待時以動乃使臣入貢不能示以威信徒加拘執以快一日之憤天討不加於有罪而轉虐及行人又何以令遠方憬附乎

仁宗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方就位忽大風起殿

上燭盡滅目

釋奠所以尊師重道廷臣中豈無一可遣之人何致令宦官行事此即無災異亦足貽笑千古元史以風災紀失未免反覺失實至邦寧前此諫沮武宗傳弟仁宗釋而不問固見大公然以開府宗階濫授刑餘實為褻視名器非特矯枉過正亦失制馭閣豎之道矣

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綱

勅宦者勿授文階或有悔於邦寧晉階加秩之失乃曾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九

三十五

未踰期而續元暉復有昭文之拜何前後自相矛盾蓋由本無定見言不由中故不能持之以久耳

英宗

圖瑞德爾請誅趙世延帝以其欲報私怨不從然猶囚繫再歲拜住為請始得釋目

英宗既知世延之無罪圖瑞德爾欲報私怨而誣陷之則當即為昭雪而置姦黨於法乃於世延猶囚繫兩年復因拜住進言始得免於縲紲而圖瑞德爾則始終置

之不問何所顧忌而不能自主若此法令不行徒於侍
臣前自表英察豈不滋貽笑哉

帝覺圖瑞德爾所譖毀皆先帝舊人因漸見疏外

圖瑞德爾怏怏而死目

賞有功罰有罪王者馭下之大權圖瑞德爾罪惡稔著
英宗既察見之而顧聽其優游養安保首領於牖下待
其已死始籍其家削其爵是縱惡於生前英宗安得謂
英乎

評鑑闡要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七百四 史部
評鑑闡要卷十

元

泰定帝

致和元年分注阿肅進拔改元天順綱并注

泰定在位五年續承元統其子阿肅進拔天下臣民咸
知為儲嗣則繼立乃世及之常是年八月以後統系自
應屬之天順若圖克特穆爾因燕特穆爾構變遂逞逆

謀僭竊位號兵犯上都致阿肅進拔不知所終實與弒
逐無異續綱目反以圖克特穆爾所稱天歷附注是年
而于天順竟沒其號殊乖順逆之理至明宗為武宗長
子大都竊據之事本未與聞及圖克特穆爾遣使奉寶
勸進即位和寧名分已定天順既亡神器非明宗誰屬
又豈可以其未有紀元而去其帝號續綱目于己巳歲
止紀天歷二年而明宗竟削而不書是非尤為失當今
于致和元年附注天順改元以存其統並注圖克特穆

爾僭號以著其罪而已已歲則大書明宗元年至甕郭
察圖變故以後元統無歸然後繫以天厯庶書法得平
而大義亦足昭千古因揭其大指如此

燕特穆爾以受武宗恩欲立其子會帝崩朶洛沙
踰月不立君遂迎懷王于江陵目

武宗既傳于弟其子即無統業可承而泰定帝已成其
為君儲嗣現存神器自有專屬乃燕特穆爾忽逞異圖
謬托受武宗恩寵之言以自文遠迎周懷二王入繼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

二

情理俱為不順其意不過欲假援立之功以憑寵肆志
遂成圖克特穆爾篡弒之謀則燕特穆爾實為罪首至
泰定既崩朶洛沙惟知專擅自利踰月不立君致亂臣
乘間釀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天順帝

懷王圖克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綱

圖克特穆爾之弒明宗人皆知之而于天順之事則史
氏隱而未發夫天順正位已踰數月諸王羣臣皆推戴

為君圖克特穆爾乃敢舉兵直犯上都致令不知所終
則與躬自弒逆者亦無以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
等正斧鉞所必嚴續綱目畧而不書失筆削之旨矣

文宗

帝遺詔傳位明宗之子因立郕王目

父子世及乃三代以下繼緒之常非然者則不足以係
人心而孚公論文宗舍子立姪王禕謂其公天下之心
其說大謬文宗此舉不過欲掩其弒兄之罪且欲矯仁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

三

宗不傳位武宗二子之非耳孰知郕王既不永年而順
帝并至覆其宗社付託不慎貽禍家邦是元室之亡實
文宗之蔑視神器有以釀成之耳

順帝

帝將田于柳林因臺臣諫遂止目

蒐苗獮狩古所不廢况畋獵足以肄武在元時亦其國
俗所尚順帝春秋方盛正當因此習勞而車駕所經並
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乎順帝初元以來端處

深宮委柄臣下不聞臺垣抗疏一言而狃于書生庸瑣之見撫拾舊聞借名諫獵以弋取直聲何其陋也至順帝聞言即止無識者方嘉其從若轉圜不知順帝耽于宴樂其心本好逸而惡勞適臺諫有言遂陽以博納善之稱而陰以遂便安之計其後賜綽台等以金帛且欲妄擬貞觀益可見其意所假托然亦何救其內多欲而覆宗社哉

漳州人李志甫聚眾圍州城袁州人周子旺亦起

兵稱王目

奸民嘯聚竟至圍犯州城必非事起倉卒牧民者不知預為察治任其猖獗若此則元末吏治闒茸可知然此烏合之眾勦捕亦非難事乃守將與戰失利四省兵討之不克則當日軍伍廢弛更可想見總由順帝紀綱不振文武諸臣罔知以安民飭武為念平時習于養癰臨事付之蒿目毋怪盜賊之接踵蠡起也

賊沿江剽掠有司不能禁宋文瓚言戍將非人官

軍萬數反為三十六賊所敗目

劫賊剽掠江海官司不為緝捕聽其橫行無忌足見當時之諸事廢弛乃以萬數官軍轉為三十餘賊所敗戍將鎮兵怯劣若此不聞加以重懲亟為整飭其流毒奚啻萌蘖斧柯之喻而元之君臣置若罔聞其後遂日至潰敗皆由紀綱不振故耳

至元十一年以後不附書徐壽輝等僭號綱并注

元政不綱羣盜蜂起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張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

五

士誠輩雖僭竊位號而攻剽自如不久敗亡未成為國此正如勝廣揭竿之徒耳續綱目依朱子書秦隋二代之例皆書其國號紀年殊未平允順帝政雖怠荒未至若嬴政揚廣之暴虐為神人所共憤况秦末六國以王侯子孫稱兵復國其名近正原非盜賊烏合之比即唐初之蕭銑李軌李密竇建德諸家歷年稍久亦畧具規模元末諸僭偽實非其倫今惟明祖稱吳王元年仍依朱子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其得天下之漸其徐壽

輝等年號槩從刪削並依元史順帝本紀例于其起兵時書作亂以嚴盜魁之誅云

董搏霄以中原大亂請於瀕淮地布連珠營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注

瀕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堵禦但謂無事屯種而食且耕且戰則勢有所不能蓋屯種祇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邊若當時則羣盜遍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種况賊勢猖獗在野則蹂躪可虞將獲則齋糧足懼屯政將安所施董搏霄雖有制勝之長而建議則未為當也

台布哈討賊不進帝惡之拜為右丞相令總兵進討尋為御史所劾奪爵安置目

台布哈初代托都將兵即縱士卒剽掠殃民及是奉詔討賊猶不思奮勉自効以贖前愆乃當進而退以養銳為名汴梁請援按甲不動徒作大言自謾是宜繩以玩寇之罪申以無將之誅乃順帝既心惡之轉從而加拜

右相顛倒極矣至奪爵之命乃因太平懼其害已諷人舉發罪狀當時朝廷既昧勅罰之權而大臣亦惟修私怨是務無怪紀綱之日以凌替以至於亡也

陳友諒害其主徐壽輝于采石綱

徐壽輝竊弄潢池特劇盜之首雖僭名號而不成為國友諒則其支黨耳續綱目于采石之事遽以弑書殊為失當蓋當日情事祇不過勝廣揭竿之流并不得比諸項羽之于義帝盜賊同類相殘何關名分豈得以亂臣賊子例之乎但友諒既受壽輝偽署則固安心尊事之今故仍書其主以正其推奉之罪而特改書害以別于有國之稱庶大義不紊而誅貶益嚴耳

至正二十八年綱

是年正月明祖雖稱帝而大都尚未失守正統猶在元也前纂綱目三編以專紀明事故于明祖稱帝之初即以明為統而于元事則書元以別于明今作通鑑輯覽彙紀列朝要當以歷代正統所繫為準故于順帝在位

之時猶以元為統而于明事則書明以別于元自閏七月順帝出居北漠以後始為明洪武元年從歷朝嬪代一歲兩繫之例屬之下卷以期名分昭而體例一書法雖有異同總期合乎大公之道而已

洪霍特穆爾引軍據太原盡殺官吏目

洪霍特穆爾前與李思齊等兵連禍結尚屬私怨相尋至是則竟入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顯然相抗直是叛矣論者或謂洪霍特穆爾後此孤軍塞外猶然力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

八

戰不屈使得角逐中原國事尚未可知而歸其咎于太子挾嫌輕加削奪驅而為博洛特特穆爾之續坐致宗社淪亡其所以責太子者誠當然彼時明兵已盡有山東漸將由汴入陝即使洪霍特穆爾奮志勤王亦未必即能恢復疆宇中興社稷乃罔恤國家之患不禦外侮而轉成內訌累世忠勤至此而隳何其蓋也

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徐達入大都元亡綱

順帝出塞北去固未嘗失帝號而子孫相繼稱汗與明

代相終始至我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然史家于是年即大書元亡以其失統系而遠避正也知此之為正則知宋亡而仍系昞昞為正統之非正矣夫天命何常常于有德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統系即一綫僅延亦不可輕加以貶絕如宋高宗之遷臨安雖屬偏安尚未至於亡是也若宗社淪亡流離遁去即不得復存其統系如宋二王之居嶺海元順帝之居漠北是也進退予奪悉視其事以為衡豈可以殊中外而有所抑揚于其間前于宋末已著其說茲復引而申之使天下萬世知史法大公至當之理應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

九

明

太祖

上與太子論漢景帝輕聽鼂錯削七國事又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公法注

明祖論漢七國事極為平允然當時召蒙之故雖由鼂錯謀國不臧而諸侯僭侈驕橫在文帝時賈誼已先見

及之則七國兵端實由封建所致明祖果有鑒于此即不應裂地以王諸子且所云諸王當知夾輔王室毋撓公法蓋以諭教授儒臣使諸藩之國守法度耳然能保其始終不渝耶若明祖者所謂師古而不知度今務名而以致害實者耳

徐達械胡德濟送京師帝釋之諭達言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念其功不忍加誅注

德濟雖功臣之子而失機僨事邦有常刑然徐達斬其下數人以徇而械送德濟京師候王章未為大失明祖釋之實流于輕縱且以書諭徐達掩已過而授人柄穰苴之喻未可為辭之正也

納噶出侵遼東綱

元自順帝北居沙漠子孫相繼嗣位襲其故號雖國統已失而南向出兵猶有興復之志譬之宋與金元本屬敵國雖稱臣稱姪而其北伐亦不得以寇書之也明史沿襲舊文于元兵皆以寇書實為未當今特據金元宋

相伐之例悉加改正庶乎情理平而體例允協耳

帝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言學者當文足經邦武足

戲亂注

射為六藝之一古者教士所必資而澤宮之典尤重自後世文武分途專以射為武事于是習文學者不復究心正鵠褒衣博帶于比禮比樂之道問之茫然此古今異宜所不能強也明祖諭國子生習騎射未嘗不有志法古然謂如此即足以經邦戲亂則期望不免過奢而其時亦未聞成均有嫻於武備者則仍不過虛文相尚耳

帝定孝慈錄命太子為孫貴妃服慈母服杖舄太子不奉詔帝怒羣臣震龍注

孝慈錄所定服制輕重頗允乃制書甫頒而太子輒敢徂私意以違父皇之旨且恃屬居嫡長沉舊說相爭孝道已虧尚何足與言禮乎然爾時太子之所以抗帝之所以怒羣臣之所以震龍言實出于帝之沽名好古有以

啟之又誰怨乎

涂節告胡惟庸反帝以節本預謀并誅之目

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倖免實情事所必無况從逆須有左證如陳寧同坐省中閱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于莫須有定獄且陳寧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

十三

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蹟是寧與節雖同以胡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求左驗遽行具獄節遂無以自明耳今以明史及洪武實錄互證之足以釋千秋疑案後此藍玉之反載玉強辨不服詹徽叱玉吐實玉言徽即我黨遂併殺徽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矣

胡惟庸有異謀令李存義陰說李善長善長不能

制目

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畫功成爵列上公自當休戚相關乃聞惟庸逆謀並不即時舉發幾致變亂構成則善長之黨庇叛臣知而容隱罪實難逭明祖置此不問而後此以星變賜善長死未免輕重失宜而王國用猶且為之上書訟寃則更謬之甚矣

宋濂傳太子十餘年言動必以禮法注

宋濂既與議禮之列又兼師傅之任而太子驕縱不奉詔未聞其一語之勸其他又何足稱史家阿好之言不足信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

十三

帝諭馮勝自通州往慶州襲納噶出既克即徑擣

金山目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納噶出方據金山以規取遼東豈復能出兵西畧明兵即欲搗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偵伺敵蹤何異燕轅適越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瓜

分納噶出斷不能仍兼有其故地意當時或有別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遙加臆度遂妄指慶州為納噶出出沒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通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搗金山道里迂迴機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於塞外地里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解縉請行均田注

古稱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

十四

亂其說誠不可易蓋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安其業而必為均田限田之策紛紜予奪重擾閭閻其所害於民生者滋大或當兵燹之餘汙萊遍野版籍蕩然因而徹田定制計口授產一經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策之非可冒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局粗定豈可復事紛更况當時雖罹戰爭亦未必比戶化離皆致失其恒

產若徒向富厚者強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重拂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乎縉不察時宜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闊之見耳

李善長弟存義等交通胡惟庸狀露會星變言者謂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目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叛逆同科明祖既已按治得實當明具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

十五

獄詞以彰顯戮庶法紀昭而人知警乃當御史連章劾奏並未明正典刑時閱事陳顧因占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寶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簿錄多人悉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太子標卒帝召廷臣言欲立燕王劉三吾以孫承嫡統勸止目

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

當內斷於心彼時即定計建儲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肉之釁况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深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疑慮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古好名致三吾頓生異議遂爾決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稱不知何所依據若太孫之名起於晉惠其後亦不克令終雖太甲嗣湯之事載於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未堪繼嗣姑為變局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如齊

武帝之立鬱林遼道宗之立天祚亦皆弗克負荷浸至淪胥前車可鑒蓋三吾不過樂太孫寬厚乃敢偽托禮文以陰撓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於授受禍患自貽實當斷不斷階之厲耳

帝命太孫裁決庶務寬厚一如太子目

傳稱寬則得衆書云寬而有制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若建文寬則寬矣安能有制哉及至削諸藩似乎有制矣而以冒昧行之仍屬無制則知其寬

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寬而非有制之寬也紀事者於建文多過譽然亦豈能救其失國之咎哉

方孝孺以薦召至帝言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

授目

紀此者蓋謂明祖有先見耳若果有先見立一棣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庸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藍玉以燕王有不臣心嘗言于懿文太子注

太子在東宮即有以藩王有不臣之心為言者觀此則可知建儲建藩之可行不可行矣然燕王在洪武時未嘗有不臣之跡即或陰懷大志其事必甚秘亦豈藍玉所能窺測其密告太子之言惟見於永樂實錄或出當日史官附會否則玉謬為是言以煽亂亦未可知總之明祖若無建儲建藩之事繁論又何由而起哉

惠帝

帝為太孫嘗坐東角門語黃子澄以諸王擁兵為

慮及是卓敬疏言燕在智慮絕人請徙封南昌
不聽目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比之曲突徙薪而以建文不
從為惜然不久而有顧黃子澄東角門之語殊自相矛
盾然敬此論若在洪武朝與請正名分之議並陳明祖
或能採而行之未嘗不可預防後患至建文既立燕藩
久蓄異謀誠使敬說果行亦不過速之反耳夫以燕王
智慮過人非能束手受制者觀後此寧王權奉召不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

十八

即能不動聲色襲而執之徙封內地則敬之所為深謀
秘計固不能出燕王算料之中矧當身處危疑顧肯俯
首聽人牽掣乎

周王橚子有燭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黃

子澄請先削周剪燕手足目

強藩難制當日自莫如燕周齊湘代諸王不過驕縱自
恣初非有覬覦之心如吳淠楚戊比且有燭自首其父
此在平民亦不宜聽而仍當置之於法者乃欲借以剪

燕羽翼先削周王湘齊復相繼罪廢實為非策惠帝甫
經紹統不思惇睦以繫屬人心而顧黜奪日聞重傷親
誼致諸藩人人自危矧燕王久蓄異謀疑畏益深適以
促其禍亂謀之不滅并不止毫釐千里之謬矣且齊黃
既知建文之為婦人之仁而已又實無揆奮之能害人
家國自貽伊戚雖一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用方孝孺議更定内外品官階勲又撰禮制頒行

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

十九

設官原以董事豈係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於此者顧
乃汲汲更定徒資靖難口實不亦大可笑乎且孝孺既
稱信用削藩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議禮為已
任耶蓋紀事者多右孝孺而以削藩之罪歸之齊黃孝
孺未至齊黃之甚則有之謂之無過則不可

李景隆讀書通典故黃子澄薦之為將目

用武之際非如翰苑賡歌以通典故為尚也卒之債轅
敗事啜泣何嗟及哉

棣逼盛庸營野宿及明引馬穿營而去諸將以帝
有詔毋負殺叔父名不發一矢目

燕兵犯順兩年所向無敵惟盛庸東昌之捷大挫其鋒
燕軍遂爾却避是庸之精於用兵實非諸將所及當燕
王逼營野宿且在圍中庸豈得託言不知使決計勦擒
易如唾手乃次日聽其鳴角穿營而去且引毋負殺叔
父名之詔為解惠帝固愚庸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乎迨永樂篡立庸爵位如常則其隱懷二心亦難

免春秋之責矣

梅殷嘗受太祖密詔輔皇太孫目

若太祖誠見及此則立棣與執棣惟已所欲為耳何至
有篡奪之禍哉且密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固紀
事之常耳

成祖

安南陳天平來訴胡奎篡國帝令奎具狀以聞奎

旋詐殺天平于芹站目

安南既列藩封其篡弒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
燕邸稱兵身冒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奎父子亦何甚
徑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為辭顧乃
令具狀上聞興師進討其與楚靈王負慶封奔質以徇
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方來而芹站之伏
兵已起坐為遠夷所侮雖由黃中等昧於機宜亦其德
不足以服遠雖懾以兵威終無益也

齊王搏驕縱廢為庶人目

齊岷二王皆惠帝所廢成祖既還其故封謂當恪備屏
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搏以兇暴驕縱梗以沈酒擅殺
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尤建文
為過舉矣惟是齊岷在建文時罪未昭彰遽加貶絕不
能申大義于天下則由其君臣措置失宜不及致詳而
發之驟遂不免貽燕師口實然其所以基禍實皆由洪
武之行封建耳

碣門茶馬司用茶八萬餘觔易馬七十匹且多瘦

捐目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原期便于遠人而濟國用若不籌贏絀一任昂直居奇則失和市之本意矣即如唐世易馬回紇多費縑帛而馬不適用蓋彼時藉回紇兵力不得不遂其欲雖知其無益而不能自主故白居易有陰山道樂府刺之至明之市馬在洪武時一馬已給茶八十觔迨永樂而幾增十倍所得馬復多贏瘠價日重而物日輕其後更為邊累并不止如居易所譏若今日哈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

三

薩克輸誠內附願以馬易我之帛一馬之直不過三四金較常直未及三之一且多得良馬曾用白詩韻反其意以紀事設以明季市易計之省費豈啻什倍哉

宋禮用白英策遏汶流滙諸泉盡出南旺南接徐

沛北達臨清目

自宋禮用白英策遏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利賴者幾數百年說者因其經營疏鑿具有智力遂疑其出於神助殊不知蓋五汶所滙實居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

乃天地自然之形勢特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獨深晰其精微故舉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奏績事若神奇然疏濬決排亦不能舍天地自然之勢而別為用何獨於英而疑之向閱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茲復引申厥旨如右

帝遷都北京言事者皆云不便蕭儀與李時勉言

尤峻切因殺儀下時勉獄目

立國原不徒恃金湯為固然如燕地負山帶海形勢雄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

三

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故金元皆以此龍興虎視其比建康偏安之地相去迥若天淵成祖自就封北平屢經出塞凡天險地利所在籌之已熟故即位以後決計遷都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卓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不得以戀舊邸訾之也至若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一時營建工役繁興自不能保其必無謗讟蕭儀等狃於書生之見紛紛諫阻實為未達于事理不知盤庚遷殷尚塵念浮言之胥動則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寧獨後世為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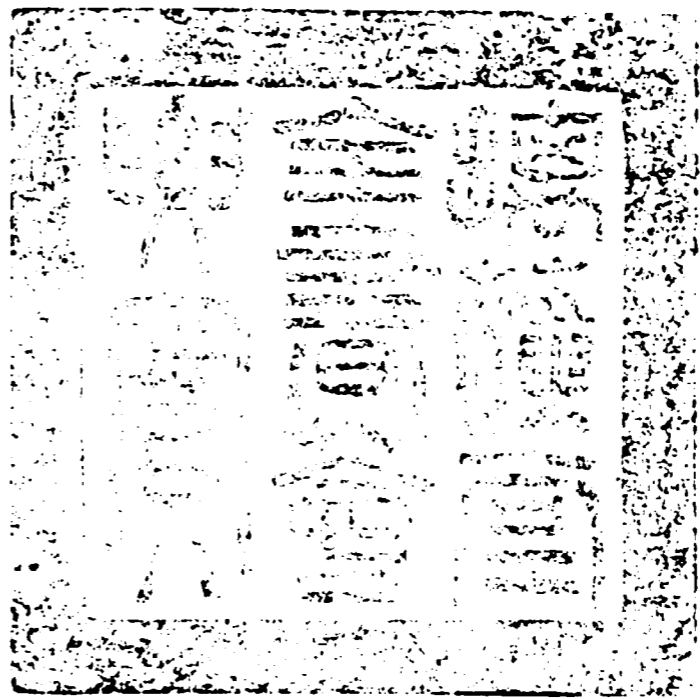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十

二十四



評鑑闡要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嚴 福
騰錄監生 臣 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百五 史部
評鑑闡要卷十一

明



帝詔朕若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
大臣執奏必允乃已目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虞廷克允亦
惟殺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十一

煩冗究之五又何異於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
覽輕重自無遁情即介於微曖疑似之間或覆勘以得
其平或集議以衷於是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
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下移又開其漸是徒
知欽恤之為美而未識勅法之要領雖小道必有可觀
致遠恐泥此之謂矣

宣宗

時遣王通征黎利帝語廷臣言欲赦之楊士奇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因以漢罷珠崖郡為對注

交趾自永樂以後久隸版圖黎利等竊弄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衄相尋亦由於閩將非人耳宣宗既別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珠崖之喻其時蹇夏諸臣能不隨聲附和正宜相商決策乃軍行甫出國門而君臣相顧已早為棄地息兵之說厥後王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繼戰歿喪師失律坐為小醜所困皆由於廟謀之氣先餒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一

二

開內書堂令劉焯為修撰專授小內使書目

內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即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紊職守而褻班聯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相習熟實開黃緣交結之漸宣宗於內使傳旨必令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悉假內豎之手實不解其何所取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

筆之事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令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贖罪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復用不納者久繫不釋目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苟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其納米弛罪亦未嘗不可顧宜聽人之自贖豈可不問其願與否而強人使從令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為利起見而非為仁行權矣

皇子祁鎮生八日羣臣請立為太子目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一

三

立儲非善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於臣下申請尤易滋流弊况其未離襁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競陳有何迫不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慕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當一噓而况其事出揣摩迎合耶

轉漕始用民運支運時因陳瑄請改令民兌與附近衛所官軍曰兌運仍參行支運目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良策蓋輸將雖問閭之職而

飛輓則宜掌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戶充當即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兌運似乎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兌歸之水次仍令軍民私相授受且兌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畫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強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英宗

命金英同法司錄囚英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四

目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慮囚大典其失已甚至九卿乃朝廷重職其於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陵替乃以刑餘醜豎竟令其張蓋倨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褻班聯更不可問迨末世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僭坐部臣之上作威作福習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景帝

額森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

目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陷白羊抵紫荊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社稷為重之言以曲為之說所見甚謬蓋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晉瑗呂飴甥鄭公孫申之事強為牽合妄以社稷與君分別重輕殊乖正理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為誰守乎况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可易君陷於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劫於盜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至於英宗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蹈徽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羹之對人知其非而於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申大義以正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五

額森擁上皇至廷臣欲議和于謙言今日止知有
軍旅他非所敢聞目

景帝任于謙排羣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宗社獨
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貪心
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耳然
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
之言蓋出於呂飴甥喪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晉
必歸君之意後世迂儒無不以是為避夫君猶親也親
為人執為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
乎則意欲之獄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真不
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讐
安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
天下其誰非之

王直與廷臣共奏請迎上皇帝不憚于謙言天位
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目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讜論而景泰竟

爾不憚至有復作紛紜之詰則所謂非貪此位正其強
顏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窺見隱微知不可以理
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
遂以禮送還上皇謙此舉可謂善於匡救而返正之後
殘加誅戮英宗可謂少恩矣

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送上
皇還京目

正統既為額森所執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
之患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羅拜乎此蓋史臣飾美
之辭不足為榮適以為辱耳

盧忠奏上皇與阮浪王瑤圖復位商輅婉解帝前
乃以他事謫忠廣西錮浪殺瑤目

盧忠假事生風造為不經之談以上變傷大倫而構危
難其罪與亂臣等景泰當時即應執實重典庶乎理得
心安乃一聞奸人妄言即詔獄窮治設浪瑤誣服將置
英宗何地乎雖以商輅等微言解釋忠亦下獄然僅坐

以他事外謫立功何以懲凶惡且仍殺瑤錮浪其猜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戀位失德也

時議立太子徐有貞請復沂王王文言焉知上意

誰屬乃共請建元良蕭維禎舉筆更建字為擇

目

羣臣揣測宦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際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謀機已隱伏王文則云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結於中可見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彼此各懷私意何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筆更建為擇且昌言吾帶欲更寵利營心恬不為怪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具有人心者乎

英宗

帝言高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目

英宗之言總因為已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徐有貞窺帝意裁抑石亨曹吉祥亨等譖有貞於

帝帝乃諭言官劾有貞圖擅威權目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倖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譖而疎外有貞輾轉意移茫無定見益致羣小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於人閣臣果圖擅威權即當宣示其罪以申明罰乃授意言官令其糾劾不幾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九

吳與弼累薦不起帝以李賢薦召授左諭德與弼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慮不得即行其志遂辭歸注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於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祇以勅書崇重之故雖非效終南捷徑而擇官而任利祿之見究未盡除况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躡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

况薦剡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綴錄之誣讖而謂之出處純潔實不然矣

史贊英宗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盛德之事可法

後世注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攻罷之宜耳然豈足詡為盛德哉

憲宗

故事經筵畢帝必口宣賜酒饌劉定之請毋煩玉

音君臣遂無一辭相接時以定之巽順為過目

君臣日對疇咨政務必實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詔旨賜饌及叩謝山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於勤政斯已鄙矣劉定之請亦欲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謂無一辭相接以巽順答定之雖云愛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帝以周太后故不欲錢太后與英宗合葬羣臣固

諫至伏哭文華門外帝乃許之目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為孝况宗廟社稷之所繫乎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至羣臣哭諫不成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徒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於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紀妃有娠萬貴妃令宮婢鉤治皆以病痞報及皇子生張敏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目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妬毒而不能檢制幾成災劉燕啄之禍柔闇實無可辭責但宮闈事秘流傳又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潛害則此前之祐極生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伺察必嚴又何獨於紀妃得以病痞相朦而宮婢鉤治亦肯代為容隱至皇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縱欲護救亦必潛匿外庭密為保育又安敢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慮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而敏之驚稱上未有

子出於何義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項忠招諭荆襄流民九十萬戶選一丁戍邊餘令

歸籍給田驅迫不前者即殺之注

流民屯聚為盜固法所必誅但既殲其渠魁擒其支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辜之衆自應急籌善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約束始可以永靖亂源項忠乃於九十萬人漫無區別非戍即驅不前者輒行擅殺處置實為失當使非原傑撫綏著籍控置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遂寧居不且激而致變乎

命汪直刺事西廠目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官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於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特置西廠氣焰鴟張羅織內外其勢益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發輒力明殺人事嘉其摘奸孰知此正若輩先為小

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太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毗自此廠衛乘時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孱削遂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耶

命司禮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凡所矜疑放遣常

倍於熱審目

中涓錄囚濫觴於正統體統陵夷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

概行罷廢而以會讞大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况其矜疑釋放較常倍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意濫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具有仇隙或受囑託而欲置之於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康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擢為侍郎目

宋景公不肯以民歲移災一言而熒惑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忽諸况饑饉洊臻閭閻之戚即廟堂之憂豈得視如膜外康永韶乃以諛詞干進竟謂星變之咎賴秦民饑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福妄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責反悅其言而重加遷擢是惟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且並不知民之為己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封子五人為王綱

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橫行至於後宮有娠盡遭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證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惑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

其生不為不蕃萬妃果妬毒豈能聽貫魚及衆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飾為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滋訛於成化間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孝宗

耕藉禮畢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斥之目

孝宗是時立未逾年諒闇之中本不當舉行耕藉即云典不可缺亦祇應僅躬秉耒以為農先乃竟設宴如常實為非理馬文升自當因此據理直陳顧不言燕衍之失而止咎教坊之瀆亂宸聰已為昧於輕重况進言亦自有體正色已足伸讜直何致遽以厲色相干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人子幾諫尚當婉容下氣乃於君父之側輒悍然徵色發聲故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恪恭大義史家無識轉從而張大其辭不復準諸義理豈可為訓耶

邱濬入閣王恕以已在吏部長六卿弗讓濬既而

內宴濬徑居恕上目

班序後先朝廷自有定制固無容爭競於其間况大臣當以和衷集事為期尤不宜介懷位次乃邱濬入閣以後因王恕弗讓居前心懷不悅輒於內宴時徑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敬共和衷之義濬稱深於學問者豈明於人而昧於已耶

邱濬議論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岳飛未必能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十六

恢復秦檜有再造功注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勅說雷同亦豈可獨徇偏見邱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恢復論雖未當尚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置西夏苟且許和其失在於畏事而並非多事所見殊為拙鑿至於秦檜誤國之罪婦孺咸知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顛倒是非實足駭人聞聽濬學問尚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謂其可見施行何評薦之謬不近人情乃至於此蘇軾稱荀卿好為放言高論而

不顧如濬者殆更苟之不如者耳

帝召閣臣授以諸司題奏言與卿等裁決劉健請以事端多者出外詳閱目

明代人君宴處深宮罕聞召見大臣之事孝宗獨能從容延接以諸司章奏面加裁決尚知勵精圖治之君劉健等正宜殫志竭誠以冀贊成上理何轉以事體繁多請出外詳閱是君方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副疇咨亦實所以乖夙夜蓋由當時堂廉睽隔為大臣者遂不復知引對之可移晷刻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十七

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以疾固辭及入見帝問其故大夏言民窮財盡度力不辨故辭目

劉大夏以廣東督帥召長夏官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上章引疾及一膺召命輒爾再四堅辭為總督則無疾為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內外所得豐畷殊視其誰欺乎比孝宗面詰其故則以民窮財盡度

力不辨為詞更屬支吾蓋時勢果急須補救益當勇往
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苟避其尚可稱為
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劉大夏不肯進揭帖且言用人行政與大臣面議
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賜屬勿廷謝
注

孝宗之於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
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六

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於府部閣
臣不免心存畛域至籌及太平先務復以天下自治為
言尤為模稜無實而中官鎮守肆害方深孝宗不行遽
革更當反覆盡言何一聞擇廉之語輒為頓首稱善乎
且錫予乃君上大權孝宗果悉大夏等之賢何妨顯加
褒異顧袖金面賜且命弗行廷謝欲旌廉潔之風而轉
涉苞苴之跡益堪鄙耳

武宗

韓文率諸大臣上疏請誅劉瑾等疏入帝驚泣不
食日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盡惑上心武宗已久為蒙蔽
韓文等力陳奸璫罪惡勸以奮乾剛割私愛意殊懇切
武宗即未能覺悟其失翻然改絃何至一聞請誅羣閣
之言輒爾驚泣不食袒護之極遂至於情不自持徬徨
失措其童駭昏闇之狀實為可憫可恨然武宗是時年
已十七尚茫無知識若此其不致踵漢唐禍變豈得謂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一

十九

非天幸歟

江彬欲攘權導帝遠遊帝微服度關幸宣府目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覲其所好導以佚遊止圖避眾
攘權而不顧置其君於險地坐令萬乘之尊急裝微服
踰塞經時又多方盡惑使之流連忘返其情實為叵測
武宗迷而不悟復諫獨行甚至索婦良家載歸樂妓失
德無所不至彬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
掩乎

孫燧上章奏寧王宸濠不軌為所邀阻楊廷和請
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大臣宣諭日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
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叛跡已著其視趙王之
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消弭前
此雖為諸權倖所匿楊廷和容得諉為不知何未聞其
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當密陳碩畫決策徂征
以掩其不備顧援宣德故事僅遣重臣宣諭且以往收
護衛為辭激之速反使非王守仁在贛糾合義旅立奏
蕩平其勢幾蔓延難制廷和之謀國措置迂謬若此而
當時稱為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九千七百六 史部
評鑑闡要卷十二

明

世宗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楊廷和等言宜如漢定陶

王宋濮王故事日

嘉靖欲推崇自出本屬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
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蓋旁支入

承大統於孝宗固有為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改稱叔
父實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復有避位
歸藩之請其心尤為迫切誠使集議之初即早定本生
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
陳言或轉可隱全大義乃必強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
愈深於是稱帝不已進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
終至於瀆禮亂倫亦諸臣不能於天理人情斟酌至當
有以致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

之一兆耳

王守仁謫龍場時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故其教專以致良知為主注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二

二

帝欲坐張延齡謀逆族其家張孚敬力爭得長繫

目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於昭聖太后不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於其兄弟實乖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孚敬性稱伎刻又善逢迎何獨於延齡持正保全或自揣為衆論所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惠皆未可知耳

劉天和鎮三邊倣秦紘制隻輪車以練諸將注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於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况隻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挫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恃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况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推鋒豈可轉以運車碍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二

三

言官知帝春夏言惡郭勛因共劾勛目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實出伉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以組縊帝有走告后者

馳救得甦后遂殺端妃及王寧嬪目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慮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宮婢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構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悸之時輒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仇鸞欲開馬市楊繼盛上疏極諫詔下鸞等議鸞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二

四

攘臂詈之復進密疏乃下繼盛獄目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於利害得失至為明暢嘉靖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鸞會議鸞既窺知意方偏向輒敢攘臂肆談密章隱告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稜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貶斥轉加小人撓亂國是真毫無忌憚然鸞之所以敢如此則以恃嚴嵩而信嵩自蔽非嘉靖之咎

其誰之咎哉

揚順承嚴世蕃旨與路楷謀中沈鍊會獲妖人詞連甚眾遂竄鍊名其中殺之目

沈鍊觸忤權奸致遭貶謫揚順以封疆大臣竟甘與路楷同為私門鷹犬逞志構誣至於弋獲妖人而喜謂其足以報嚴公子遂從而羅織以殺直臣實為弁髦國法迨陰子遷官復嗾於相酬之薄戮及其孥以冀為取媚彼雖醜然人面實不知其是何肺腸也然方伯媚奸臣之子而殺人之子而嘉靖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綱要

卷十二

五

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綱

營兵驕悍惟當申嚴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緩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為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廣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綬持紙搗金李遂閉閣給券其畏蔥縮胸情形實為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轉以定變邀功而首惡就擒又僅誅既死之三人以苟圖了局軍政陵夷若此明之不即亡幸

耳

帝夜坐獲一桃御幄後以為天賜會白兔壽鹿生

子帝因言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注

獲桃幄後其為中官欺飾形跡顯然嘉靖何以遽信為天賜至免鹿馴育苑囿孳產尤屬常事乃輒目為奇瑞至於告廟稱賀且誦稱眷祐非常誕妄滋甚嘉靖崇信左道惑溺已久較之漢武尤為庸鄙爾時廷臣亦從而附和之天寶祥符紛夢嚙先後殆同一轍耳

穆宗

戚繼光鎮薊州製兵器間以長鎗篋筧又以邊卒

不堪用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目并注

篋筧篋二尺長且一丈五六尺而刃在其頂又長一尺一人持之不久且疲二人持之旋轉扞格必不適用而當時以為禦敵精器真不值一喙且北方之強勝南方之強人所易知者浙兵即素嫻步伐安能遽勝北軍蓋繼光勦寇東南本多舊部其奏請募調不過廉頗思用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六

趙人之意耳而記載家左袒南人遂若南人之果勝北人者以是類言兵有不取敗之理乎

神宗

徐貞明請興西北水利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事
目

水田雖間可行於西北然亦惟平流渟潴者始可引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洫也蓋水利之興必先順水土之性南方土性橫故拖水能行北方土性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七

立故滲水而入且南方港汊滌洄澗溪演迤挹注故易為力然未聞舉長江大澤悉藉以浸彼稻田也若北地水勢湍悍盈涸無常且多係經流獨貫雖支河宣洩止能殺其漫溢之威而隄堰防遏之餘淤沙亦惟聞宜麥槩欲蓄陂塘以收稔穡乃必不然之事也元時虞集首倡水田之議而未收其效已為明驗徐貞明乃欲遍青徐遼海盡起良田實未能審形度勢至其潞水客談所載非不娓娓可聽而修舉未聞臚陳大利紙上空言仍

不離乎書生迂闊之見耳

申時行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
擇而獻之不得專達目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為服官課績而言若諫官
職司獻替則據事披陳宜務申自靖之義古稱臺無長
官正為政府副封力杜門戶惡習也時行逆揣上指令
諸曹不得專達聽其長擇而獻之是不惟啟黨援之漸
且愈滋煬蔽之奸卒之疏不進御則建言者明知披覽
弗親益可譎張為幻且藉以攻擊異己而盜名立勢無
所忌憚何異揚湯止沸哉

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

目

太倉為國計所繫度支當準常經神宗五子縱同時行
婚何竟需至二千四百萬之多實事理所不可解蓋由
神宗一切漫無稽核惟聽中涓冒取浮支且從而藉端
搜括國既盡於侵漁民復困於征斂上下空虛危亡日

逼故明命脉雖戕於奸璫實神宗自戕之也

帝有疾召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疾瘳悔追前
諭一貫惶遽繳入王義唾言稍持之礦稅可撤

目

神宗信任閣人礦稅之擾蔓延海內雖盈廷籲請若罔
聞知會構疾而召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
機沈一貫既承此旨正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音而甦
民困何乃濡遲觀望翼日尚未奉行政致神宗得以追寢
成命真全不以國事為心者中涓唾請曾若輩之不如
顧既不能力持於始其後復借星變為由屢請罷撤陰
為阿順取容而陽以謹言弋譽究之欲蓋彌彰耳

溫純為沈鯉郭正域辨妖書誣陷又言楚宗人無
反狀積忤沈一貫目

溫純清白自持奉職固稱無忝即其為沈郭辨明誣枉
亦人心公道所存至於楚宗倡亂敢於持兵入署擊殺
封疆大臣實與叛跡無異逮治俾止厥辜實不為枉乃

純轉力明其無反狀未免縱惡失刑其後孫慎行復襲前說請釋諸宗當時亦竟共避其議總由諸人深嫉一貫凡所措置必欲一切力矯之是皆朋黨偏見固結於中竟不以朝廷事理曲直為念耳

李三才頗通賂遺結納海內顧憲成貽書葉向高等盛稱三才廉直目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深窺一時清流惡習因借疏素小廉交歡講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十

社以圖內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坫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竿牘公行况如李三才久以幹畧推重封疆未始不欲藉其聲勢資為攀援此真當日彼此託契之由非膚論所能推見至隱者卒之弊深禍亟焦爛為期蓋緣士氣日乖則人心日替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所趨即諸黨人亦難自主可勝歎哉

男子張差持挺入慈慶宮伏誅綱

妄男子闖入禁門自有應坐之律風顛與否本無事深求自盈廷議論紛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坤擅寵好名者輒欲以安儲自任遂爾遇事生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宮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徒持挺公肆逆圖况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蓄意三年僅成益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舉國若狂妄生荆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至以文偽調停尚復成何事體雖由諸臣之好事生非亦可見建儲之無益有損其流弊固無所不至耳

兵部請治兵不報綱

詰戎肄武本非獨恃團操具文所能握其機要况時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有日蹙百里之勢為樞臣者即以簡練將材充儲軍實叩閭力陳猶懼不克有濟至京營停操三年果能力為整飭如古中尉衛尉所隸亦可稍資捍禦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壘以應秋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十一

明季諸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為文貌之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笑亦可憫矣

光宗

帝有疾李可灼進紅丸又李選侍據乾清宮羣臣

趣移噦鸞宮目

紅丸移宮與挺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論定而當時異說紛囀入主出奴牢不可破遂爾自蓄疑團挺擊事前已具論之若紅丸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謀自非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十三

篤論但可灼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哲雖婉詞疑詰而藥未試嘗竟不力為阻止藥甫進而遽遘不諱二人復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於撰寫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優賞無怪盈廷之嘖有煩言律以許止趙盾惡名誠無可辭而遽請顯正刑誅則太過矣至李選侍以先朝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既徙噦鸞羣疑即當盡息又何至捕風捉影附會宮禁傳聞致創為雉經入井之說狃狃爭訟經年不休尤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

君愛國之心而分門別類私意蔽錮遂至幸災樂禍託為忠愛以逞臆見而肆譏彈其心實不可問迨議論未定而宗社已墟口舌之痾殆亡徵之先見耳

熹宗

帝好親斧鋸推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魏忠賢

輒奏事帝言已悉令好為之注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况復身親賤伎欲與巧匠爭工具為客魏煬蔽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乘隙為奸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十三

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侯二世燕樂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魏忠賢令許顯純鞫汪文言獄使引楊連等納熊

廷弼賄乃作供狀逮下詔獄目

楊連等久以伉直為羣小所嫉比連劾忠賢二十四罪

鼠輩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但文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彼呈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文言尚無可罪之由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覓題構陷特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填屍牢狴血飀交橫忠魂共抱沈寃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推殘備至者孰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二

十四

莊烈帝

楊所修等知帝惡魏忠賢因先劾崔呈秀以嘗帝

目

魏閹流毒貫盈中外切齒一時工寮俯首莫敢誰何其尤甚者方且呈身義兒播惡於衆邪佞之熾實自古所僅見迨莊烈嗣位既已洞燭其奸庶幾一快神人之憤若給事楊所修前此請輯三朝要典原屬逆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冰山難恃猶觀望逡巡姑劾呈秀以

嘗帝蓋明季士大夫波流之習浸淫日久其為門戶擊排者固涉客氣虛驕下此則一味詭隨因時起倒而已其真能持正嫉邪者自周宗建揚連諸人而外固指不多屈真士林之恥也

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目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位非謂辨論官材必當取信於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開要
卷十二

十五

夾箸思欲得真材於摸索暗中之間其為可笑更何待言

詔定魏忠賢逆案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

少復詔喬允升等審定以六等定罪目

韓爌等受詔審定爰書自當持正詳覈俾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託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為辭而王永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曾不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顧以廣搜樹怨為虞而甘為之容私曲徇

其心豈可復問至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服上刑者類皆已經正辟之人而擁戴僅止荷戈諂附亦概從城旦所坐失倫究不免於陰行庇護以懲奸重事而諸臣瞻顧遲迴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炯戒明季朝臣積習頹壞於此可見安得不淪於亡

梁廷棟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因令戶部議畝加三釐目

民窮起於官貪廷棟所言不為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顛顛轉深所為懽然者安在蓋明季耗敝之由自神宗礦稅征求日朘月削時閱數朝物力更無留餘之地及莊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藉口醫瘡并無可剜之肉即亟允呈潤之疏未必有濟况并此不能用乎

曹文詔討山陝諸賊幾盡命會討畿南賊為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目

曹文詔勇敢無前威名夙著關中山右勦賊屢著成勞

即其移師會討畿南亦每戰克捷諸將之足以當賊者實無出其右且方勅以剋期平賊正當聽其乘銳建功劉令譽乃以纖芥宿嫌摭詞妄劾實為挾私忘公部議又不權事理輕重輒因巡按一言移之他鎮致賊徒無所畏憚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鴟張益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邱墟吁可怪矣

溫體仁為吳姓言流賊癘疥疾不足憂目

溫體仁巧詐阻深貌為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以蔽賢植黨為事甚至力翻閣案變亂是非而於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為悞國罪首至流賊橫行日久閩帥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雖童孺亦知為淪胥無日乃體仁並未聞有勦盪深謀轉指劇寇為癘疥置隱憂於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於體仁又何責焉

武生李璉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錢士升擬

旨下刑部提問帝斥以沽名士升引罪乞罷許
之目

令富戶報名輸官與禦人國門何異當時覈田增賦方
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生風遂敢以搜括之策肆行入
告錢士升擬旨提問亦欲加懲創以警妄言耳乃莊烈
覽疏既斥以沽名復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為非故轉
覺正言逆耳國勢岌危尚不知為問閭留一綫元氣非
自促喪亡而何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六

帝遣中使往閩廣覘熊文燦為人文燦被酒有自
負勦賊語會楊嗣昌薦之遂命總理南畿軍務

目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莊烈豈容不識其為人乃以勦賊
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是非更何足信况文燦酒酣耳
熱不過浮誕狂談其胸中本無定見閩奴德其贈遺專
務揄揚莊烈更因嗣昌借內援薦引擢總軍務卒致庸
劣債轅當時國勢將傾即慎簡賢能猶恐難勝扶危之

選而朝廷求才大臣推轂皆取必於宦官安得不益促
其滅亡乎

周延儒歸後失勢內慚張溥言公再相易前轍可
重得賢聲因與其友吳昌時等為交關近侍復
召入閣目

延儒稔惡已久其失勢內慚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異
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要異其復收桑榆之效真不啻
癡人說夢其尤可怪者人品之賢奸朝廷縱茫無鑑別
而賜環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儉人交通內侍遽得
預操升庸大柄東林錚錚者尚有所交關於延儒乎何
誅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閣要

卷十二

九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河灌賊賊亦決河灌城開
封遂陷目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
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轉欲自潰其防者開封
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為遏險即被圍至再亦惟

死守以禦寇氛高名衡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
汴漲逼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殲賊居民尚恐不免沈
鼉營即可移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稽天巨浸反資
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為致貽酷禍更不啻藉
寇兵而齎盜糧矣

甲申歲崇禎十七年綱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
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
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
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
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
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
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
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
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

為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
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
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嬪代之
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惡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
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
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
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
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
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愒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
開創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
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昴
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
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
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
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福王附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監國於南京

綱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逾歲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如續綱目之左袒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十二

三

睿親王遣人齎書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書目

昨閱史可法答書曾書其後附錄於此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

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

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

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

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

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

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

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

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諱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

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

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

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

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禪野之附會失之不經

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

卷十二

三

評鑑闡要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嚴 福

騰錄監生 臣 王應璧